

忍以假待人而決不忍以假待子此其恩爲何如相愛之情爲何如而世高明之子反以此歸咎于父之不知則亦過矣蔡中郎之醉也常狼藉而卧於街市人呼爲醉龍使其父過而見之必以爲無賴子矣陶潛一官不作王弘送以錢復送之酒家至其甌空不恥乞丐於市使其父見之必以爲薄福子矣阮藉之待人也而好爲青白眼當世宗其任達使其父見之必以爲傲惰子矣夫此數人者皆古今之鸞鳳景星卿雲其所與並生同時居官成家立業之子不知其數真如瓦礫草木人品不同何待于言然世之爲人父者苟見其無益于子雖才如中郎高如陶潛阮藉之流不願其子有之見其有益于子雖爲草木爲瓦礫而亦甘心焉此其所以爲真愛也與故曰親恩罔極李生日非欲其有益于子也欲其有益于父也非愛子也父之自愛之道當如是也

書雪照冊

甲辰秋初予避暑荷葉山房未幾中郎偕雪照
冷雪二禪師及雲心居士至已而寒灰老禪亦
至山房僻在萬松中清寂之甚每夜月明露坐
秋場上相與激揚第一義凡月餘甚暢因嘆吾
輩偶集于此結世外盟非夙生人外之契何以
有此隔生雖昧而般若緣深故東南西北復萃
而爲不請友豈惟此生卽千劫可知也是夜月
明如晝諸公譚鋒正發予因假寐俄至一處見
一龐眉老僧語予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

郎前身卽蘇公子瞻公卽子由也雪照師卽金
山了元冷雲卽風篁嶺之辯才寒灰卽東林總
而寒心居士卽參寥子也今皆聚于此矣予曰
諸人前後了然獨兩蘇與予兄弟尚覺有異同
處老僧曰子瞻息機也遲而中郎息機也早遲
則蹶早則無咎其有所懲而然與公前生稍沉
靜今生稍流動而其所就亦稍廣大略同也
予因問之師何人也老僧笑而不答予遂寤時
諸公論難方熾予以所夢質之皆躍然若有憶

者次早雪照伸紙覓書予因銓所夢付之予謂
雪照不獨參悟處似了元卽慧心滑稽處亦相
似也所不似者不肯買燒猪肉食吾輩耳若肯
典袈裟成此一事則全似矣諸公皆絕倒

書唐醫冊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洩
其雄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一也唐
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
壘中從兩叔飲予罷遊多里居常語兩叔唐生

從遊有大快事三中郎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
日清和皆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
輿中未至城十餘里郵吏拜迎唐生錯愕不知
所爲鼓吹大沸呵殿聲甚厲蜂擁而入傳唐生
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梅客生開府雲
中予往客置酒桑乾河大合樂是日材官悉裝
甲光耀日行酒者皆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
馬平原偏裨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予馬上
飛鳴鏑箭如叫鷗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

其二快事也寓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教坊予
以他事不終席而賈人已先予金留唐生代飲
畫閣朱欄綠窻繡榻帳牀皆綈錦香清一室入
暮兩小鬟供事爲除冠服幘已敝內着木縣大
布襦行滕如梯小鬟皆匿笑唐生亦自笑不止
夫此地非冶俠不到而唐生亦得闖入若樵夫
之遇毛女漁郎之見僂媪此其三快事也諸叔
聞予言皆大笑每酒間輒以譚唐生唐生亦甚
自得予後遊念生已老不復俱丁未予自漁陽

歸入村中稠人中不見唐生以問兩叔曰唐生
逝矣訊其鄉之族人則曰來時已斷水漿累日
今逝去或數月矣予泣曰傷哉唐生頻年從予
奔走冀予取一第沾升斗之潤而今竟已矣後
當爲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三年辛亥再入村
舟泊輞湖岍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鬣鱗鱗見一
人持蓋入予舟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此必
鬼也豈故人之魂聞予至而來有所託耶抑所
謂三尸者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唾

急唾其面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尚爾
耶予曰公殆非昔日同遊唐生也予前年至此
問兩叔及公族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
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
持辨論而兩叔來舟中大笑道其再生事予之
疑始釋復以酒酒之改故衣贈之出囊中金爲
市棺時唐生將歸吳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
文一冊雨溜煙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
與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

生入土矣予曰徐之公壽未也公醫術按古方
雖未必活人決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胸中
灑然無一事神明酣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
鶴皆數千百年公瘦骨稜稜圓目銳喙通身皆
毛大類猴也是亦宜壽予今且隱里中築湖上
草堂公明歲必來當爲公作生傳唐生曰老人
風燈也姑爲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足矣予遂
援筆次其語以付之而弇訂來年聚首之約其
中多謔笑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怪意也

書雪照存中郎桃花源詩草冊後

此先中郎兄甲辰乙巳年間筆也甲辰夏中郎偕雪照冷雲寒灰諸衲及予避暑山村凡兩月餘松林荷池聚首話言爲生平第一快事入秋中郎偕諸衲走德山桃源予走黃山初冬復聚柳浪發篋見其游程詩記倩冶秀媚之極不惟讀之有聲覽之有色而且嗅之有香較前諸作更進一格蓋花源以前詩間傷俚質此後神理粉澤合併而出文詞亦然今底藁具存數數改

易非信筆便成者良工苦心未易可測追思當日舊侶目前惟雪師與予在耳展玩一過不覺腸痛若夫字類松枝媚氣盡絕亦甚可喜真之金粟社中永與具葉共垂不朽尤此冊之幸也

書顧讓侯冊

清泉流水性之所宜宿世詞客前身畫師故不愛佩玉而愛采芝蓋於霹靂火中潔如雪而冷如冰卽沒世而猶不忘曳杖登臨之情者也如不信視其藏舟處鬱鬱之紫藤

書青蓮庵冊

嗟乎予又何忍見此冊也追思飄杓之語予每言及吾兄未嘗不粲然一笑而今已矣柳浪湖中六載匡牀東南西北形影相逐皆如夢中事矣予又何忍見此冊也冊中所言吁嚟若此而顯公猶有飄然遠去之意夫顯公果有飄然遠去之意是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卽顯公留矣止于碧酣而不以遺命所捐之地寘一精藍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卽顯公寘精藍

矣而吾輩不爲作緣不爲護持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夫顯公以逝者待逝者不過於故交之誼有損耳若吾輩以逝者待逝者是爲不弟不孝不仁如是雖欲不留顯公不共成其精藍與護持之也又烏忍耶且此地之來也予與祈年姪受直者也不得有也卽彭年姪亦爲先人已捐之土而已奉其遺命者也不得有也則已非袁氏物也乃顯公及十方物也雖然袁氏雖不得而有之而其祠於如來之旁者

乃袁氏之爲父兄也伯叔也袁氏雖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不護持之也耶必也顯公主此庵袁氏世世護持此庵始爲不以逝者待逝者耳若夫深信因果之士以此爲白社因而助成之護持之也又何幸如之

書隣漁子冊

昔通人李溫陵有詩云漢濱有父老試語藏身訣予因作詩寄之曰漢濱父老多奇訣數語雖存名不存溫陵見而領之蓋楚之隱君子雖多

而姓名俱隱者其隱最貴自漢濱父老而外屬大夫所遇之漁父亦其一也屈子不得不憂漁父不得不樂屈子不幸而留名漁父幸而不著名然隱若漁父清貴已極真令人懷想景行而不能自己者也今汪君有隱德而匿跡於市塵且自號曰隣漁其有漁父之思乎夫隱者心隱也何分煙波何分市肆大隱居市汪君近之矣

書怡山蓮社圖後

古德云未有久住不行未有久行不住者遠公

結社廬山不過虎溪數十年住可爲久矣然考其從安公南遊樊沔時安公爲秦將朱序留之襄陽遂分遣徒衆各隨所之遠公乃始卓錫當陽今當陽之龍泉精舍是也從當陽之公安今之二聖寺舊爲安遠寺是也其後悅廬山之勝乃懷終焉之志則亦于行而後住者今怡山遍叅已久年漸老大色力亦不甚健乃繪此圖自隨亦有久行思住之意焉豈其欲覓遠公之遺趾遵遠公之遺事修香光之業乎效遠公者既

荷竿木前往效劉遺氏者且繼踵來矣謹書以訂

書月公冊

昔晤龍湖老人於廬州予問當如何作工夫龍湖曰參話頭予曰某子甲半生參話頭而了無消息者何也龍湖曰不解起疑也夫疑爲學道者之寶疑大則悟亦大予近來尚有餘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與針劄一番耳予心佩其言見世之學者終日恬然其稍敏捷者隨口領略自

謂已得始知老子所謂不解起疑者真有見也
古人云薄福之人不生於疑又云不疑言句是
謂大病今看古人因緣其穿鑿者無論矣稍有
所見淺者作逗塞情識會深者作探竿影草會
作僂人手中扇會遠之遠矣疑者叅之寶也理
者叅之讐也所悟在理必不得力從門入者不
是家珍耳月湖心地甚淨戒行甚穩講經論極
精細而其中尤有不能自安者蓋亦有大疑也
若盡擲去算沙諸事而不受盲師輕爲點破則
將來人天一隻眼矣何幸親見之

書葛洪井上毘盧閣造像冊

謂佛僂無二乎楞嚴所云十種僂者皆爲外道
謂佛僂有二乎而劉向所記列僂傳中其七十
人已在佛經則佛之示跡於僂者又未可以兩
家論也葛先生之爲佛爲僂未可知然必欲岐
之是亦戰鴻乙者耳毘盧如來爲佛中尊等妙
二覺不能窮其際况天曹列僂乎然平等視之
卽蟻螻之族莫不具此毘盧本體而况其上者

丹井之間有毘盧閣閣之上有佛闔之卽成一
家理固應然無足怪者成意以大願力欲于郢
結造像因緣予媿葛先生不能以丹砂與之姑
予之以唾霧若逢大力長者則字字皆丹砂也

書名公便面冊

便面一冊皆伯修先生宦中交遊諸公詩也中
多世外高人若卓吾石簣平倩詩書尤爲難得
自伯修居京師凡伯修所與交遊者予皆得而
友之庚子以後伯修去世友人相繼或逝或隱

去年復失中郎寒鴈一影飄零天末此中蕭颯
豈可言喻小阮未央重拾取裝潢示予于二聖
寺智者堂竹下閣筆不忍細玩嗚呼予雖欲不
入空門其可得乎夫楮墨之中先太史神理所
寄未央當以淨水名香供養之不可輕以示人
爲寒具污却也

題米元章畫竹卷後

今日辰起君超見訪篔簹谷中坐淨綠軒前時
天雨新筍滿林籜破處嫩綠欲滴遂燒笋共飯

復出此卷相示頓覺萬竿神情盡落毫素間信
知竹于花卉中爲世外之品非世外之人若僂
之五指顛之牙頰不能肖也展玩不忍釋者久
之因笑曰今日六根五臟皆化爲竹矣

書澄公修天王寺冊

昔予兄中郎令吳時以勘災故得遍遊洞庭兩
山向予極言銷夏灣之勝予夢想之久矣兩度
至吳屢欲遊而屢不果今澄公所欲修之天王
寺正去消夏灣不遠想青豆赤華之舍其峙於

蒼壁澄波之中者不知其秀媚當何如也昔外
道欲障如來云瞿曇所愛者清泉流水當爲塞
之則山水之趣不獨韻人致士有之卽佛亦饒
之矣何者凡成佛者多慧業文士有韻有致者
也豈板俗庸夫所可與哉扶輿之氣結爲佳山
佳水而盡以爲梵宇精廬非人也天也今欲崇
奉如來乃寘之朝市囂襍之地卽竭象馬七珍
何福之有佛事門中煙雲供卷當爲第一而西
洞庭之天王寺近消夏灣尤煙雲中之最秀冶

者也其修也雖人間之福田尤世外之韻事故
急書數紙付澄公以勸緣

書平方弟藏慎軒居士卷末

戊戌之冬伯修中郎皆官都門予亦入太學慎
軒先生從蜀中來邸中聚首甚密時中郎作詩
力破時人蹊徑多破膽險句伯修詩穩而清慎
軒詩奇而藻兩人皆爲中郎意見所轉稍稍失
其故步讀此諸作自見惟字法愈出愈奇決當
爲本朝第一彼甲油膩祝允明者無目者也方
平其善寶之

書黃筌花鳥冊

昔人謂徐熙寫生黃筌嗤其無法則筌疑宜爲
法縛者此殊不然浣紗女入越宮後舉止皆合
法相較在若耶溪上不更妍耶觀筌此畫於矩
繩內神情奕奕生動何嘗不兼野逸之趣世專
以富貴目之謬矣彌遠詩不多見亦自有致歲
抄過元洲社兄處偶出此卷卷中花鳥皆下竹
石互相映帶真快人也

書學人冊

良知之學開於陽明當時止以爲善去惡教人更不提著此向上事使非王汝中發之幾不欲顯明之矣蓋陽明先生認得世間人資質虛浮者多概以語之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不若令其爲善去惡且作箇好人如有靈根發起真疑亦自可引之以達于上然此亦千中無一萬中無一事也後來王汝中于天泉橋上發之陽明雖指四無爲向上一脉而亦未嘗絕四有之說以爲不須有正如創業祖宗兒孫事體百凡俱慮到亦不偏有所祖令後來易成窩春而尤諄諄語汝中曰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是何等穩密近日論學者專說本體未免逗漏大非陽明本旨予故違衆拈出高明以爲何如

書靈寶許金吾先園圖後

聞喜李文叔曰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

者鮮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泉水者艱眺望
惟裴晉公湖園兼之予謂晉公不獨林園美也
自平蔡後卽弘止足之分早奉身而退優游東
都與白劉諸公賦詩泛舟則園之美不易得而
享此美者尤不易得其視贊皇平泉垂情于一
草一石而竟飄零海上投老不及一至者相去
遠矣靈寶許氏自襄毅公剔歷中外功在邊陲
其後相繼皆爲國柱石多與晉公同其邑之郊
塢名神窩村者許氏墓田在焉太守西峪公卜
築于此占林泉之勝李文叔所云六美者具矣
則園亦與晉公同然皆少壯而仕老而乞歸醉
墨淋漓湖山優游卒歲則能享亦與晉公同也
顧晉公于唐以功名顯者僅孑然一身耳其後
子孫亦不聞有顯者則主湖園者何寥落也而
許氏自襄毅而後皆爲國大臣今金吾崧居君
少爲名儒以數奇就先蔭行誼文采卓爾不羣
吾固知許氏之興未艾由此觀之雖晉公湖園
不敢比肩而况平泉乎遂喜而識其後

題崔受之冊

受之少有千金之產竟以結客廢今蕭然貧矣而懷抱益暢每相遇輒胡盧大笑居予筭管一年無時不笑舉人所不足笑不必笑者一入其耳輒絕倒於地不知其何以酣暢一至于此無論饑寒迫之而其笑如故今春別予遊沙頭終日遂失一目予聞之料其必愀然不自得及相見仍大笑不自禁予以是知此翁雖六根盡廢亦必不改其懷抱矣可易得哉予親見里

中富人鎮日焦勞隱隱如哭卽偶有大笑之時而其神未常不哭也求如受之一刻之笑難矣此豈非天所賚歟昔向子平讀損益卦始悟曰富不如貧向平雖悟予猶迷也今見受之而富不如貧也果不煩箋註矣或曰受之數學甚精固能泊然自得然歟否歟而予則愛其常發歡喜心作快活人也遂題其冊曰富不如貧

書黃平倩楷書心經後

王靈和草書第一行書次之真書又次之予于

平倩亦云是書得小字如大字法嚴而不局老而帶媚妙處不減靈和達止止人其善寶之毋令潦倒山東書生見也

書僧玄指冊

柴紫諸山極秀冶其中禪刹相望僧人執畚田作與農夫無異訊以出家本旨喑然也葫蘆中忽出迹公雖吳越少有其比豈止此地優曇而已跡公之徒孫玄指不以庸俗自安有志參求夫爲善知識後人亦自未易若止看山聽水與禿春畦何以異哉努力行矣

蘇叔子字說

廬山有康王谷其水晶爲天下第一乃周康王行遊處也康王名釗今康王谷畔尚有釗城因蘇叔子氣味不減斜川居士當知泉石之趣者故書以贈

書東坡洋州詩後

洋州三十園池東坡一一賦之煙雲姿態橫生而書法亦駸駸乎蘭上風氣殉知之合固其宜

也湖州後爲東坡畫黃樓障子未及成而終湖州女遂作粧奩中物此畫功力亦足以敵此之十詠矣拜書之見古人交情云萬曆乙卯八月十九日書于弟無凡浣花樓下

書雪箏冊後

陳姬字雪箏少墮紅綠色藝皆絕都中時態新粧多出其手合度中節士女皆效之所撫育多爲名姝清令淹雅別有一種風氣姬善語言隨機酬對極有韻然外柔而內莊不可狎也後字

夫夫亡遂誓守志不改予聞而嘆曰甚矣姬之賢也綠窻青閨之彥守一不貳者外迫于世之毀譽而不敢易其操今居濃膩之中人直以桃李蹊中人目之耳其守志而人不于譽也其失志而人不于毀也毀譽之所不及而獨能伸其志于靡他其誰知之而誰信之予故以爲真人然則姬者豈獨爲粉黛中男子哉其可與言道矣樊通德有言慧則流流則通此正下沉之情識耳彼擁髻而嘆盛衰之不常淒然念疲精驚

神者之變爲荒田野草此何消息耶通德于此
宜有豁焉而惜其不及此也夫世之貞女子挾
毀譽而不敢退墮者不過強有力以扞之故枝
葉雖除而根株自在若姬于此中厭離已極一
點情染已化爲點雪消冰矣大慧所云從內打
出者依稀若有會焉予故曰姬可與言道昔摩
登伽貪愛阿難如來指示以不淨而使之厭離
故與耶輸佗羅同證妙果吾觀姬之守志不從
名根生而從一念之厭離生真慧人也道種也
故喜而爲之述

書唐宜之淨土冊

予往抱重病淨土之念甚切及體中康泰世境
相迫此念又稍稍弛矣蓋火牛之田單非安坐
而攻一城之田單也今宜之偶有小恙宜有揀
燃之志不知玉體大痊唾取時榮肯常常作此
觀否古人云佛法無多子久長當得人子昂書
中峰淨土詩應有此意弟更拈而出之俟宜之
他年居館閣時取出數數觀之作腊月扇也

書王伯文印章冊

伯文天資最慧能詩他技分之足了數人其尊公少好遊不肯督之就經生業故不工本業使降格爲之必獲一種三昧人亦大爲之惜而予若爲之幸者予于此道不淺入矣今始一遇顧視頭顱若何日夜腐心所結撰者直如敝屣敗扇可得同伯文一片石否伯文近且入道視此冊上姓字盛衰生住不過彈指頃能無豁然伯文勉之他日印壞文成大有好消息也

書天與公冊

吾家系出帝姚自漢至六朝以忠義名者項背相接惟宋元間差爲寂寞予屢欲取袁氏之立三不朽者勒爲家乘而苦宋元文獻不足今觀仲鱗所得天與公死難卷與當年吾家妙德先生石頭城事正相伯仲然天與公不食其食事其事而死其難尤奇之奇者也趙謝負約不至竟成賣友可堪喂袁家狗耶夫天與公何如人品而史亦不載則宋元之文獻果不足徵也史

既不載邑乘亦寥寥數語而仲鱗兄乃得此一傳於市豈忠義之光未應晦蝕而假此以輝耀之耶予喜袁氏三不朽傳中以道德著者又有天與公也故喜而書數語以識

書遊玉泉記後

萬曆乙卯夏同數僧遊玉泉沮漳水暴至舍舟而陸住紫蓋一宿走山上雷雨大作溪水暴漲不得過宿一民家猪狗牛驢臭穢之氣莫當一夜捉鼻而坐明日走泥塗中從行人皆跌地欲哭午始至度門此地去郡兩日程耳遊者艱辛萬狀乃知遊山亦非易事王逸少戀岷嶺而竟不得往有以也

書東倭志後

嘉靖中倭之大訌也戚將軍橫嶼之戰生擒九十餘人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斬首三千六百餘級可以封矣晚年流落角巾野服徘徊西湖如一山人遊客亦殊可憐嗟乎張經王江涇之戰斬首二千有奇而就吏訊身死西市求爲戚

將軍亦何可得此古人所以誦龍蛇之章而太息也

書戒殺文後

東坡學佛而口饒不能戒肉至惠州尤終日殺鷄既甘其味又虞致罪故每月爲轉兩日經救拔當月所殺鷄命其疏云世無不殺之鷄均爲一死尤爲可笑世雖無不殺之鷄何必殺自我出乎予戒殺十五六年矣又不喜食肉間或山妻念予無食令兒子輩送來佐酒予輒止之今後可不爲予設矣

書李習之文後

李習之文集無一篇詩觀雲在青天水在瓶一絕非不工詩者陸放翁云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文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有集耳又皇甫持正文集外亦別有詩數千百年存與不存若滅若沒追思其昔之苦心良可嘆也

書梁諸王傳後

梁室子弟俱工文藻何其多才也相繼盡于刀

砧哀哉元帝雖才而自肆毒于骨肉方等方諸俱幼羅鋒刃此其自取無足怪者若簡文及子大器仁心爲質輔以明慧被禍之慘所不忍言推以現因無可求者豈釋氏所云往生者耶

書竇十郎傳後

范文正公竇諫議傳云先是禹鈞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來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實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

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于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袁子曰洞天真入固有不修鍊而得者也人但修行則真人之位坐以待之矣秦皇漢武知此但一心爲民造福何患不僊乃汲汲望三神山何哉陰德僊高於諸僊不可不知文正公不

作誑語頭巾輩所深信故拈出之

書出師表後

葉縣有諸葛武侯廟在平山下西南前朝斷碣尚存蓋諸葛先人從瑯琊遷於此地者也武侯後居襄中然不忘其所自始故曰躬耕南陽

書罵坐

新安山人吳虎臣好罵坐汪伯玉薦之戚大將軍所大將軍于餘時令軍正立其傍云有喧嘩者以軍法從事虎臣終席寂然近有山人好罵

坐皆言其性甚惡予曰其性雖惡其眼甚慧彼于席上擇人而罵之其不可罵者終亦不罵也
平倩歸去來詞跋

蘇子瞻曰世多藏予書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子由亦以予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
不惜黃平倩待予之篤在伯修中郎之間居都門時每月率至其寓住十餘日得其書最多有乞者卽予之皆謂可以必取如子由之視子瞻書也二十餘年來散施略盡矣獨曾于京邸

春雪中爲予書歸去來詞適古柔媚妙有靈和
筆意譬如勇士無不可擅獨不肯輕施額上珠
耳率以數年粧潢一過羿識其後

黃學士隆中詩跋

黃學士隆中詩一卷五言排律予極愛其王略
無偏正天威有縱禽語萬曆壬寅冬學士請告
歸蜀迂道公安會葬伯修哭之痛志其墓而別
予送之往西陵夜住松滋署中自取榜紙爲予
書此詩且云作字當學運腕不解運腕字卽無

力義之愛鵝政欲觀其項間曲折之妙非果癡
之也兄字有筆才止是欠學力耳予會其意書
法稍稍進此字置之縑囊中南北間關形影不
離久遂失數紙偶有好手令裝潢成卷或曰黃
字急于取力微傷險勁予謂黃書大有篆籀氣
所以爲佳不必過摘其病周箸王越何曾有病
乎止是少韻耳甲寅正月上元日

題知幻卷

何爲知幻卽離乃見若不卽離尚未知幻病夫

珂雪齋集 卷之三
弓蛇痴兒繡虎知幻了却真叢林主

傳神說

傳神之道在于阿堵所云叔則頰上三毛皆形似之外得之今畫者求之形似終不似也予不善畫而于傳神極有會少時與王回常相聚偶於壁上戲傳其神數筆便就不言而知爲回回數過而見之亦大笑曰我也時同社諸友見之皆笑欲絕其從兄王官谷持以歸家示諸婢子曰若輩認此像爲何人諸婢大笑曰庚也回小

字庚云予乃戲贊之曰眉與睫連鬚與鬢纏目懸雙井鼻豎一拳額頭之去下頷不及五寸而左耳之視右耳則遼遠乎其兩邊大概亦可見矣時社中有粉壁予舉可畫者列其上不署名人見卽曰此某此某無不笑欲絕者惟有謝齋公何審子止用數筆便就其肖更甚諸像不及也其後有一人者不復畫耳目口鼻惟畫其冠及面以麻密點之亦不言而人知爲某伯修出使歸時大人令畫師寫家慶圖至予畫師命

予端坐注視以次運筆予亦持一筆貌畫師予
像未成而畫師之形已偃然壁間矣大人及兩
兄皆大笑大都予具其資而未學想此中亦自
有入微處若學之顧長康曹將軍而下不論也
噫今老大矣百事懶慢卽筆硯且慵近之况此
狡獪伎倆乎

書遊山豪爽語

遊山次有友人云先上山時予向草中熟眠一
覺甚快予曰公欲以一覺點綴山景耳非真睡

也予親見公目未合耳其人大笑予曰凡古來
醉後弄風作顛者固有至性其中亦有以爲豪
爽而欲作如是態者若阮藉之醉王無功之飲
天性也米元章之顛有欲避之而不能者故世
傳米老辨顛帖而世乃以其顛爲美欲效之過
矣雲林之癖潔正爲癖潔所苦彼亦不樂有之
今以癖潔爲美而效之可嘔也昔有一友人以
豪爽自喜同入西山時初春乃裸體跣足入玉
泉山裂帛湖中人皆詫異之彼亦沾沾自喜過

我學集卷之三
數載予私問之曰卿往年跣足入裂帛湖可稱
豪爽其人欣然予再問之曰北方初春冰雪稜
稜入時得無小苦耶幸無欺我其人曰甚苦至
今冷氣入骨得一腳痛病尚未痊也當時自爲
豪爽爲之不知其害若此然則世上豪爽事其
不爲裂帛湖中濯足者寡矣

書族兄事

族兄繼洲名秩宗業儒不得志於場屋中年學
道家言飲食起居極其謹慎後又學禪有盲禪

語之曰禪惟悟性而已一切情慾當恣爲快樂
于此原無妨礙繼洲欣然從之飲啖任情且多
不戒衽席久之遂病嘆曰使我常學養生言病
不至此盲禪啓我以事事無礙之旨未免恣意
任習本爲放下却成放逸知拘檢爲非不知流
遁尤錯而今而後知古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
是吾人保命符已矣已矣盲師悞我也遂卒當
病時予親往問病耳聞之故紀于此繼洲爲人
質直溫良一族有事皆就而折衷焉後無子子

其兄對山名惇宗子天道不可知乃爾惇宗爲
農起貲財幾至萬金市膏腴田千頃晚修淨業
每聞中郎與予一言則服膺終日常語人云他
二人大聰明人言必可信故晚年勤修西方去
時甚分明今日泊舟輞湖見兩兄庄上松樹鬱
然偶念及之故書

書王尚甫事

王尚甫名承燧爲予表兄少失父母貧苦依予
兄弟中郎亦甚憐之奔波終日稍治一宅中郎

去世其下斷腸之淚者親戚中惟尚甫耳予年
來無伴侶又僻處後園惟尚甫時時往來寒暑
不輟予有重病尚夫聞之或夜不下躑爲人性
燥又不慎口故多招尤毀然高下在心非憤憤
者亦知叅禪有解語其臨終口喃喃惟說佛乘
去時命妻子無哭泣但爲我念佛自亦念佛不
輟而逝初字質夫黃平倩過公安字之曰尚夫
都不解其意久之乃知質夫之兄貌似回回故
人以王回呼之尚夫者小回也尚夫一日酒中

語其兄以明曰人言弟貧不知我之襟懷富翁
某子甲以千金見鬻不與也以明笑而識之歲
餘尚夫窘極謀于以明曰衣衫俱已典盡更無
一物可典當柰何以明曰弟有一物減價鬻之
亦大可治生何爲自窘尚夫徧覓家中所有不
得苦求說之以明曰卽弟向日不鬻與富翁之
襟懷也聞者大笑尚夫辯有口予嘗謂之曰尚
夫使子生于戰國時逐蘇張之後唾取富貴何
難哉中郎家居時甚狎尚夫相對日夜不厭蓋
亦久而緣熟相見無主客之煩任情語話以破
一時之岑寂耳尚夫十許歲時與中郎及予同
學予問之若昨往妻家曾竊見妻面否尚夫曰
猶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凡人問之卽以此二
語答後三十餘年中郎偶憶此語大書于尚夫
所居之粉壁上其子已生鬚矣問尚夫二伯何
爲寫此二語尚夫笑而不能答

禪門本草補

慧日禪師作禪本草云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

邪氣闢壅滯通血脉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
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
療一切衆生病號大藥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
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
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余因効顰作諸味云
講味甘微辛性溫陰中陽也開心胸明目除積
久翳障益智不假修煉炮製但有精粗大小真
贗之異須細揀擇類破故紙者有毒不堪入藥
此味遠出流沙外漢時始入中國中國種之枝

葉亦繁不似出西域者良宜量元氣盛衰服之
元氣盛者服之卽消衰者多滯鬲上舌乾口燥
咽喉少津液常時痞悶令人動氣發嗔甚者發
狂尤令人脚軟不能動履中此毒者用金剛子
棘栗毬或吐或下盡吐下出宿物胸脾清虛得
汗而愈一方用大棒擊患人頭取汗亦愈無汗
者不治

戒味辛微苦回甘陳久者辛味亦盡性涼陽中
陰也須煨煉炮製極淨寘汗濁處便常用澡浴

其樹五五葉或八葉或十葉或一百二十葉大小粗細久近不同四月八日及臘月八日採之良不可自取須曾採者指示乃得此味號爲藥中之王能治百病不論元氣盛衰皆宜服之元氣盛者恃強不服能致狂疾衰者初服覺苦竦頻頻服之久自得味其藥易破宜謹收藏護惜小破壞猶可用若大壞者不堪用也亦有小毒偏服者損目

定味甘微辛性清涼陰中陰也安神定魄除煩熱生津液產於深山者良亦有微毒量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者不拘時服俱有效衰者多服亦能損目令人心戰怔忡或四肢軟怯喜睡眠惡見人惡聞人聲或白日見鬼魅亦有勉強服之不爲害者然此味內有暗毒須鍛鍊毒盡乃可入藥有大小久近之異有九種似天棘者不佳草澤醫人採之不入官藥其有一種土人呼爲羅漢果入藥取効差小若不揀擇悞服如天棘類者乍得清涼直至八萬四千劫毒亦發作

發則令人下墜不可服也用般若湯爲君服之
最驗

淨上味甘平性清涼中和去穢惡令人美顏色
長生似蓮花有五色者青者爲最不用煨煉炮
製四方俱有生西方者良無毒不論元氣盛衰
人俱宜服之元氣盛者久服之白日飛身衰者
服之亦能輕身不死係古來大醫王合成金丹
留此靈藥普度世間但其味冲澹服者多無恒
又此藥屬信信則少服亦効不信者不効若大
限垂至百藥不救名醫袖手但將此一味至心
服之從一服至七服無不効者最忌世間腥穢
等物若夾襪服之取効亦微

河雲叢前集卷之二十終

乾隆二年九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
二
集
一
八
一

珂雪齋前集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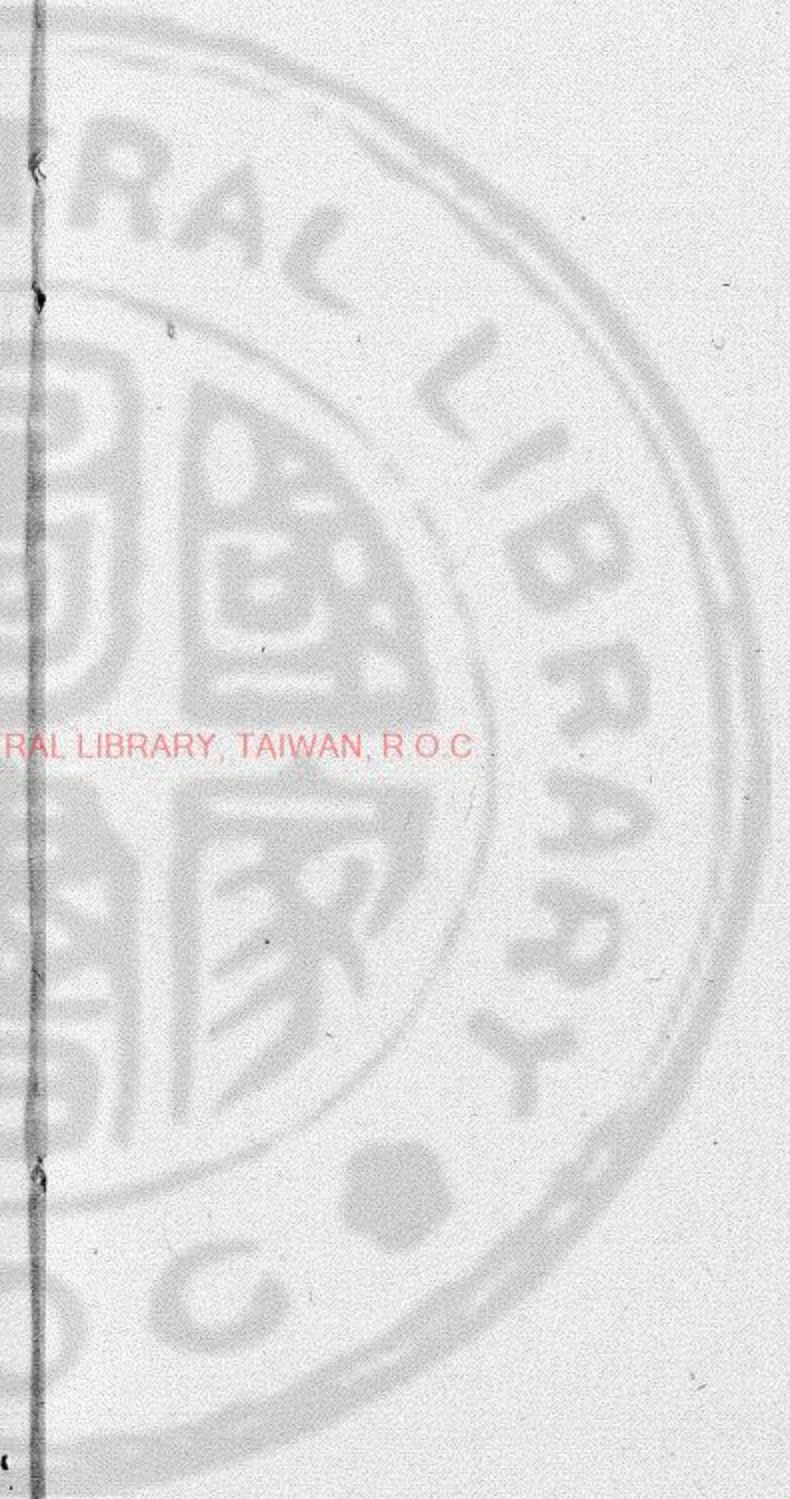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雜文

莊生內篇爲貝葉前茅暇日取其與西方旨
合者以意箋之覺此老牙頰自具禪髓固知
南華仙人的是大士分身入流者也作導莊
逍遙遊

八生三界之內百苦交煎號爲愁海其識愈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珂雪齋前集卷之二十一

則其縛愈甚其見較大則其執較謝若夫拘儒
小夫不知天地之大執其小節遂自矜誇此如
以螭鳩笑鵬不知已之椒目蒜首拳腹而膜翼
也小者也至於卓然高視超然遠覽蟬脫塵坌
之中置身雲霞之表如列子流皆希有之鳥也
大者也夫小大之不相及也久矣而槩云同趣
則是身嬰桁楊可與盃酒宴坐者共歡體沉閻
壤得與登高而望者較暢豈其然乎然吾所云
逍遙者自在也自在者自由也大鵬大也飛必

待風而不自自由列子大也行必待風而不自由
不自由斯不逍遙也惟乘天地而御六龍者縱
心所欲脫然自在豈待假羽毛於羊角借啣勒
於飄風乎故知有待而大與大而無待者又不
同矣堯舜之于凡民亦有間矣而不免弊弊焉
以天下爲事豈若乘雲馭氣之神人不生不死
爲自由哉古初以後代有文字皆詳於世相略
于玄理仲尼隱而不發老氏發而未暢兼之西
方之貝葉未來大雄之消息尚隱人滯有海家

繁塵封而大僊崛起縱譚出世視古今爲一息
目死生如夢幻摸寫物外之神人糠粃域內之
事業沉沉界有始獲出頭之路營營世法都涉
有爲之跡積迷爲之呼回長夜從此而且而世
間皮相之士不了微言似爰居之駭鍾鼓如嬰
兒之聞雷霆此惠施諸人所以河漢其言也蓋
世人之信耳目久矣耳目所及者則信之耳目
所不及者不信也語之以鵬且不信况鵬之上
如釋典所云金翅鳥兩翼相去三百三十六萬

里昆摩質多其形四倍大於須彌者乎語之以
僊且不信况僊之上又有無量無邊之神通變
化者乎昔會閩中一老儒自言家在海上有魚
從其地過一月始盡曾有一蜈蚣乘潮而至遂
不能去居民割其一爪重五百斤以語北人皆
以爲妄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日及日割取其肉
三四斤日割日生漢人入此國以牛示之以爲
異漢人曰吾國有虫如指大名爲蚕食桑葉爲
一吐絲作衣服外國人亦不信也夫豈惟海上

此中國彈丸之地尚有種種異事非熟見不能信又安能信界外之事學者拘常乃第一病纔爲常所拘出世之事無小無大皆不能信此乃膏肓之疾雖有扁鵲不能攻治嗟乎虛空之在性海等於針芒界有之在虛空同于毫末閻浮之在界有擬諸微塵四海之在閻浮方之幾微人身之在四海渺于一粟聚沫爲形緣影爲心目光止于百步耳根限于一垣所聞所見所卜度者幾何必欲取信睹記則無常不奇巨鱗駭于山岷大木熒于海客魏文火布滕脩蝦鬚千古一轍矣倘離其執情疏之格外則十地所不聞不見不信者而大心衆生獨能信之也謂之大心不亦與莊之大鵬大鷗大木大瓠之大同乎哉

齊物論

仰天之噓孔何言也釋微笑也殆欲忘言矣而乃有槁木死灰之疑是猶欲求之語言內也故以籟徵言明言之虛妄無定義耳人之生也都

緣妄識妄有分別鼓動妄氣展轉喉間逼而成
聲乃有妄言等一妄耳是非何自而起細味玄
旨妙合圓頓之教誰謂無礙至理獨出于西方
聖人乎哉何者天地之間無一非物身之與心
皆物也忻情而言千差萬別以智照之自能冥
會故謂物有大小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毛
孔藏刹海芥子包須彌寧有大小則小大齊矣
謂物有延促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以一念
頃三世畢現過去未來諸佛悉詣道場以本無

三世前後密移乃妄識所持故也則延促齊矣
謂物有人我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佛轉法
輪于一衆生身內而衆生現有爲于諸佛身內
則人我齊矣謂物有有情無情之不齊者戲論
也如華嚴香水河微塵數衆寶樹林出妙音聲
說諸如來一切劫中所脩大願一一林中皆名
之曰慧以及世間牆壁瓦礫皆說法要成佛道
則有情無情齊矣謂物有淨穢之不齊者戲論
也如華嚴一一世界海中諸佛出現所有威力

無差別爲衆生劣見說有淨土在于他方乃權
教故則淨穢齊矣謂物有去來之不齊者戲論
也如華嚴隨緣赴感常處菩提之坐十方國土
悉在其中說法佛身無去無來彼亦不來不去
則去來齊矣謂物有生死之不齊者戲論也如
華嚴莫耶夫人腹中三世諸劫悉于其中顯現
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王宮示生雙林示寂乃衆
生劣見實無此事則生死齊矣謂物有語嘿之
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語時嘿嘿時說則語嘿

齊矣謂物有聖凡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善
財童子一念成佛迷非無悟非有畢竟無知之
人亦無所知之者則聖凡齊矣謂物有一多之
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
壞一多交徹則一多齊矣此非獨實有是理亦
實有是事故在莊則曰齊物在華嚴則曰事事
無礙其實無礙卽齊也如此則天下之物皆齊
矣而以爲不齊者情使之也累劫之迷結而爲
情世人不知聽其播弄認賊爲子于無分別中

熾然分別至有夢中詳夢如儒墨之流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一入其中老死不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如此之流政坐不明耳故曰莫若以明西方聖人首言圓覺達磨東來單提悟門種種行持卜度都無交涉惟求一醒夢後千差萬別醒後一道齊觀是時宗旨未出而大仙固已發明之矣然則何謂明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種種勝妙自以謂知都不出情量之外除却意根毫無所倚其實意亦根也與塵同也故曰

根塵同源纔有所知四相熾然未離能所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之天均是天然無異同之處所當休歇之場也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之天倪倪者微而又微超于耳目意想之外所以調和是非者也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以非馬喻馬非指喻指不以泥洗泥不以是非破是非不以議論滅議論也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之覺是真能知此大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人人只能于知止以有一棲泊倚靠之

處乃能止故知者其棲泊倚靠處也若除却之則空中欲行竿頭進步其誰能止故不知之止非至人不能止也何也以非人所能強止故也至此則無物不齊真爲無事人也是非何自而起哉

養生主

人之有生都思養之用盡聰明智巧蓄度營謀至于爲名爲利陷于大戮如伯夷如盜跖皆不知養生者也夫養生有主乃是此身之督種種

禍福利害生死下至一飲一喙俱有一提督我者暗中爲主使我一毫取不得捨不得趨不得避不得善養生者知督之權甚重只得拱手聽命緣之以爲常卽是養生盡年之妙訣也蓋自其若詔令然一定而不可移則曰命自其非人之所能爲則曰天自其處置已定而物不能用力則曰造物自其極尊無二無所迹于天地之間則曰主自其管我攝我若士卒之于主帥則曰督其實一也惟人愛此生也過濃謀此生也

過切乃始騁其智力以與督爭欲有所必遂而
奔馳于勢不可得意有所欲明而冒犯夫人之
必爭內則精搖神憊百苦交煎外則害始禍先
大患將至予觀古今利心熾然名根深重之夫
未有不相率而趣斧鉞者如飛蛾投火以死爲
期大可笑也本欲以名利養生而返以害生何
益乎善養生者聽督之自然而我無庸心焉惟
其無以生爲也故能處名利之中而超然名利
之外無徃而不適耳試觀庖丁解牛族庖之刀

皆壞而彼歷久而彌新者此豈有聰明智巧乎
哉不過依乎天理因其自然隨彼牛身之有間
入我寶刀之無厚居易也不向大輒肯縈上用
功至于難爲則又休焉不行險也庖丁之所以
養刀者以聽牛之自然而不以刀與牛爭耳今
人養生奔名騖利將一具寶刀使向大輒肯縈
上蒿日勞心苦神憊志善養生者固如是乎如
右師之介非人也天爲之也旣曰天則無一事
不屬天定故寧聽天安命効彼澤雉其飲啄雖

艱而心上快適決不自走樊籠之中以取長戚
戚也陶徵士夏日抱饑寒夜無被夕思鷄鳴晨
願鳥遷至于乞食此其飲啄亦極難矣然其言
曰田家豈不苦庶無異患于又曰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是其胸中何浩浩然暢且適也彭
澤公田可以坐而得食彼且以爲樊中急去之
矣夫處樊中而神王者不過借外物以克其神
愈壯而愈危愈高而愈怖其王也何樂之有譬
如火焚而燄始王水壅而波始王酷烈涵湧失

其本體神本靜和而王之非其初矣巖居谷飲
之士借松石以怡情挫廉毀方之夫取沈飲以
寄傲雖未能圓通大道之旨然離嗜慾之情而
以漱流枕石爲樂絕飛揚之意而以韜精埋照
爲快所求于世者少所取于已者嗇其心閒放
其神安恬猶有近乎外身身存清淨恬澹之理
故古今棲隱放達之夫多通老易莊列其于養
生緣督之旨亦微有見使不知督之當緣則馳
求兢起亦不能滅其名利之火而享寂寞之樂

也獨有一種譚長生者托言老莊則甚矣其謬
督斬我以生而我乃欲長生督予我以死而我
欲不死頑悍甚矣是不緣督之尤者此皆世間
小夫天上俗仙耽着形骸愛念光影故有此拂
命違順之事若于死生之情狀少有所知則知
本未常生也生何戀本未嘗死也死何悲幻薪
雖有盡而真火實無窮火本自永何必求永于
薪知此則悟人人長生人人不死尚不見有去
來之相而哀樂何從而生古之達人委運大化
符到奉行豈不由此哉故秦佚曰帝之懸解曰
安時處順皆緣督之意也本言養生而以死而
哭者爲妄莊生之養生果在長生乎其首云吾
生有涯則已露其微旨矣嗟呼人生在世間幾
日耳紛紛名利競爲千年萬年之計多幾年不
過一刻耳而羨以爲壽少幾年不過一刻耳而
嘆以爲夭世人之妄也久矣夫

人間世

處人間世不易而事暴君尤難世之學士大人

習仁義堯舜之談爭於暴主之前以自賊其身
都由名根深重積美於躬以下拂上徒自殺身
無益于事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夫子推諫
爭之病在于好名可謂洞見至隱夫虛可矣而
端虛則猶未忘莊矜之容一可矣而勉一則猶
未忘矯拂之意有端以實其中何有于虛有勉
以裸其中何有于此一此皆外爲孔揚以拂人主
能顯而不能潛能執而不能化好名之私未脫
也若夫內直外曲而借古以教之亦可矣然而
不化也何也意見未去終有我在也終不能虛
也表暴自顯之意未忘也惟心齊則無一物暈
腥其內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空空
洞洞一母所有聽之以心心猶有意聽之以氣
虛之極也是未始有回也是心齊也蓋心之所
以不齊者以有一回在旣有一回在便有許多
道理作主積美于身名根不破與世多事自不
擺脫若無回則將平日強出頭硬作主者一時
拋却更無係著遊戲世間入其宅不感其名不

爲名尸也入則鳴不入則止未嘗必于鳴以自
顯也無門可出入無毒可主張一宅而寓于不
得已中有待而起不得已而應也何也總之未
始有回焉故也回之爲回以有耳目而今聞見
不用矣回之爲回以有心志而今意識不用矣
是無復有回也回從此隱矣不獨山林可隱也
朝市亦可隱也不獨朝市可隱也暴主之前亦
可隱也行而無蹊真而無僞則掃踪絕跡無翼
而飛無知而知前此者吾不知矣若東方朔之

隱于漢武帝狄梁公之隱于武后朝亦庶幾矣
是故才人騁口說而不計末流之禍故傳言當
慎欲其退藏也形就心和順而不逆不以才笑
犯之亦欲其退藏也不材之木不才之人全其
天年膏火山木歌于楚狂亦欲其退藏也夫人
間世之道莫妙于退藏矣退藏非不用也有可
用則莫能用故退藏不用正所以用也欲用之
人能顯不能隱能進不能退能方不能圓以此
害其身者多矣烏能用或曰老莊之處人間世

重退藏矣得無與鄉愿類乎曰正相反也老莊以退藏爲王者也鄉愿以表暴爲王者也老莊雖處顯亦隱也鄉愿雖處隱亦顯也老莊無名鄉愿啖名老莊自適自得鄉愿適人得人老莊處衆人之所惡鄉愿處衆人之所好老莊齋其心鄉愿葷其心老莊爲不材鄉愿求爲材老莊爲雌鄉愿爲雄老莊守黑鄉愿守白老莊以不用爲用鄉愿似有用而無用老莊至真鄉愿至假豈可用哉處人間世之內一生惟揜護遮飾

心勞日拙已爲世間第一不便宜人所謂天刑之安可解也若狂狷任真而行無大意見實其中與虛相近暴露處少潛藏處多故聖人以爲近道以近老莊至人之道也如鄉愿立皎皎之節取沾沾之名是膏火山木之尤者亦何足言人間世之入道正爲英雄豪傑不善藏身者發耳

德克符

人自有生以後有此形體極其愛戀惟恐少有

虧欠至於此身中身藏至寶乃君形者乃尊足者乃純子之母之使其形者百般戕害好惡滑之喜怒擾之日銷月鏹敗壞已極全不知此身乃是一宿郵亭而就中有未嘗生未嘗死者在今特脩飾其郵亭少有破壞則羣然笑之而于未嘗生未嘗死之主人反聽其困苦相刃相靡此皆忘所不忘而不忘所忘卽如東陽之鬼借茅人以治病病非茅人之軀茅非受針之所而認取爲我遂成血脉病因以愈夫今之形體認

取爲有非茅人之屬乎予以謂認取之病真病也認取極故妄而有天地界有生矣認取極故紛而有人我同業聚矣認取極故襍而有眼目鼻舌身意眼露孤光耳奔聲响鼻司香臭舌了甘苦身能運動意解巧思妄情四出矣皆認取爲之也今夫身之至切者無過于痛癢微刺入膚病入骨體豈真痛哉皆千百劫認取爲我之根純熟親切結而成痛故我爲痛因痛卽我果凡百情想悉同如是三界之內原爲溷宅人生

其中如糞中蛆有何可戀堅自愛惜生老病死
日夜相纏稍獲如意卽增苦業大猪見殺得爲
津伯反觀猪身穢惡可憎感其殺身啣珠相報
今之人身何異于猪而過爲愛惜知不如猪也
故學道者若不厭離色身生非我想認取相緣
流浪苦海終無出頭之日惟不認則不于身上
起嗜好而貪絕惟不認則不于身上起惱觸而
嗔絕惟不認則不于身上起無明而癡絕貪絕
則戒德克矣嗔絕則定德克矣癡絕則慧德克
矣全其形者德虧則虧其形者德全德全不可
見而形虧可見故大仙借形虧以驗德全而相
形虧者爲德全之符驗也故通篇皆因形虧之
人如兀者支離之流是也若便作兀者支離會
是癡人前說夢矣烏乎可

大宗師

可以知知者道之粗也可以意得者知之粗也
何則知也者列于根者也而根有所不能通則
知窮托于塵者也而塵有所不及用則知窮且

如梵天能知四天下雨點之數而人于億萬之外心境便不能攝豈非根有所限而知有所減乎人特以其介然有覺者認以爲心乃取其一知半解踞坐之以爲必不可移之則亦謬矣以假界有現假形色存假意識際地蟠天有何事不假而認以爲真乎必欲求真知則惟真人矣真人者超于一切諸假之外者也大宗師也不計假多寡不問假成虧不設假謀慮不長假水火不作假夢不徇假嗜慾不逐假往來不立假

喜怒不執假仁義不成假名節不道假語言是故形以爲體用殺機也本體有纖毫殺不盡滯有海矣禮以爲翼非真有禮也隨順世行不得不爾如鳥羽毛藉以飛矣知以爲時非真有知也時無定知亦無定若春夏秋冬相禪相代無定法矣德以爲循非真有行持也如人人有足人人可至于丘也無好亦無無好無一亦無不一能超于一切諸假之外故其人爲真人而其知爲真知今夫天下至變莫過生死所謂知于

此必窮是以悅生惡死之情生夫其所以悅生而惡死者皆由不能透徹生死之原也彼將以爲真生也真死也闇行多怖失徑懷憂得炬得指憂怖何有是故真人之不忻生不惡死者豈以氣魄承當能任之而不懼哉悟焉故也悟夫未常生也未嘗生者生而不生也本不生何有于喜悟夫未嘗死也未嘗死者死而不死也本不死何有于戚如大幻師幻作象兕虎豹痴人不知見而狂走明者了知是幻不復怖畏又今

者衆人偶得一生愛惜慳吝將謂生不再得一朝死去劫失大寶無由尋覓橫生悲嘆全不知世間大物藏于大處小物藏于小處皆有所遯易失也若將天下藏于天下槩曰天下盡矣更無二天下也有二天下則取此天下藏于彼天下而今也不然則生生死死千變萬化常在一氣內更無尋覓不得之處是將天下藏于天下也無所遯者也更不得失却者也一生尚可喜况千生乎去壞敝之軀殼就新成之形質如離

破室移至新宅方當歌舞稱賀豈宜涕淚橫集
哉然則生不得遯將無往不得生無往不得生
將人人長生斯固不必望三山而舉裳鍊灌頂
以度世矣雖然生固不可逃業亦不可遯形有
變易業實常住處處受生則處處受業衆人怖
死而不怖業一世積愆百生償負大可畏懼如
懼之莫若善吾生以善吾死故聖人不貪生也
惟善吾生而已不惡死也惟善吾生以善吾死
而已仲尼不詳言生死而但諄諄焉教人爲善

若曰人能心善心事善事則不必求出生死而
生死之理在其中矣世儒不達玄旨遂以生死
之說歸之誕妄且謂肇自調御丈夫之口不知
貝典未入而莊已倒困而發之善生以善死固
譚因果之鼻祖也吾謂世間學者亦不必論生
死之有無也但當爲善耳善生善死善夭善終
亦是透脫之津梁矣謂之宗師可也特非大宗
師耳若夫大宗師者無生無死無縛無脫能所
雙遺因果同時爲萬有之主一不齊之化如上

古稀葦以及傳說皆大宗師也或爲大仙逍遙
紫府或爲真伯分治名山或爲星宿宅神天上
皆能不死不生沙劫不壞而世人不知僉謂已
死久矣詎知得道聖賢各有國土常在宇宙間
理之必然無足恠者人業粗重不知不見具通
之鬼能見人而人不見况仙佛之境界是故學
之亦無難易須具聖人根器也人之根器不一
根有所不容移如藤蘿蔓草不發喬松器有所
不能受譬蜻蜓小舟不載重實或迷則千生或

悟則一刻謂易則菩薩實力於河沙云難則屠
兒透汗于彈指昔卜梁倚有聖人之才女偶有
聖人之道兩相授受三日而後外天下無衆生
相矣俄而外物無人相矣俄而外生無我相矣
俄而朝徹如夜方旦矣俄而見獸知見滅矣俄
而無古今三世情盡矣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
知死之未嘗死故雖不生而不見其死知生
之未嘗生故雖生而不以爲生無將迎無成毀
故名曰櫻寧譬如天下大亂從于戈戰爭之中

乃見太平之績學道之始見鉅知刃紛然四出
必一分掃除則一分寧謐龐居士云護生須是
殺殺盡始安居櫻如克已寧如復禮故曰櫻而
後寧也始而角耳目久乃遺聰明始而逐筌蹄
久乃忘迹象副墨洛誦以至需役于謳巧立名
字見索之于語言知見也至于玄冥玄不可見
冥然闇矣參者似有非有如云參差矣寥者寥
廓亦曰寂寥微而又微矣疑者疑似恍惚始爲
未始有物先矣如是而後爲真人之真知也以
知止其所不知也子祀子輿之流能知不死不
生以無爲首而以生死爲脊尻是前無而後生
死也彼又奚以病爲哉彼又奚以死爲哉孟孫
才惟達于不生死之理故謂之善喪許由顏回
子桑忘已達化樂天知命皆真人而真知者也
吁其皆所謂大宗師者歟

應帝王

無爲而治非不爲之爲之而能因天下也有虞
氏藏仁以要人非人之本體當如是也故未始

出于非人若泰氏則其德真因人而已故未始入于非人夫以人治人道不遠人而非人則于人本體之外更加智巧天下乃始相欺相僞紛紛多事而不寧謐也大庭赫胥之世遠矣凡一代之興其始莫不愚而其後莫不明古今英主其創制立法皆欲使民由焉而不知故其民多拙及至後世汲汲乎日以所尚明天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又曰民之難治以其知多今以一切可喜可尚之事日昭揭于天下以開

天下可知之路而至其巧極而爲奸爲惡乃欲以密網治之上雖巧于賞而下更巧于趨上雖巧于罰而下更巧于避上之法令密于牛毛下之備上細于鍼芒賞之而不足勸罰之而不足畏而天下亂矣紀綱之整不整法度之脩不脩其事粗其迹顯惟人心之巧僞隱而難知其積漸成亂如老少密移都不復覺夫莊生者灼觀乎千古治亂之源者也知其亂之本于巧巧之胎于明而明之者則聖人也故曰聖不死盜不

止今水之泛濫漂城沒邑起于决一竇夫民之巧而亂者泛濫之極也而實由于聖人决其明之之竇則聖人烏得無罪自仁人之竇開而人始竊仁以欺我自禮之竇開而人始竊禮以欺我聖盜相因必然之理此莊子入髓之論非有激也昔契丹入中國未幾嘆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治如此金世宗聖主也深厭華風而教其子孫曰女真純朴舊風所宜遵守益中國者經歷聖人多矣雖仁義禮教之邦亦奸猾巧僞之

藪今僻奧之鄉聞見稀少猶愿朴易治若通邑大都江左江南其聲名文物甲于天下而其作僞猥巧亦甲于天下破法侮教治之大有不易斯豈非拙易治而巧易亂之驗哉古之治天下者皆去知去巧使民渾渾乎常愚常朴無示天下以可好可惡之端而教天下以必趨必避之術使其聰明之竇塞而不開是故智者與智者遇智有窮巧者與巧者遇巧有窮而惟一真爲不可破一念存真鬼神不能覷破而况于人乎

此壺子之所以走神巫也昔有學道者一鬼尋之七日不見有大乘菩薩在室則天人送供不至蓋脩行之士被鬼神覷破者淺被鬼神覷不破者深有意見終有巧故便非鬼神不測之機也示以地文地文窪下不能見故曰死示以天壤天壤清明易見故曰生示以九淵淵者深而又深窅不可測故去而走其詞旨詼譎然大要卽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意也混沌之鑿與孟子惡鑿之旨妙合嗚呼天下

之亂未有不由于鑿混沌者宋張方平常言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諺曰水到魚行旣以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以此術馭天下自王沂公呂申公之後士之翹秀皆爭論國之長短其始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以才能稱首其後晏公鄭公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等議論始繁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

誕爲高於是私說行而朝廷輕矣君相之好尚可不謹哉然則上之人不惟惡不可好卽善亦不可好也下之人不惟惡不可爲卽善亦不可爲也夫節義理學天下之最善也而漢宋以亡何也大混沌鑿也爲之之弊至此矣

心律

予參求旣久于性體稍有所契但吾輩初心頓明此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淨盡且理須頓悟事以漸除無論經有明文卽大慧杲所以

教李漢老者實是第一方便不可謂一了百了反出入塵勞諸取熾然同凡夫無明去也雖此身現在儒門不可濫彼僧儀然取其所謂十善酌而持之反之卽爲十不善道是爲破戒考之法苑珠林云十善最是要戒不知何以今不復持卽如沙彌戒中花鬘瓔絡香油塗身等俱與此土不應尤與吾輩不相應也今惟准十善量力漸持殺生一事最爲慘毒因果往還斷乎不爽但爲現居塵勞不能頓捨以次漸斷則可耳

如謂悟道之人恣食物命不至發業此乃波旬之說非佛語也楞伽係達磨印心之書諄諄言及戒肉豈謂悟上乘者無借此粗戒爲乎今旣不能盡斷肉味則殺生首宜戒之凡朝夕饗殮之類賓客往來之需不得已取備屠門耳若于已庖厨恣殺物命以供口腹此爲極惡千生不解之寃不可犯也惟赴人召請不能禁他人之不殺又已死不可復生則隨衆食啖然亦少食暈腥多食蔬菜漸習澹泊以爲將來都斷之機

居家每日或一食肉他如難致難死之物爲鱖蠃牛犬及雀炙等事屬可已宜盡斷之尋常往來僧寺卽同桑門之饌久住亦不可改其有讚嘆滋味誇受用者俱係惡友相牽入火坑但得遠離爲幸以此漸除一日減于一日五十以後便可盡遮矣追思往時亦曾斷肉無所苦難如今又不全斷止持一不殺戒又何難乎若不能然卽同乞兒犬豕惟知吞噬者也偷盜不止攘奪人財取非其有皆是吾輩居平泛濫借貸不

想酬還及居間公事以自膏潤之類無非偷相也推其根直是多欲好奢故違心以求遂之若澹然無欲何得至此追思往時馳逐營謀無求之本真盡喪如狗如蠅取來以供一切妄費無慙無愧真不成人也自今惟田中所出及俸祿餽遺傳經買文之錢皆爲己物此外必當一介致辨以借貸言有無相通雖人世之常然一屬有求已覺汗顏至如挾貲之人原非儕伍止以阿堵與之作緣此輩迫于面情不得已而應心

實志恨爲彼所賤當其得也隨手費盡一旦責負囊中無有困窘已極若安心不還便是無行之尤甚至累及兒孫討取紛紜詰其冥報重則噬鐵負鞍輕則作彼眷屬可不怖哉吾前所貸亦多未酬其數尚少將來可完自後寧可饑寒而死決不可向人丐一文也世有清吏重于取而輕于貸以取損名而貸不損名耳然久之捍而不還貸者亦復何罪全名得利其取更巧尤不宜爲矣下之囑託公門所得幾何窺闕奔走

諂曲無地吾生平于此無幾但竿牘不盡無也
設使聽者不同常交一赫蹠往人我俱利尚當
酌之况兩持之事利一害一寃及善良大壞陰
騭鬼神不佑折損功名短促壽筭有人心者忍
爲之乎自料萬萬無此然恐利令智昏墮此惡
道也若親戚朋友淹滯可振寃抑可達又不得
護已名節不爲一理何者苛清苦廉吾所不爲
求自慊于心耳然因之得利斷不可也中人之
家百凡節省婚嫁喪祭隨分支給不造房屋可

居則已數畝山園栽花種藥茆屋竹閣但能淨
掃地亮糊窻便條然有致不在華美吾前年得
箕營谷竹子萬竿秘室明堂粗備乃復東移西
徙厝意經營違心而取之盡費于此今已成佳
圃寒士得此亦過矣若復脩造不止架高樓築
危墻治廣廈以求壯麗不惟勞心且家中不裕
若不取非其有胡由給乎以後聽木匠斧鑿聲
便是劫財家具何也必犯偷戒故也不特此也
吾輩朝夕與妻子爲伍料理家事日久月深有

密制其命而不覺者不若行游日與友朋究竟
此事勝已之友相對邪思妄念亦自不生然則
名山勝水清刹福地俱吾園亭又何必脩飭一
彈丸地以自縛束也其他行檀作功德事與其
以與爲功德不若以不取爲功德也佛言持戒
卽是行檀正是此意居士法不斷正淫然邪淫
則有嚴戒比于沙門之淫沙門一破淫戒不通
懺悔居士一破邪淫戒亦不通懺悔吾生平固
無援琴之挑桑中之恥然游冶之場倡家桃李

之蹊或未得免緣少年不得志于時壯懷不堪
牢落故借以消遣援樂天樊素子瞻榴花之例
以自解又以遠游常離家室情慾未斷間一爲
之迄今漸斷自後當全已矣終年數夕有樂不
久染指而食不如不食傾貲爲之偷淫兩犯爲
損大矣若夫分桃斷袖極難排豁自恨與沈約
同癖皆由遠游偶染此習吳越江南以爲配偶
恬不知恥以今思之真非徂人理尤當刻肉鏤
肌者也世間孀嫠止以避人恥笑之故終身索

居恐此難忍况出世丈夫前有清淨勝妙之樂
持之則可得後有鐵牀銅柱之苦犯之則立至
何不猛將剛刀割此愛緣乎哉又况未絕姬侍
猶存情慾有何難也吾因少年縱酒色致有血
疾每一發動咽喉壅塞脾胃脹滿胃中如有積
石夜不得眠見痰中血五內驚悸自嘆必死追
悔前事恨不抽腸滌浣及至疾愈漸漸遺忘縱
情肆意輒復如故然每至春來防病有如防賊
設或不謹前病復生初起吐血漸至潮熱咳嗽

則百藥不救奄奄待盡神識一去淫火所燒墮
大地獄可不怖哉夫致病不在多淫取斃或以
偶值醉飽寒暑中之皆可以喪身失命一生學
道而以淫死豈不痛心古德云今生不度何生
度身節畱精神以養幻軀令其辨道悟處如百
鍊金行處如火銷冰微細流注蕩然不存更不
受分段之身行游三界作自在人神通備足萬
劫常存此何等快活也貪世間不淨受用無端
打失人身轉頭換面出一孔入一孔驢胎馬腹

如游園觀此又幾許苦痛也莫以此些小悟理欲
銷此不可思議業力大難大難四十以後婢妾
亦不可寘皆足爲老年之累王摩詰中年喪偶
蕭然獨處終日掃地焚香而坐竊有慕焉檢生
平邪淫多屬大醉之後以後大肆沉湎卽是破
戒之因不得已微酣輒止勿至上頓也妄語爲
說謊自檢生平不解作此惟吾輩好勝或欲伸
其所言故緣飾之以求勝耳又或意在調笑縮
長增短期于取樂亦大病也醉後多言誇已所

長娓娓不休稠人之中惟聽已譚鼓弄唇舌此
謂之躁躁亦妄也人有所不必知知有所不必
顯汲汲明之何其淺歟兩舌銛于刀劍毒于虺
蛇君子固所不爲然稍涉面背亦兩舌類也或
因人譏訕他人因而附和俱是惡態切宜自覺
惡口一戒尤爲難持或以一言壞人生平或意
見不同過肆譏評乘其意興字字剜髓或笑語
之中描畫舉止無不曲盡令人難堪吾輩腹中
應無鱗甲然舌中可自謂無劍戟耶忍俊不禁

興到之言其鋒正未可觸也作輕薄相爲人所畏人所不親犁舌且不必論大損德也綺語之根直是放逸謂無義語也吾輩聚首開口卽是浪謔調笑借以銷日亦謂世上難可莊語不得不出是耳然學道之人揀擇良友與之揚扆所謂借他人戰場演自己軍馬何得逐淫朋之隊邪言謔語一切隨他去也發揮性情聊借詩文以遣興則可艷詞淫曲俱當寘之居人間世不能卽作木偶人此戒酌持如食肉戒以漸而銷

可也意中貪戒者但有所愛卽謂之貪凡貪勝妙境界貪勝妙道理皆貪也此就悟理所攝一悟卽破矣今約吾輩現行之事易涉于貪者母如利與名利根于吾輩稍易脫去然有所計筭圖維皆利類也以吾一身論所衣所食能費幾何家中粗有薄田可以供給一家決不至于饑寒此外寘之曾中常可使坦然無一事也離家行游處處自有資糧但不求贏餘耳何至有溝壑之憂萬一事勢窮極寄食僧寺伊蒲終身翻

是快活否則雲水篋瓢作自在人可也我平生
于利甚輕但宿有豪奢之志此機多年不息命
與願違甚爲所苦設使果如楊越公郭汾陽輩
亦所值偶然自道眼視之等于劍鏘膏火况必
無此福緣而望此不可知之樂乎良田萬頃樓
閣凌雲粉黛擁衛食客盈門朝歌暮樂讌月吟
花縱以爲快亦必生來有此乃可遂耳措大蹉
跎一往已四十年設使得志居詞林株守清貧
借貸不皇爲有司稍或膏潤已挂彈章宦海風

波未必卽至三公九卿至三公九卿亦必以水
蘖垂聲乃能保守所積之祿寧有幾何卽至三
公九卿又有張說之橫錢可以行樂已瞠然一
六七十翁矣色力已疲精神已衰閻羅老子不
時召請卽有歌兒舞女亦何用也古人云如今
你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若能行樂卽今
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
花爲粉黛開得一刻卽爲一刻之樂何必情欲
乃爲樂耶邵堯夫瀟瀟洒洒便是第一等享福

人百富鄭公不能及也夫自爲行樂計且不可况汲汲爲子孫計哉顏之推曰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又古人云一草一露今汲汲爲子孫計是爲草木憂露水也吾親見邑中爲子孫計者焦心蒿目貽以田宅身死未寒已屬他人寒門素士無藉而起子孫之賢不肖不在資財明矣至于利之上爲科第亦利也少而學之長而營之此根盤據久矣天地之間如謂不中一制科便不比于人人之所以期已與已之所以自期未有勝此者也吾少無超世之骨旣不能如阮宣何點輩纔能學語時功利之語便到耳邊流注意根極其爛熟今形局已定豈能復作披髮入山事然亦聽其自來付之于命聊以了事可耳豈有饑寒迫身借此以救貧耶抑欲得之揚揚以誇耀鄉里小兒耶豈欲圖千倉萬廩之積耶抑欲借以窮聲色之好耶此心已久居火宅之外豈復波波戀火宅中事是數者無一焉而營營何也世間窮通壽夭皆有定數察所

以不能忘情于功名者將曰此一事何以遂不
如人故其氣不能伸不知彼求之而得命也我
求之而不得亦命也揆以三世之理則我或享
之于多生而嗇之于一生彼或嗇之于多生而
享之于一生皆未可知也計一世之事則或先
咷而後笑或早屈而晚伸或失貴而得年或形
安而神憂或明苦而暗樂或暴發而忽絕或平
平而悠長倚伏展轉皆未可知不宜得之便揚
揚失之便怏怏也今直見才不才異能而不才

者登庸才者沉滯輒曰造化者寃哉不知造化
之寃殆有甚焉者矣古之以高才而遭困辱性
命不保者皆是其造惡流毒若林甫秦檜之流
安坐而老牖下者皆是也不論三世而論一世
則寃不可勝言矣區區失意于時乃貧賤非患
難也何寃之有况人生一隙譬如朝露設使取
科第享富貴者多可至數百年猶謂虛幻光景
差久長耳一轉盼間二三十年已歸黃土古人
云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反覆以甲科

一榜論其享富貴壽考者亦復無幾至于盛年失官有官無年者亦頗不少故知人生須看結局子瞻云譬如國手碁子前面得失不論只看後手略多幾着便是勝局吾親見甲第受享有不如孝廉歲貢者眼前榮辱那可便定得之者何爲卽揚眉吐氣失之何爲卽垂首喪氣也然此猶規規以得失論也若心上之苦樂又不以事之得失人情多忘見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亦不能已于攀緣皆視其現在所居者如嚼蠟而不能居也視未來者若饑渴之于飲食而不能捨也各隨其相鄰之位而企得之而相等之人忽超而上焉則有餘不足之形皆足以焚其心而屑其目自士庶人以及朝貴一也盈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人之憂則今九棘三槐宜皆瀟灑快活而眉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又况乎以卑望高淹而望遷毀譽是非相傾相軋

紛沓在前奔走在後風塵牛馬疲骨驚心者哉
士大夫聰明大者筭記大筭記大者心中勞苦
亦大鎮日營營如欠人千萬貫錢鈔不得償如
肩荷千百斤重擔不得休得之也謬意世眼之
過爲驚詫失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爲笑辱所以
求得防失比常情不同旣圖其身又憂子孫反
不如三家村裏痴人三餐一宿以外不曉圖度
者翻爲享福人及至無常殺鬼一時卒至落湯
螬蟻投火飛蛾手忙脚亂其苦不可言也其所

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念人世也愈甚則
其拋四大也愈難一權相死時忽展轉以面向
壁作乾笑曰一場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而
死人皆謂此翁九十而死決定安心問之則曰
我甞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止與年二三
十天死者等是一樣苦楚故知但屬於死決未
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而自安者子瞻見一故
人垂死云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于刀鋸木
索者余知其不可捄嘿爲祈死而已予每讀此

不常不毛豎也哀哉世人如鷄鴨耳豈復知鸞
刀卽在轉盼間乎受用過者作業亦大勉強爲
善不失人身良賤總不可定其爲惡者三塗苦
果合眼卽是世人舉足動步無非是業五途十
惡人所共有銅柱鐵牀是其家常飯人命無常
或獄中未決之囚尚遲數月而我此事已先到
者在獄囚終日求免而我方恬然皆由不知故
也念此則垂涎貴顯之念亦當少息矣學道人
視轉輪聖王有若虫蟻卽耳目聞見古今之高

人逸士捐萬鍾而不顧視千乘其若遺或山居
谷飲徵書累至而不出王侯求一見而不能者
此亦人耳豈有三頭六臂與吾輩不同只是筋
骨硬眼界大榮辱內外之辨明不肯以心爲形
役豈似吾輩軟弱駑馬戀棧豆饑蠅聚敗驢脊
耶又輒自謂大悟者無垢無淨隨處不礙不知
無垢無淨者正謂取捨情盡不爲一法之眩惑
不受一物之轉換能出世者故能入世畢竟如
蓮花不着水木人見花鳥耳豈是患得患失同

于鄙夫一切聲色遇之卽粘如磁石吸鐵相似而猶高稱悟道達人者耶追思我自嬰世網以來止除睡着不作夢時或忘却功名了也求勝求伸以必得爲主作文字時深思苦索常至嘔血每至科場將近扃戶下帷拚棄身命及入場一次勞辱萬狀如劇驛馬了無停時歲歲相逐樂虛苦實屈指算之自戊子以至庚戌凡九科矣自十九入場今年亦四十一歲矣以作文過苦兼之借酒色以自排遣已得痼疾逢時便發

頭髮已半白鬢已漸白鬚亦有幾莖白者老醜漸出衰相已見其所得果何如也設使以此精神求道則道眼已明以此精神學德則內丹已就以此精神著書則垂世不朽之業已成而所苦丘山所得尚未毫釐今猶然未知稅駕嗟乎人生大限之期大約以六十歲爲率四十年內奔波勞役已極人世之苦餘二十年略得閑靜少享無爲自在之樂也不空至閻浮提一次縱令四十以後求而得之所享亦復幾何況生死

無常又有未必到六十者又况求之而不得益增其苦也今縱不能入山且以一科爲准如得之則出處任意如不得則向山水佳處誅茆而隱焉伊蒲水田可以送日或故鄉或遠方但有良朋勝友可與論學者便可久居不然遊倦則坐坐倦則遊此一科內文字亦不多作一科既完如不得又不能隱卽以仕爲隱姑借山資以娛餘年浮沉薄宦如柳下惠之小官邴曼容之百石王無功之樂丞亦無不可吾此生行藏定矣復何所事說貪至于進取一塗不覺冗長者以此是我輩淪肌洽髓之處其他貪後世名貪有漏身筭以理照之不容有也嗔念吾極重真是胎性帶得氣甚不平雖轉盼卽忘然一時暴起熱和已甚盤結諸根隨觸卽發姑不論大利大害或意有所是人與相違或議論蜂起爲人所抑或與人言其人痴愚不領已意或問者窮詰不中理解或見人以強凌弱心大不平或于眷屬見其不馴過爲忿疾或于奴僕偶有所失

遂致暴怒種種皆是嗔性流行之處予自伺察最是一毫不相干事將心受其逼惱昔有夫婦指鴈作羹商量不一遂致反目又有一人聽塔上小說聞楊將軍被陷遂成重惱發病而死以吾人所計校觀之有異于此者乎河豚魚行遊爲橋柱所撞卽嗔其柱發惱腹脹仰浮水面鳥過之啄其腹出其腸吾輩之嗔亦河豚類也惟嗔能令人不樂之甚心搖搖而若撼口舌疆而不能吐焦火凝冰自苦自縛地獄刑具皆是嗔惱所成嗔業最大一嗔能引三萬八千諸煩惱門能焚毀無邊功德行嗔之人心中心中畢竟不仁若是仁者愛一切人和氣藹然何至于嗔行嗔之人是爲婦人又與人言人有不是我乃行嗔則是斯人未常不是我之行嗔不是之尤又與人論學見其異已輒自動嗔不須更論是非以行嗔者我相熾然根本已壞一切知見道理總是虛花長養無明身非人天導師又不行捧行嗔何得求勝自取煩惱其人失路亦非勝氣所

能轉移若能自信豈以人之不信而動又何必
求信于人莫云悟道之人嗔亦無妨往年見學
道者自以爲悟至煩惱無明發起如霹靂震如
虎狼嗥其中本嗔又添一嗔卽是道之見所以
益無忌憚悟後之人正好修行在祖師亦妨失
念圓悟語大慧曰亦妨自己三業忽起吾輩無
明徹入骨髓雖不同弄泥團者勉強禁制然悟
力旣深愈久愈明稍有走作一照卽破文殊云
信力未充是也豈有傲然行嗔同世俗哉則是
達磨直指一路乃予人以一放心行惡之具也
自後專妨此失養得冲冲和和渾是嬰兒方爲
道人本色行徑也癡者諸惡之根一切皆由無
明慧者諸善法之根諸善法之根現則諸惡之
根自破若悟得一切處本不可得而觸境遇緣
依然行有則是意見依通正是癡也吾往年亦
曾悟得佛法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不消動
轉絲毫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止是一切放下
當放下時亦不作放下之解以爲極則矣然八

風五欲正爾熾然與世上俗情更無有異但見其增未見其減逢色則愛見利則取六根門頭鬧如市朝繁華之想日以益甚靜而馳求動而取捨猢猻攀緣更無斷時及不堪寂寞却又以嘲風弄月花樓酒肆消遣之鎮日赴酒肉之席說無義之話流入行樂場中將此事颺向他方世界永不問着以今思之真張無盡所云十二時中不曾照管生大我慢業鬼借宅者也其痴甚矣何者自曇磨西來專提悟門破執着戒定

之見良以顯此故遮彼而非以戒定爲駢贅遂一切寘之也若慧之中不必戒定卽爲狂慧豈西來之妙旨乎而耽着知見自劫家寶此其痴一也圓融行布本不相離十信滿心卽與佛同一知見而位登等覺猶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橫謂一超直入卽同極果偏執圓融盡廢行布此其痴二也古人云金屑雖貴入眼成翳謂佛法知見與煩惱俗情等爲眼中屑耳善尚不可有况惡乎戒定慧尚不可有况貪嗔痴乎而

乃不觀空以遣有徒取惡而廢善此其痴三也
道本無難因根器而有難易即使果如臨濟德
山之輩一聞千悟尚未必種現雙消根隨俱盡
而今以一隙微明遂居全覺此其痴四也古人
爲此大事忘食忘寢徧參博訪如三上洞山九
到投子大悟一十八小悟不計數者榜樣歷然
何前輩之鈍而今人之利乎此其痴五也參禪
有從現量入者有從比量入者從現量入者其
力強故一得而不失從比量入者其力弱每逢

緣而輒退吾輩卽有所見多屬比量須常加防
護如理而行行解相應始爲到家消息所謂未
悟則實實有參究工夫既悟則實實有保任工
夫而一入之後便思歇手未得放下先成放逸
此其痴六也自本朝大儒啓人以良知之說後
來數傳偏重了悟將爲善去惡之旨撥斥大過
曾不知不爲善去惡將爲惡去善乎昔洪覺範
稱求明壽之說法如禹治水如孫子用兵如羿
之射王良之御馬遷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一

百八件善事人詰之曰要善念純熟所悟如彼
所行如此彼豈執着修行者也不獨求明凡從
來祖師莫不皆然或灰息養神或禪觀相應豈
爲善有礙而爲惡翻無礙乎若以修行爲犯作
病則一切不修者不犯止病乎不犯任病乎此
其痴七也樂者心之體也惕者樂之衛也以常
惕則常樂故夫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正以舍人
欲之險道出天理之康莊以自慊其神而保守
此恬適自得之境耳稍不惕則愧怍集而神明

疾其不快莫大焉柰何迷已逐物以苦爲樂此
其痴八也學道本爲生死生死不在他日卽今
目前相值境界是也今聲色順逆轉不去打不
徹生平知見毫無得力之處又安能去來自由
生死如門開相似此其痴九也卽心卽佛豈非
向上之解偏認之亦同魔說夫都不知因中涅槃
槃果上涅槃歷歷分明而妄號法王作波旬種
此其痴十也追思此等痴見蓋亦有盲師爲之
導焉世有心外覓佛舍凡求聖不信悟門偏執

有爲工夫而不見現成本體者誠謂小根小器無足與言然誤認宗門一切皆遮之語而作越分過頭之見者其害亦非小也近見有衲子得一小解到處爲人說法遇士大夫不論其生死切與不切卽教之叅求亦不論用功與不用功急以一段現成之語灌入其耳如云此事本來現成不消移動絲毫卽今便是止要承當問如何是真心則曰大似騎牛覓牛問妄心生滅時如何則曰識得他源頭一任生滅惟有公案不

易理會則又曰原是探水竿只不受他轉便是士大夫好禪名生死心浮泛不切者定當數日質之大德錄中語頗相似忽開一隙卽云已悟言叅則已悟何用更叅言修則已悟何用更修至于禪家公案將古人所謂生人活人奪食牽牛移星換斗手段一切以無實法三字了之止知逐句穿鑿之非不知不疑言句之病反自稱無事道人流入世間煩惱海中熟處愈熟生處愈生及無常殺鬼卒至落湯之蟬投火之蛾依

然與世人等說法如雲如雨止落得一場口滑
可哀也哉夫浮解淺修既非不退轉地無禪無
淨又不生安養國一朝命終隨業受報三塗苦
果轉盼卽至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是可爲傷心
驚骨者也此病予久蹈之幸宿生猶有善緣久
而知非今而後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常居學地
兼修淨業或可離此迷痴之雲霧耳嗚呼千生
百劫妄習深重呼惟習呼吸惟習吸古之有力
健兒卽發心時便是八風五欲籠蓋不得者不
比吾輩怯弱之人又沙門釋子身有戒律惡境
不到面前遮止猶易吾輩朝夕與惡境作對須
打得出始有力若打不出仍在癡雲之中所以
古人云有一毫聖凡情不盡決定入驢胎馬腹
裏從前復作螻蟻依舊報爲蚊虻險哉險哉謹
持此身三口四意三十善道戒凡至月終自讀
一遍其中皆是已昔所犯一則宣露懺悔又檢
察持犯以自警焉

五經全書

四

五經全書前集卷之二十一終



珂雪叢近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書牘

報伯修兄

弟出都凡三月始抵吳門蔣蘭居相邀晤於西湖至潘雪松小桃園同住半月所謂僂者甚謬蓋靈鬼也鬼因弟至頗進熟相啗弟深厭之何物老魅妄稱上僂可恨然世間事定須親見一

回不然終不了然弟回家于門外遇小兒子都
不相識相向而揖可發大笑比入村中荷葉山
老樹枝幹皆禿嚶鳴館已將頽苔錢滿地不知
吾兄弟何日復遂夜牀聽雨之樂也中郎官聲
甚美吳中皆云數百年無此令而以病瘡未出
者累月弟嘗謂中郎明膽具足實有用世之具
而天性慵嬾置之山水間則快而寘之朝市中
則神情愀然不樂邇來之病弟前在吳時已略
知之不待今日也韓昌黎有言迨而行之必發

顛狂不若棄去解一閒散爲妙身與官孰親已
與大人商之大人亦以爲然弟今年廿七歲矣
功名抑塞不酬下帷徒勞頗有一發不中則息
機之意聊借尊壘以耗壯心而遣盛年豈能同
古人之韜精沉飲者哉弟嘗爲天下止有三等
人其一等爲聖賢其二等爲豪傑其三等則庸
人也聖賢者何中行是也當夫子之時已難其
人矣不得已而思狂狷狂狷者豪傑之別名也
鄒魯之間不知庸人凡幾夫子未嘗以傳道望

之而獨不能忘情于禽張曾替木皮輩夫子之
眼目豈同于世之碌碌者哉居今之時而直以
聖賢之三尺律人則天下豈有完人反令一種
鄉愿竊中行之似以欺世而盜名而豪傑之卓
然者人不賞其高才奇氣而反摘其微病小瑕
以擠之庸俗人之下此古今所浩嘆也卽如古
今相天下者無毀無譽小心謹慎保持祿位庇
廕子孫此皆庸人作用若豪傑者挺然任天下
事而一身之利害有所不問卽丰稜氣燄未能
渾融而要之不失爲豪傑如張江陵猶是豪傑
手段未可輕也若弟輩者上之不敢自附于聖
賢而下之必不俯同於庸人馬肆駭龍鷄羣疑
鳳世眼自應爾而豈所望於具隻眼者哉此番
如不得意卽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儘可逍遙度
日不然一瓢一笠流浪江湖不大落莫也龔外
祖祭文已成送奠軸去矣追思同遊石洲舞拳
光景豈可復得哉五月內大水幾決江隄近日
又復崩數十丈不三五十年無公安矣兄前議

欲遷澧州其實澧州城極狹覓一可居之宅亦甚難鼎州又太遠以意度之不若於長安村祖屋基上治宅兄弟櫛比而居此間樹如鄧林田同好時塘中旣富菱芡湖上復饒魚蝦族中尚有兩三忘機之老可以晤言他年功成歸來卽同摩結輞川淵明栗里矣何必他求說者止虞偷兒耳然如兄一官清貧之甚寧有積蓄至如弟輩者雖以十二幅長柬請之來亦不來也此議旣定便可令人種樹栽竹度兄宜遊湖可十年十年後竹樹已蒼鬱矣此間車湖風景最佳水中之洲若再加數丈以石悍之作一圓蕉其上以此積雪千頃供養心脾最快今已作一疏令一僧募石兄有俸寄數金以助成可也人便偶爾喃喃不一

寄李龍湖

中道楚腐儒也長營箋疏無復遠志繭守一室空懷汗漫先生今之李耳相去非遙而自遠函丈深爲可愧秋初有丈夫紫髯如戟鼓棹飛濤

而訪先生湖上者此卽袁生也不揣愚昧敢以
姓名通之先生

答梅開府衡湘

龐居士有言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古人種
種方便皆殺機也或於經教上殺或於無義語
上殺或於人情事變上殺殺得不留遺種方是
安居消息今安然叅賊於家以賊爲子何時寧
謚也只如向來明白處俱是賊不可冒認承下
問僭效一得亦卽中臘月扇耶

答陶石簣

伯修不意一旦至此生死生人之常但恨死得
太蚤資糧恐未全辦耳伯修於叅學信解已久
卽不能如楊大年張無盡之徹底乾淨其於爲
白樂天李漢老之流有餘矣兼之數年以來用
力修行或不至隳落然亦大可怖也自初喪以
來家中寂寞之景殆不忍言身後僅有一遺腹
七月而字復不育血胤從此遂絕三孀號哭腸
爲之斷作官十五年尚有千金之債歸去又無

一宅可居嗟乎此千金之負生時旣不能還豈
終一筆勾銷耶言及至此人生果何利于官而
必爲之乎其爲不幸中之幸則以生時用佛法
薰習家人三孀皆學道又兄弟中子息皆艱難
弟亦僅有一子今年十一歲矣從嫂氏之命立
以爲後亦忠厚慈仁或可恃以養老彼逝者脫
然而去矣後死者之苦殆未可言也念愚兄弟
數年以來彼此慈愛異常深重如左右手不能
相離自入都門兩日不見則忽忽若有所失一

時相聚載歡載笑中郎仕進之念漸已灰冷弟
亦惟以去年了場屋事還山伯修作事期于妥
當姑欲留此一年斟酌情境乃可言去其算記
南還亦未常出今年之外方欲共結白蓮之社
共享清淨之樂不意命與願違倏忽卽去哀哉
痛哉自聞訃以後忽忽如痴惟覺腸中有如針
刺昔迦葉阿難結集首唱如是我聞皆云昨日
見佛今日已云我聞莫不隕淚痛哭彼斷結聲
聞猶不能忘情于去來况我輩乎料理後事悉

黃慎軒居士盡心盡力可無遺憾若非此公則其苦亦有不忍言者矣生死之際甚不易言不知近日居士何作工夫果于經論上參耶抑于公案上參耶果泛泛參耶抑專提一句話頭耶當提話頭之時果能發起根本疑情如一人與萬人敵否耶果能不爲昏沉妄想之所奪耶果能廢寢忘餐兀兀如死人相似否耶如大慧所云啐的折爆的斷已到耶未到耶古人所云大死之後大活者果如何而謂之大死耶如何而

謂之大活耶二六時中既不參禪此一種妄想業識如何打發耶若縱之則撥無因果若制之則又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不縱不制而能大休大歇有念而無念是何景象耶願居士明以教我趙州云老漢行脚除粥飯二時是禪用心夫不久矣遇人不爲不多矣用功又如此其專也今之學道者二十以前不知有學二十以至四十爲功名爲詩文爲應酬爲好色爲快活其禪

用心處何多也偶于一機一境見些光景卽強
附于理須頓悟舍理行而修事行何古人之難
而今人之易也此弟之所大惑也

答陳布政志寰

弟僥倖得附貢籍原出望外至仁兄云家庭鬱
拂之後籍此上慰尊人此語非情均骨肉者不
能言也弟于世緣已矣乃不忍見大人之鬱鬱
也而帥兩弟作文以娛之家大人卽色喜故苦
心一載遂得籍手以報弟自信弟之作舉業卽

淨業也卽菩薩行也仁兄亦信之否承問及日
來行持弟謂學道只以見性爲主見性只以參
求爲主此外可不論也至于專修淨業必山中
清閑無事之人爲之作官時可不必耳淨業必
捨塵勞塵勞又難卒捨是以作官又欲棄官歸
家又欲棄家而因緣已定又欲棄而不能棄卽
此身已無處站立矣與其捨塵勞求淨業不若
卽塵勞爲淨業如仁兄作官清廉不措民財此
非淨業乎一念不忍之念常欲使之得所此非

淨業乎隨事隨地隨力隨心逐處可行方便此
非淨業乎塞上多虞寬一分受賜一分至于調
停得法深憂預防無生事無啓釁使無血膏草
野之苦此非淨業乎必以持珠念佛爲淨業而
以此非淨業此等見識真井畦也願仁兄一心
作官作一日官卽是一日淨業但問發心如何
耳若從身家上起念卽大成小若從度人上起
念卽小成大此千古大乘大人之學斷斷乎不
能易也陽明先生乘大願力之菩薩也當時南

征北剿迄無寧時以淨業視之若不相蒙矣然
謂之非菩薩行非淨業也可乎龍溪此等脉絡
見得極明到今日幾成冷地矣近日修淨業者
汲汲乎厭其官而欲去之及至于家則又有父
母妻子兒女等事相絆不能修矣未幾而又出
而爲官矣皆是舍世緣求淨業之病也其實父
母妻子兒女宗族奴僕處置得宜令無失所皆
淨業也到此纖毫不必移動矣出也可處也可
忙也可閑也可可至簡至易至安至貼此卽弟近

日見地近日行持至于參求一事亦隨處可以
參求只于人情事變內討探天機知仁兄生死
心切弟敢悉心搜露雲中無友聊以當乙夜之
清話耳家兄襄事久畢承盛奠家舅俱舉行矣
老父如常家兄居家甚瀟灑快活與數衲子激
揚宗乘亦不專修淨業也家夾山舅拜壽亭舅
俱下世矣人命可嘆可嘆承分俸過厚謝謝有
便尚容致書

寄同學

近日于事變內稍得些快活消息時諸公有爲
作官妨道者弟謂既已見宰官身不必更學沙
門事但此心與天下痛癢實實相關隨其所居
之位留心濟人利物卽是大功德卽是菩薩行
也若願行止于一身卽終日念佛持戒止是人
天有漏之因若願行在天下卽終身做官出入
塵勞亦是青蓮種子此處斷斷乎不疑也不絕
欲亦不縱欲不去利亦不貪利不逃名亦不貪
名人情內做山 大理來此理近道學腐套然實

是我輩安身立命處也

與梅衡湘

久不獲通候明公然近嘗於西卿處知動定數年來俗態紛紛乃明公靜而觀之真所謂長安雖鬧我國宴然者也此乃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手段非真實學問何以有此自禿翁去後絕無可與言者近日京師有志者都向事相上理會所謂入微取證一脈殆將絕矣念公嘗周旋否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中郎虎賁自可念耳生僥倖一舉可漸了書債不知今年作何景象自覺心疎膽薄終亦無益于世悔往者親遇至人不能細心窺其機用之妙用世出世都成當面蹉過良可嘆也

與丘長孺

久不聞長孺消息矣孟白云在家頗理生事長孺計算差勝我想亦不堪拙耳又聞前所生子復不育姬侍日多生計日艱出門愈難畢竟作何區處也弟已中舉較秀才時差快今聊復隨

順世緣遁跡朝市頗自覺省力望長孺來如望
歲不知何時可起行也弟甚嬾書牘屢欲作字
寄無念竟復中止會時幸道意衡湘先生寄聲
侯羸之感無日忘之家六休作閭浮提第一快
活人頗聞其踪跡不會期不遠不多及

答鄒南臯

先兄在日家庭講求之暇靡不私淑明公每得
明公一字則灑然暢然者終日意亦欲少完世
緣偏歷名勝當卽走匡廬五老之間親炙至人
耳不意天奪其年有志未就痛矣何言明公道
誼深重注念朽骨大慈用心豈尋常可測先兄
著作亦不甚富哀其遺言僅得十冊早晚且就
木矣刻成尚欲求玄晏之叙以圖不朽承命謹
護遺篇敢不銘佩中道不堪世緣久擬灰心而
家門不幸以此復圖世榮少憊嚴親明公獎借
逾涯非所敢當復承清吏之賜感激無地舍親
道宇先生不屑不潔聖門之狷已斐然成章矣
近日混跡漁樵未斷世念想明公所欲聞耳草

草不次尚容續候不一

與丘長孺

前梅長公來得手教知今春必入都但恐西卿
回又當有一段聚首之趣未能頓行耳弟春試
事不知若何若非貴客卽遊客矣趣此色力強
健偏探名山勝水亦是快事前書說謙光最妙
然弟自覺往日涉世全是些客氣近日氣稍平
故人謂之謙耳蓋資質冲和我遠不如長孺及
西卿卽已亦甚受累今將許多出頭勝人意思

漸漸銷融便覺偃旗息鼓有許多太平氣象此
長孺十年前學問我今方到之我之不及長孺
遠矣天下多事有鋒穎者先受其禍吾輩惟嘿
惟謙可以有容繁華氣微山林趣重終當伴中
郎於村落間耳前往拜李長者墳泫然欲涕龍
不潛鱗鳳不戢羽何言哉兄家事不知近日若
何畜聲妓一事甚能縛人本爲行樂設然却有
許多苦卽防閑一念費心已甚真不如開後閣
縱之耳何如

王荅蘇雲浦

別後兩日王髯遂以一刹那赴閻君之召酒席
上遂少一賞鑒人矣真爲可嘆前月下江邊習
習作雄吞狀人命脆薄如此轉令吾輩益怕死
耳小園東畔折去草舍以湖上瓦亭子立其上
梅枝結屈向隱於茆屋之上者今皆舒出作蛇
龍攫搏之勢明歲已擬枯坐其下遠遊又將漸
止耳馬元龍有字來云黃慎軒已擬司成爲省
中所彈今改用人矣其彈狀大約爲其結社譚
禪也中郎已決棲山之志弟度之未始非計也
亡嫂又以此月之末附塋先壠臘月之約將無
虛耶此時小園梅花盛開騶從至公安聚譚數
日亦是快事竹中忽得此一隻癯鶴嘹唳數聲
令人神骨皆清擬作一詩奉酬匆匆未成容嗣
致也

與黃慎軒

前吳僧來得尊札羿佳墨數紙貧兒暴富矣山
中起居安否世間得失總屬幻泡卽法門行踪

亦成鳥蹟此入微一路不知已究竟否柳浪閣
上閭與中郎提唱此外絕無可言李君棄諸生
從軍亦恢奇渠云入蜀不見慎翁政如泗洲不
見大聖也希一接之

與會長石

前欲走繡林奉謁柰今年風寒殆不減長安以
故不能出今歲因宿春將絕教授自給依然作
老蠹魚故事殊自笑也柳浪湖上三千張緒石
簞庄裏百萬龍孫太史能鼓剡棹草木生韻矣
湖上主人欽重明德中春亦欲奉訪但要約須
豫不然恐成望岫息心耳何思已歸有字通否
因中郎報禮邑令之便草率寄候不一

與王石洋

每動念輒欲來漢上而又以他事輒止者數矣
夏間半在沙市半在小園甚適然不敢痛飲幾
如蘇公之三蕉葉也小居不堪住稍稍修理完
卽有嫁女事亦甚奔波又不得把筆作文每作
文卽發病聞仁兄靜坐習業此是好消息再得

良朋彼此劇切高中何疑可不須夢也文字遜志理會精密溫粹化其叫號龕疎之氣則百發百中之技也知仁兄需此切故言之陶不退丁艱南歸過此其長子竟病死于此地藁葬路旁真爲可憫久不晤學道之友如此公者至誠真實畢竟難得也廬山僧迎如來歸草此奉訊不

一
答長石

久欲過上邑奉晤承尊旨候何思居士同來故中止耳日來爲嫁女忙今幸已了然窮欲搞矣今且逐家兄往玉泉看功便窮覽青溪紫蓋之勝亦一快也王已去留此二十餘日年來學道見此境界未能免有情痴豈沙劫之治習未能頓盡乎佳作已有中郎之叙弟或不須着糞佛頭中郎明春從舟行欲於西湖蓮花國中過夏弟亦附之以往人生幾何趁此盛壯時了却吳越遊亦一大債居士能無妬我乎日來爲痰火偶動戒酒兩日矣晤期何日言之惘惘

與雷何思

弟聞僂踪在君章宅畔卽欲飛渡長江雖時方
病脾弗顧也行至搔頭鋪雨色黯黯竟爾復返
一步一憾矣不知寓此尚有幾日言之惘惘若
同長石居士入繡林者便道過柳浪少話亦快
弟雖病猶能奉陪作竟夜譚也倘此會不可得
弟病愈後同中郎作西陵游更佳若此時會兄
弟且喜且恨喜則以知己聚首足快生平恨則
爲二豎相牽諸公掀髯狂譚而弟舉止羞澀如
三日新婦殊令豪士短氣耳弟已戒酒矣稍飲
地黃五加皮酒至于慾將永戒之聞仁兄又納
新姬真有力健兒羨羨長石居士想歸時必晤
不更及

答吳本如

前得手教知去北時曾有字及厚貺見寄其人
以不獲踪跡不及投而去然感念深矣居家無
所事事惟時與寒灰冷雲雪照諸衲稍有激揚
因飲酒致病不復能飲反覺茹素之時身體清

泰此時欲返初服勢却不能柰之何哉但勤求
悟理心地開通使般若氣類日深則習氣日以
微薄昔之楊大年今之羅近溪吾輩之師也亦
何必頓除事障礙密因耶試以質之居士以爲
何如此路與無忌憚撥因果者僅隔一線也可
畏哉可怖哉

寄李夢白

往年連年失意然身如健犢子近來甫一登醫
書而少飲卽病微嗽卽病年年看本草歲歲覓

醫人書生命薄如此可嘆可笑居恒憶長孺真
是一鐵人如衡湘先生又是萬年精鏤鑄成鐵
人何足道哉仁兄雖不是鐵人然能節嗇調養
不是吾輩易流之性所以雖無奇樂亦無奇苦
總之皆福人也長孺不知作何生涯久不得其
一耗前郝仲隆兒子來云長孺近來算計密於
繭絲牛毛不久且當作大富人不覺失笑昔與
長孺同遊每曲中一日之宴費金數十及至舟
中寓所則吃稗飯刺魚咀嚼盡日大約長孺算

計皆稗飯刺魚類也仁兄以爲然否

沈何山

久不晤教言想穆如清風猶習習兩掖間也家中郎向頗堅山居之志得手教遂有來意弟謂思光辭丞後欲得丞慈明辭院後偶欲院行藏鳥跡耳何用刻畫耶明春舟行入都之期當在清秋倘有便郵更附一字促之就道是所願也潛夫兄常會譚否

復李孟白

雲中老子遂爾長逝耶去年臘月中郎會本邑令公始知之不然生芻一束何忍遲至今也世豈復有廓達大度如斯人者乎追思雲中聚首忘年忘貴如芥投針一別十餘年宵不相問弟以爲寒暄常調無所用之故亦不數通書去年欲走麻城一晤屢出屢阻然聞其善飭強有力必且出而任人家國事不意其遂西也晚年學問想益得力念公之語定不誤耳家兄從舟東卜弟或偕來至鄂渚當以相聞叅禪極是不易

弟孟浪如昨時有省發終非歸家罷問程光景也世上人稍聰明者名心太重絕有虛見使自云我于某處忽然大悟凡作此語者弟多不信之昔妙喜參禪二十餘年所遇如湛堂無盡覺範諸公皆是明師勝友及後參久普說也說得頌子也作得轉語也轉得諸方皆稱其已悟而妙喜獨曰我若再遇師家說我已悟我便着無佛無禪論去也及後遇圓悟數年從東山水上得前後際斷却於樹倒籐枯處又十分膺礙非圓悟苦口且以爲移轉人不放人過而不信之矣念公老作家也以爲然否梅長公處不及另啓長孺此時不知在家否念之

寄陶石簣

手札至方與中郎散髮湖上展讀數過爲之惕然居士冥身在潔淨處行履緜密如此而猶常懷恐怖吾輩當於何處生活生死命根真是難斷然近日勘得此事於平常人情之內亦自有真消息若情之所常有者不待其自爲消融而

把執太過則未免走入縛執一路將迎意必淪入陰界鬼窟且有如近溪所云錦繡乾坤翻作淒涼世界者矣龍溪近溪真學脉也後之學者又謂二老見地極明特不修行欲以修行揀其弊又何曾夢見二老假令二老不留纖毫破縫作模作樣只圖外面好看不圖心中自得則亦徇外爲人之流而已矣鄧文潔一狷介士也然觀其集殊無自得之處徘徊忠孝之間疑其求全太過尚多局面比之世人則有間矣其於近溪諸公真脉絡全無有也安排回互是大過也可輕言寡過乎生根性下劣習重障深然意欲使無生知見之力日深則漸自消融如鼓琴然絃大急則絕矣不知高明以爲何如也

與蔡槐亭

居士出都門時生已抱病南歸不及一晤而別悵甚悵甚居士今作一大樹王庇廕萬姓卽此是普賢行矣昔陸大夫治睦州南泉問之此去以何爲治睦州曰以慈悲治之南泉曰睦州之

人塗炭矣此語生不識其下落豈有慈悲不可
爲治者歟抑亦世法自世法佛法自佛法而不
必相侵奪歟願居士爲我決擇聞楞嚴寺已大
莊嚴此諸宰官所欲興而不能如願者今復還
故觀此乘願力而來者歟因平湖縣德藏寺禪
堂僧一休之便寄字不一

答董思白太史

都門聚首之後從此朋友兄弟蕭然星散無足
追憶者徒令人腸痛耳獨明公臨荊州時生亦
欲從戟下一觀顏色竟以野服不敢溷清嚴而
止乃遠辱注存殷殷何以堪之明公盛德高才
不早膺夢風肖圖之遇而寘之于楚誠爲函牛
臠鷄然以生言之昔張燕公自岳陽以後詩文
乃奇進卽東坡先生所稱如川之逝而不可及
者多黃州以後事也豈非磨鍊之後其精光更
自勃勃耶明公之道德行誼與風流蘊藉真無
媿於古人無論目前陶鑄天下卽異日之文采
輝映決不出蘇公下也如生者得附門下一士

比于黠密雲龍茶之數則幸矣拙詩一冊舊刻
二種請教本不宜通字但寒家存歿兄弟俱荷
特達之恩更復疎異是木石也

答左心源御史

遠承卷資之錫荷荷三年之內兀兀如昨惟此
入微一路稍見休歇自謂於龍溪近溪之脉可
以滴血相證卽不敢謂廓清滌蕩之功便同前
輩而覺此一路至平至澹至簡至易外此而從
念頭上作工夫瞥起申認天機形上說修證

皆落陰界非良知也明公實悟實修此等境界
久已勘破蓋學問之所苦者疑情不盡耳疑情
旣破自解作活可動可靜可喧可鬧可仕可隱
安往而不平常明公所見與家兄中郎所見近
日大較同矣良朋聚首倥惚中一服清涼散也
都中朋友蕭然深爲可嘆遠承訊及不敢作皮
面語相向具此申謝拜報私悰不一

答張聚垣

沙津聚首長夜清話惟恐分袂河橋一別有懷

如割與崔兄歸至邸中寂然四壁不覺淚之涔涔下也古人云願得素心人樂與共晨夕仁兄真素心人也託盟鷄壇永以爲好金石可刊此誼難忘矣炎暑遠征已自不堪歸未暖席卽有太老師母之慘何天不憫之甚也鷄骨支牀母乃過痛乎願毀不滅性以重遺體卽九京政自欣然耳入都卽宜遣吊奈同門不齊徐生冽以病未完場事而歸故逗留至今不勝抱歉時方出塲得失柴其中央三場亦覺得意不知可剖老師之屬望否也嗣當遣人致唁是以不敢通字于老師之前仁兄幸詳道之遠承奇錦之賜雲霞組練仁兄亦信矣哉匆卒未由展一縷之敬此中殊不自安未忍言却也

寄中郎

日在齋中猢猻子奔騰之甚一日忽然斬斷快不可言偶閱陽明龍近二溪諸說話一一如從自己肺腑流出方知一向見不親切所以時起時倒頓悟本體一切情念自然如蓮花不着水

馳求不歇而自歇真慶幸不可言也自笑一二
十年間雖知有此道畢竟于此見在一念不能
承當所以全不受用一切處全不省力在計算
安排攀緣圖度中過了平生忙似火燒而今而
後不墮此坑矣近來也不思前也不想後便有
使得十二時之意不用纖毫氣力自然如此自
喜已結聖胎古人之言不予欺也兄想久到此
田地如何止隔得一絲毫便弄人十年二十年
也一向弟亦具正解但道着悟便自不肯今方
是過關真箇喚作徹悟無愧色此處真如啞子
喫蘖更無說處所以叨叨如此

又

居署中青槐綠榆喬松古栢屋敞地潔蠅蚊絕
跡胸中瀟瀟然都不得一事真是快活不可言
也此後動靜出處有何處不樂吾事不既濟矣
乎

寄黃慎軒

今年弟復不了此事真是可嘆然以靜坐蹇太

保齋頭于大事稍有所豁方信古人說信得自
心則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無明妄想不除自息
是實語如語不誑語也陽明先生曰但致良知
則私欲之來如紅爐一點雪不知世間更有何
樂可代此老受用乃爾今動而妄想靜而昏沉
爲起滅不停所苦欲除之不得縱之不得者俱
是信心不及情識命根不斷把見在瀟瀟灑灑
一片間田地當面蹉過擔枷帶鎖無有了日其
稍見本體者又不直下坐斷自以謂息機而其

實機未息反一切寘之流入情欲名利場中成
一箇俗漢蓋悟理之不必求知念之不必息而
不能親證自然無求之境不曾安享不息而息
之妙故解路雖窮而俗骨凡胎一毫未換良可
嘆也卽今自觀凡情熾然欲盡不得者或終日
愁惱動靜俱苦者此其病根全在信心不及本
地風光不得現前作不得無爲閒道人居士叅
求已久所不足者非解路也何時得一合併痛
爲逼拶親享此休心忘緣之樂乎所恨當時同

學皆在取捨窩臼中不能指直捷路徑令居士
併心一處不然當徹久矣今世事日下長安鬧
甚青山白水有何不適而出而受人指摘自取
不快乎居士宦情輕微但鄉里親戚俗情深重
如油入麪未免以作高官相望恐常在居士耳
根喧騰致不得快活此處亦須自作主張俗情
自宜爾吾輩不得聽其轉也出處之間原不宜
有所意必惟當相時而動但得直見自心休歇
得去則糞草堆頭拾得無價寶作一瀟灑大自

在閑人豈不樂哉如邵堯夫見得先天之學花
下小車終日優游便是紅塵中極樂國也若學
道者順逆好醜情態尚與衆人一樣則何貴學
道弄得一團智解卽二六時中一箇身心已自
無法安頓矣安望其使得十二時乎又安望生
死到來得自在乎居士如未得徹去未得休歇
去但將古人因緣覷來覷去自然有相應時千
里寄書止此一事要緊區區寒暄不足道也

張雲影

我言全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兄日來如何參求若心性道理上明白到諸祖師金剛圈裏過不去正是家親作祟也弟近日見得理則頓悟事須漸除是無方便中真方便慙愧往時一切行有幾作魔王眷屬以此暗暗持一箇十不善戒惟酒肉姑俟漸除耳放逸與放下不同放逸正爲物轉放下始能轉物非骸體裏情識盡乾如何說得隨順世緣的語也知兄相信故偶及之作得心律一篇尚未清出容清出請教

報二兄

弟近來讀書靜坐依然是向時人也偶拈筆作得心律一篇緣吾輩資質軟弱悟力輕微欲借少戒力薰之如吾兄本質帶得乾淨悟處又無朕迹入佛入魔無所不可真得大自在然不可以概吾輩也思向來貪淫嗔怒與凡俗之人無異在世上尚立不起况世外法乎因草此以自盟偶張居士來討付之然亦不知能有恒否尚不能不以羽翼護持之力望之兄也何也以吾

現學集 卷之二十一
輩信兄甚于自信也長孺一字達之

雲影

心律一通乃弟自己發藥于兄無與乃兄苦欲之耶只得寄來兄好抄寫恐弟後無本也故付來看完卽寄我然欲兄看者弟無恒之性後來知愧不好決裂也古人悟後亦防自己三業忽起况吾輩露水禪耶

劉元定

仁兄終日分韻舉白看花聽曲而弟終日埋頭看經上陳言人生苦樂相去寧止九牛毛耶但弟生三十八年始識讀書之樂稍覺吾家伯業有趣大勝河朔公也一笑分俸過厚謝謝

報二兄

此事既得七穿八穴自然不虞煩惱習氣爲崇所苦者悟理未圓耳大夢既醒豈復取捨夢中事哉一切生滅如鏡中象如蓮花上露珠至於逆順境界之來自然轉得行打得徹乃無生知見之力自使之然非有一毫壓伏禁制之力禱

其間也卽兄所云打成一片者也到此復何言哉弟謂旣已入此門中必須到古人大休歇田地實修實證永斷後有方爲大自在在人若半上不落則可惜也目中所見前輩悟道者亦具正知正見但淘汰鍛鍊之功絕少步步行有無明日長古人所云知不入微道不勝習者爲此等也昔王龍谿於天泉橋上已發明向上之旨而陽明猶諄諄戒之曰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

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後來展轉失旨纔得聖解便將生滅妄想習氣撥向一邊以爲不必理會之物而聽其日滋日長以至于死則自淮南一派兒孫少有不坐此病者也不知兄以爲何如此等語向悟後人說便好若未悟者只成弄泥團矣弟自有入以來馳求寂然或靜坐或讀書頃刻便過了一日不知日之有朝暮而身之有動靜也生平所最重者嗔火亦漸不生隨發隨自覺之當時冰消其他邪思妄念名利計

筭淫慾種種纔到心便過去矣以此終日欣欣亦無一事不然此處兀兀豈堪久坐者哉中庸一書參贊天地止在喜怒哀樂上中節孔子自不惑以後方兢兢于改過遷善現前一念無將迎無住着便是了百千萬年樣子弟之意如此而已矣心律弟原不與一人看者因張居士求之耳兄以爲未悟者不宜看弟謂世間可語此事者少使得他爲善不作惡業亦好至于吾輩以後一切事止有日減一日耳豈有增加者乎

兄乃復有去志耶歸去亦佳弟南遊或在今冬妻子自能度日衣食原自不愁安飽淫慾久已覷破已矣更不向世間波波奔奔熱如火寒如冰也體中無病不斷餐有書可讀有山水可登眺吾事辦矣但得常常相聚開眼見嚴師自然妄想俗情無從得生卽吾輩大依歸大利益於兄何有也

又

得家報大人康泰五弟無虞不勝之喜也日來

五言古詩集 卷之二十三 三二
熱甚斗室中得無苦耶宜其動歸念也歸家必
須遠遊始得不然公安亦不堪久居也彼此各
老大矣日斜歲暮正是此時奔波何所求將來
泉石相對討些清淨無爲之樂不亦快耶但從
南舟行不便須商之

又

酒評如畫近詩令譚書辦一寫齋頭清寂細讀
之亦一快也弟此中久不飲酒惟以讀書爲樂
耳作得梅李二公傳呈覽江進之傳尚未脫草

潘雪松諸老皆有傳次第成矣又作得禪門本
草戲語耳聊當一笑此中無稿幸勿令人持去
近成虛閑齋剩語四卷殊可觀弟廿五六來元
質千萬留一別此中凡百無耳以長孺弓箭之
故大司馬親索之于諸將官處竟無有也虛費
我一片心矣瓜李亦不數見致聲諸末將亦上
酒壇耶

寄長石

弟以十三日至都已暮十四日卽爲元定邀去

喫早飯遂飲至暮十五日行矣未得一會仁兄
殊悵然中郎行矣弟盼望都中途無復親今惟
兄耳月餘在酒肉場中雖笑無歡今復靜坐理
會自己千萬劫大事且看諸大儒意旨大有灑
然處弟自覺不寂寞但恨不得時時請益也人
生無幾只此一段快活爲實受用若不徹悟心
體妄想起滅役盡人世光陰也知兄道念甚切
故言及之時時會聚洲道人否此不自欺者也
見時亦爲致聲必于意識行不得處要理會無
可理會處更進一步方是大自然消息也弟日
用亦如此做功夫而已矣草草言近懷有便附
一字元定處寄我署中得仁兄一札讀之不勝
快活

復羅生

得手札痛念令二嗣不覺淚之潄潄也年至半
百作青山綠水中主人不爲五斗折腰誠爲高
見世途無涯以爲足無不足矣以爲不足無足
時矣非翁丈達觀生不作此語也

寄都門友人

生出都門從山東道歸已四十餘日矣途中懷想爲勞歸來修理三徑出入萬竹中始知世間悅目之色惟新篁籜初破時淨綠可餐爲世間第一種尤物耳但無柰貧苦何甚至無飯喫家事日累謀生愈拙氣骨愈高只一味減將去亦何愁不快活也

寄李參知夢白

都門別後未得一耗弟於去歲三月歸自漁陽無念亦至公安稍稍悉仁兄動定知精進甚也弟於漁陽署中稍有所契久之覺無生知見之力甚微所謂陰境現前瞥爾隨去者真非虛語又古人云入佛不能入魔悟力不充故也竹定是竹笋却不堪作篋世染深重如雪山陳冰杲日雖出未易銷融言及至此惟有撫心內愧而已居家苦應酬出來尋朋友却又無開口處從去歲十月自買一小樓船載書畫其中蕩漾江湖冬春二季始窮花源之勝至四月盡乃抵金

陵愛其風景佳麗刹宇精潔遂艤舟南門憇於
天界報恩間校試之年多士雲集雖無人論學
却有數友留看舉業文字皆可造就者弟此段
障緣未了亦欲借此了之仁兄部下亦近但長
夏安居嬾於出遊傳聞以入賀行果爾則舟過
上河可覓一良晤也人便草率不莊惟原宥

寄蘊璞上人

久不到金陵至則覓石頭庵主云已入楚惟見
新竹千竿嫩綠可餐高足弟子法門通家之情
藹如遂分半榻者累日每倚竹長嘯又未嘗不
憶種竹人也時且有吳越之遊不知師何日東
歸甚念甚念竹間作得口號數句博笑我有千
竿竹棄之遊白下師有千竿竹棄之遊江夏我
來白下看師竹宛似家園千畝玉師行若走江
陵路過我家園須少住

答無跡講師

南歸途中卽思從玉泉拉師同尋青溪紫蓋之
勝此志必酬但日下歸來眷屬相聚未久不能

卽杖烏籐來耳劉恒沙來云師爲我得異夢果
否僕年已四十餘張果老驢兒不堪作推磨用
但那邊事有着落臘月三十日不慌不忙卽勝
二十四考中書令也有志未逮何以策我

答寶慶李二府

往接慈容恨未深談然從不退聚洲口中備知
台臺信力甚深真法器也生十七八時卽知有
此事初求之貝葉文字了無所得其後始知達
摩直指一路真爲攝精奪髓之法然亦無可措

手後又得大慧中峰語錄始知此事決要妙悟
妙悟全在參求參求定須純一悟後之修乃爲
真修不然卽係盲修乃以無義語時時提撕于
今二十餘年矣中間爲功名婚嫁奔忙意根他
用處甚多又胎骨帶得有繁濃習氣未易破除
或于機境上忽有省廢皆是小休歇處古人所
云暫時岐路非到家消息也因此亦不敢過望
世之學者至若眼目已開之人無生之力尚微
千主業習深重如千年積冰杲日雖出未易銷

釋非其見地不是力弱故也蓋學之而後知其
難耳要之大悟卽真休參求卽是聞思真休卽
是修卽所謂返聞聞自性何不自聞聞也六用
不行放光動地矣如生者數年以來參求絕不
純一嗜好亦恒他用自恨骨力不健爲法門罪
人而台臺乃問及盲瞽愧汗甚矣但泥淤中能
生蓮花台臺勿問其淤泥可也家仲曾號六休
因初入仕時無意遊宦乃取司空圖休休亭記
中有六宜休語故用六休爲號志無忘山中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微有火疾時起時滅投補劑則發火投清劑則傷胃不藥則症日加遂至大小便皆血一夜忽痢五六次而陽脫竟至不捄初意亦爲小小火病及至後來漸盛雖醫者竟不知其何疾也老親七十聞此一哭幾隕弟走沙市收殮亡者復走公安安慰生者人生到此生理盡矣中郎瀟年以來極其寡慾夏三月止坐樓下讀書常常說靜坐養生之旨精神全從收斂翕聚不意一病遂爾化去豈天不欲留法眼於世耶天假以雲耳非楞嚴六用不行旨也一休之旨則謂得其一萬事畢而已矣來教精詳要渺非得此道之味者安能深入如此貴治山水酷所想慕况有道在彼敢忘就正但真一居於沙頭與家仲爲伴侶尚未就緒令親曾丈悉見之以此暫阻摳衣桃花開時有角巾野服而投刺者未必非袁生也風便幸示好音

寄蘇雲浦

傷哉傷哉中郎於九月初六日長逝矣八月初

年出世之學愈深用世之才愈老決可與陽明
近谿諸老方駕而今年竟止此矣弟薄命與中
郎年相若少卽同學長雖宦遊南北相依曾無
經年之別一日不相見則彼此懷想纔得聚首
歡喜無窮忽爾分袂神色黯黯至於今年尤甚
形影不離暫別去卽令人呼喚不到不休弟所
以處困窮而不戚戚者止以知己之兄在耳今
復化去弟復有何心在世中腸誰與吐疑義誰
與析風月誰與共歡山川誰與共賞錦繡乾坤

作淒涼世界已矣已矣恐弟亦不久于世矣
仁兄書到之日正一七也發函多悼嘆生死之
語弟不勝驚嘆夢中所云登樓二仲扶之二仲
雨而跣行此豈非凶兆耶一室孀婦弱子幼女
何以度日逝者已矣生者之苦未艾也昨見札
中切切思歸甚是甚是富貴榮華真是幻夢日
日波波熱忙送却了好日子四十以後陽盛陰
衰日夜奔馳俱是生火之資弟意以爲決當靜
坐收攝早晚念佛嚴持十齋殺生之戒以爲主

日資糧若得道駕歸來互相策勵究竟此事尤
可度日但恐弟無此等福耳中郎囊中僅檢得
三十金其清如此卽弟亦不知其清至此也哭
泣中草率作此百不旣一統容嗣致

寄丘長孺

兄中郎于九月初六日長逝矣病起之日弟卽
夢兄號哭至舍口云予無所依矣相與絕倒在
地質明傳中郎有微病人皆以爲無傷而弟竊
憂之不料其竟不救也已矣已矣弟雖生猶死

也一日不見猶切懷想况今長別寧不斷腸弟
所以處貧賤而不戚戚者賴有此耳今若此柰
何柰何兄情均骨肉聞此痛傷可知梅長公處
俱不及啓想亦不堪悲悼也人便哭泣中草率
奉字不次不恭

答潘景升

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遂至于知己同心之慈
兄倏爾見背天昏地黑令人無復生理自棄捐
以來遂得嘔血重症幾至不痊公琰至方起梳

櫛見兄一函頓增感傷嗟乎弟從此如立雪無
影人矣衷腸誰與吐疑義誰與析風月誰與共
歡山川誰與共賞已矣已矣惟有皈依如來究
竟乘理沙劫有同生之願蓮臺覓永晤之期耳
去歲客真州正抱重瘧甫勞卽發想至秣陵會
景升如來僊都覲羣真神往身滯實出無柰弟
以病苦不得往而景升以無病不一來十二年
交情竟如此哉諸刻甚有意致天趣躍然所徵
實歸弟淒涼中定交木上座欲焚筆硯未能效

一待痛定當有所寄居家意興索然來春或買一舟來攬黃山之勝得覓良晤未可知也公琰回草率奉答不一

寄陶不退

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知己之兄忽爾見背苦莫可言但喜逝者化去之時從容不亂寂無一語起來便遺卽云我略假寐如入禪定有同坐化夫逝者道力深重生死久暫夫復何慮獨生者之苦未易言耳弟因此益徵學道之氣分與人不同日加參究決欲到古人大休大歇之地往時未忘世樂尚多襍嗜今一切已矣獨恨無友耳安得一帆走白下與兄商確也

與劉計部

弟偶得黃太史一字卽趨至玉泉候之不知其宵然也然弟近來頗有栖隱之志見玉泉山水秀邃將遂結庵而老焉比已買得一袈裟地山可看泉可聽卽於春初興工修造庵名柴紫閣名唯藍與無跡老人永結念佛因緣行年四十

餘矣世界滋味已盡嘗過只是如此而已况骨
肉壽命俱如槿華恐生死到來做手脚不迭以
此有志薰修急于救頭又去此地二十里卽是
青溪巘洞之勝東南所無更不知眉睫之前有
此青蓮國也弟無心復至城邑聚落赴酒筵法
席卽西陵之行姑止惟以春初次第收鸞嘯鹿
苑諸勝望兄於春初來玉泉聚首數日玉泉事
體日就衰頹去火收田不能無望于大護法之
維持弟初三四往遊紫蓋七八還玉泉兄若來
是其時也方遊青溪歸草率奉寄

與雷太史

弟自中郎去後懷抱鬱鬱胸中如有積塊不得
消釋觸目增悲以此聞黃太史有入楚消息卽
先至玉泉候之太史之來不來不可知然弟栖
隱之志頗決已于小退居之上購得百笏之地
將建庵而老焉與無跡老子看山聽泉不覺便
過一日沉痾頓釋自信於泉石有緣也近日往
遊青溪溪聲溪色自是天地間一尤物其上有

楓林洞雪雲飛舞真是奇絕汪茂才道依溪有
田可市若玉泉有庵青溪有田吾事濟矣又聞
鸞嘯鹿苑山川秀邃將以春初次第收之浪遊
二十年到處覓佳山水而不知卧榻邊有如此
秀媚境界真所謂曉在眼前人不見也兄春來
無事不知有遊山之興否如有興弟當陪杖履
同往幸寄一消息來又玉泉田地事體極是老
禩法門日就凋殘幸有蘇雲浦在臺可以料理
改火事須大護法來一張主之適遊青溪後過
馮濟華丈處以有便人作此字奉寄無跡師拜
寶方皆在統寄聲也

與曾太史

自中郎去後弟無日不病飲食日減或夜不交
語且塊處竹林中無可共晤言者體中稍稍康
泰初意欲來繡林效執紼之役而風聞黃平倩
早晚且至巫峽此番會合恐不能再生死交情
不得不往弟已束裝作長逝計會平倩之後當
于玉泉修葺智者洞闕龍藏所以止于此者

老親在堂三百里內招呼易返耳生死事甚
不容易眼見譚禪諸公大限到來手忙脚亂如
落湯螃蟹全不得力皆由生平學問俱是口頭
三昧世情實未放下資糧實未辦足故也弟此
行有出頭路矣田宅給付妻兒新寘一婢子遣
之出嫁入深山中單單理會此事其期以此月
之初十日成行念吾兄甚又不知晤期在何時
也

答雲浦

自中郎去後弟一病幾死今方有起色然胸膈
常如有物鎮壓飲食減少生平未慣經此愛別
離苦也奈何奈何生死事真不容易眼見叅禪
學道者臨命終時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蟹直到
此地方知此事未易言也自京師回與中郎朝
夕聚首細細商確處儘多如弟者根器與道甚
不相應近來稍發生死心正在叅地卽叅處亦
未見純一前此瞥處俱是岐路非到家消息陰
暗見前倏而隨去無自由分未得虛閑先成放

逸世間籠重五欲尚徘徊留連其間未能一刀
兩斷况其他乎自媿自恨不可言喻又弟兄壽
命皆促恐朝露溘至做手脚不迭以此于中郎
百日已滿之後卽離家獄將家事付與妻兒妾
婢數人悉遣出嫁卽于此月之初十日同寶方
至玉泉度歲茸智者洞爲禪栖之所上建一閣
闕藏桃花開後卽走青溪紫蓋去也所以止於
玉泉者以老親在堂相去三百里內便於招呼
耳將發之前二日而兄之函適至拜得分俸卽

可以爲建閣之助不勝欣慰知此事之必濟也
蓋中郎病中卽云我愈後敕斷家事卽往玉泉
修智者洞今正成其志耳易簣之夕無際夢諸
菩薩擁中郎至度門自云與和尚暫別往玉泉
去意者自由中陰或愛而棲此地耶修理經閣
之費有委曲可以助成者兄千萬用力卽落成
後道駕歸來掃八笏之地以待便是現成精藍
期于三月粗畢其功不濡滯也弟有一園在沙
觀音寺街有瓦屋二重後有百畝大塘老桂

宵藤花百種雖在市塵宛如山林前爲中郎
居此市以相依今已矣其地深六十餘丈闊五
丈弟既定居玉泉寘之空曠兄所典鄧家園事
似不甚妥不若棄之此園之值僅二百金廉而
可居如兄要留弟卽當留之不以與他人弟以
此值修智者洞卽于三兄歸時攜值了之弟與
兄何如肯有纖毫之相欺也如其不可自當別
市耳不然留作一庵爲吾輩聚首之所亦妙但
弟正食貧時尚難作捨宅之事兄爲之差易耳

有便附一字以決去留也兩淮遊集高朝雄
仁兄見諱乃至此耶其深知中郎如此中郎不
死而弟亦有依歸矣但謂中郎便過陽明近溪
此却不必人不可以無年仲尼四十不惑豈卽
從心不踰之境界哉陽明近溪諸老悟處如百
鍊精金未易窺測鄧定宇之定也陶周望之淡
也參求之真切也皆真爲生死者也在大根大
器者自宜鄙而笑之如弟輩自當服膺以爲師
法夫不敢開張大口自謂過彼也殺盜淫爲佛

吾所以生死相續都由愛慾若云以漸除則
可耳豈可謂其無妨于道又何以異於蓮花比
丘尼也年各四十餘矣前途無多轉盼死期卽
至無恒之性事事莽蕩惟願兄痛加鞭策使有
所成則幸矣幸矣

與夏道甫

別兄後亡兄倏爾下世滿目淒涼遂抱重病至
今尚未脫然前過沙頭就藏用處診視復以家
允適歸家小阮云晤兄一次始知道駕已歸恨

未得追隨也湖上風景若何夢想所欲到恨無
翼耳新正卽走德山窮衡山之勝泛家浮宅不
計歸期晤期窅然甚念甚念家兄諸刻已盡未
刻者無幾草率裁答不一

寄雲浦

中郎去後弟一病幾不得見仁兄至玉泉靜攝
家冗漸離寄情山水方始平復久住玉泉頻夢
中郎同諸僊真翔集此中無跡亦頻見夢以故
寺一祠於玉泉之心已有次第特未落成耳去

平泉七十里內有鹿苑山秀邃無比弟有詩云
渡桃花水十重翡翠城可以知其勝也寺爲
陟法和茶苑已凋殘甚弟意欲新之不知因緣
奏否二月內老親抱病遙歸故園幸已漸安亦
不能遠離惟在寶方粥飯堂中作念佛因緣而
已人便草率寄報不一

與長孺

弟自中郎去後一病幾隕乃入青溪紫蓋中調
理數月方得平復弟子世事已矣近日止在古
佛堂、隨衆僧粥飯念佛兄弟壽命短促卽致
身青雲亦復何用不如趁此無病時早辦資糧
弟近况如此不知兄日來行徑官京師乎出分
關乎念之念之

寄王章甫

君山歸來懷想不寘老父體中已安稍稍葺理
舊業八月初七之日已移亡兄靈柩入村斷腸
之泣久而愈新柰何承教訊掃身心如老頭陀
止善甚善戰兢惕厲日慎一日乃人之生路道

命脉比來誤認本體現成者專言樂而不言
暢放逸自恣任情縱慾卽在凡民不可而况有
志證聖成佛者乎近與蘇潛夫聚首數日商確
一番彼此灑然凜然恨不令兄聞之耳曾太史
體中尚未平復所云云當轉致之

寄顧太史

別來許時懷想無極前者計偕匆匆北去下第
後卽欲買舟東下作聚首計而家仲之變作矣
自伯修逝後兄弟二人相倚爲命一旦捐去幾

欲相從于地下憂能傷人血疾大作不得已
之青溪紫蓋山中看山聽泉以適此生而老親
復抱奇恙仍返初服邇來側身里閭出世無由
入山不遂生人之趣幾盡幸而稍知空幻之理
時取法水灌沃心胸覺無明習氣漸以微薄耳
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
可遊適亦安往而不樂想近來著作益富天地
間之慧人高士放得十餘年閒便爲千古點出
無限奇言妙義開拓無限心胸如生者不知何

身玉屑而讀瑤篇也晤期宵然言之惘惘

乾隆二年九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珂雪叢前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鳧隱袁守道著

書牘

寄周憲副海門

前承念及家仲遺之盛奠已有字報謝不知徹
台覽否近來法門荒涼道侶凋落真無開口處
回時卽欲入鄂效順風之請而台臺行矣今之
者儒禪竝進若較盛於往時然其實陽明先



之良知二字未見有人透過者蓋徒見宗門中
廝三斤青州布衫七斤便作奇特想而良知二
字平田裏荆棘多視以爲尋常不復究竟所以
未見真種子卽終日脩持皆歸生滅耳不審台
臺以爲何如生于此道粗有所入而境強習重
處道力甚微且無友朋薰習終歸墮落言之可
爲泣下有便寄數語以相砥礪萬萬

寄錢太史受之

京華一別之後得一奉手教不啻晤言復見尊

稿序中諄諄齒及于弟知兄之不忘弟也弟之
薄命奇窮所不忍言身世淪落已矣乃不意相
愛相知之慈兄一旦舍我而去顧影淒涼何以
度日憂能傷人血病大作遂逃之青溪紫蓋之
間誅茆而老焉聽泉看山不覺沉疴頓起而老
親之病繼作不得已復返初服夫天下之可以
自由者莫如栖隱山林遐藏一路正爾不能得
可奈何邇來跼步鄉間上憫病親下撫孤稚豈
復有生人之戀幸而稍知空幻之理時取法水

灌漑心胸覺無明習氣漸以微薄區區功名無
論不可必得卽得之有纖毫益于生老病死者
乎受之于世間法粗已了畢上之究竟性命之
理以心學抒爲作用其次讀古人之書撥膚見
骨發爲詩文另出機軸垂清光于百代至于名
山勝水優游徜徉其間無非樂境快矣快矣若
夫繁華游冶丈夫心力強盛不得意時稍以文
其寂寞正如游雲變霞豈有畱礙知受之覷破
久矣弟于此亦大有豁也目前光景若此卽欲

走數千里外與吾受之一聚首劇談也豈可得
哉因禪友怡山東歸之便附字奉候固是了元
天如一等人一晤之且可悉弟近况也

寄黃春坊平倩

伯脩去後已自妻楚不忍言所倚以爲命者一
甲郎耳今又舍我而去傷心次骨一病幾至不
起弟不難相從于地下奈老親在堂不得已削
涕強咲與少慰之今惟仁兄可依而道途迢遞
亦未能來也但榮發在邇取道荆鄖時可得一

良晤卽餘生之大幸學道多年已見真消息但知見之力甚微而居家無好友朋塵染薰習時傷苗犯稼奈何仁兄此一出非獨社稷之福實弟等聚首出世之良因也入楚塞時望先馳一字以便趨侍人行忙草率不盡欲吐

與雷何思

居玉泉兩月候兄不至遂徧游鳴鳳鹿苑諸山泉鹿苑之奇拔地石峰峰色如砂翠而水滌七渡流聲震天地不獨楚中所無卽天下亦未見

如此奇勝也寺久凋敝弟頗懷脩葺之想聞仁兄亦有此願不知果否法和居士自是郡中第一個神聖恐亦當表章也長石有字來道及仁兄四月內有東下意果爾弟當掃三徑以待中菴從北來弟畱之過夏而渠欲一至西陵奉晤弟所脩玉泉柴紫菴正少主人得此君淨脩其中遠希白社故事亦甚快望仁兄爲贊成之何

如

寄雲浦

仁兄歸來弟卽擬舣小龍湖領教但繡斧新歸
自有一番應酬俟小定卽當棹一舟來此中積
懷萬斛恨不得卽傾倒也至于暑溽實所不畏
得聆知己之談說甚龍皮扇乎弟十年中哭兩
兄淚盡矣兩眼昏花鬚髮皓然已無復進取之
想家門多夭折蘭田弟近復不祿可憐可嘆弟
近日東西遊覽亦非耽情山水借此未斷嫖慾
庶幾少延天年耳適從村中歸特遣小价致數
種山青水綠人事萬惟叱存作得詩二章求教
總之聚首有期非一紙所能盡也

答曾太史

弟住玉泉兩月山水怡情不覺舊病頓愈不意
老親體中違和星夜遙歸幸而漸安一月間必
可全愈弟又可作玉泉主人矣何思所云樓閣
者弟無力建造惟于玉泉右側建一亭半山望
西南諸峰如堆藍其下建一堂以祠關聖賢及
兩兄于中于此月之初五日建豎有無跡老人
監視玉泉長老督功弟安享其成不勞心力也

青溪鳴鳳鹿苑諸山俱秀媚之極至于鹿苑峰
色水聲實是東南所無陸法和居士賞鑒大是
神眼弟住止玉泉去高安諸山水不過一日程
中郎去後世念已灰願佗一老居士游行佳山
水間足矣不審仁兄體中近日若何前所寄字
弟入山不得覽歸覓之侄輩已爲烏有以此欲
問仁兄動定甚急使來甚憫倘有游山之興同
往玉泉住數年應酬既絕百念不生何愁體不
復原弟所作菴卽兄之菴不必分彼此也去與
不去幸寄一字或秋以爲期亦佳弟往日學禪
都是口頭三昧近日怖生死甚專精參求不卽
往玉泉則止二聖禪林酒色已戒多時仁兄見
念感切感切不見可欲使心不動畢竟深山之
中爲得計耳詩文二紙呈覽

寄寶方

近日看師地論聞所未聞方徵慈氏之苦心一
字一滴血諸論中警策綿密未有過之者若非
在山中安得遇此秘密法藏令不肖道念日切

世情日隳矣山中雖無伴侶亦頗不覺岑寂知方偕怡山諸戒衲脩法華懺又令我技癢甚七八月內山中菴成便可修舉也生于二月末或一歸方收拾來山作長住計無跡老人情同骨肉鴈行之悲爲之少釋已于響水潭上作菴爲卜鄰計是又一快也會中諸位衲子統希申意

又

堆藍亭已落成在原基之上十餘步見西峰層疊乃荆浩關同得意筆也塔灣田山僧窮極欲質當他宅生爲山門只得勉強成之家舅處幸一往道意此時要三十金最緊是必爲催來也不知怡山師有來意否前承銀杏之賜謝謝

寄八舅

山中已作久住計堆藍亭已完正在脩理廳堂大約山水中靜坐極清閒快樂目下有泉田一區四面山色包絡山之下爲泉泉之內有田去甥所作菴不過百步若得此卽不減輞川也老舅無事來一遊必賞心之甚散木來縣不晦之

作何狀

寄四五弟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辰起閱藏經數卷倦
卽坐亭上看西山一帶堆藍設色天然一幅米
家墨氣午後閉禿乳窟聽泉精神日以爽健百
病不生吾弟若有來遊意極好三月初間花鳥
更新奇來住數日煙雲供養受用不盡也

寄孔令君

久不奉慈誨渴仰殊深生自家仲逝後遂抱痼
病咫尺未得瞻禮戟下想台慈不至督過也殘
臘體中稍泰偶黃太史有信東下遂至玉泉遲
之不意來期尚宵自到此處仰見堆藍之山俯
聽濺珠之水不覺骨體俱輕神情爽豁遂買一
峰構精廬其下將窮三藏之秘典發五宗之玄
微捐梁肉而餐伊蒲舍綈錦而服芟荷石丈竹
君梅妻鶴子將于斯焉老矣所幸家嚴健飯兩
弟奉養生雖不敢遠遊亦庶幾可以近遊至若
慈臺春風夏雨一邑含膏生雖在山中受賜實

多百凡更祈大爲培植使山中人免于內顧卽
慈臺非常之大造也河渚暫歸柴車可駕更得
望見清光臨楮倦倦

寄怡山

匆匆入山未得奉別不審道體日來若何想已
平復矣玉泉清溪之勝卽吳越未見其比幸一
命駕來此同住數月此中有藏可閱已市木作
一小菴于別峰下計日可成矣亡兄旣去世念
已灰此卽是我安身立命之處師如不棄便可

卓錫

寄八舅

自別老舅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藍之山色俯
聽跳珠之水聲神骨俱清百病消除寺內有舊
菴基正據山水之勝已傾囊鬻得旦晚市木修
造有次第矣此去十五六里卽爲青溪峰巒洞
壑始非人境到此飯伊蒲絕嗜慾覺得容易遣
日自信于山水有緣聯榻不寐遂有此一番佳
境界非愚甥不能造此思路非老舅不能賞鑒

也已矣已矣胸次舒泰耳目清淨豈非福耶二
三月內此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
行之興當掃乳窟以待

寄六侄

存亡徂遷倏忽易歲惟夜夜入夢有若平生耳
海內第一知己既去復何心世緣玉泉清溪山
水幽絕將有終焉之志歸期都未可定想已入
社矣酌寬嚴之中以處家酌豐儉之中以理財
寡慾養身脩名避訛是所望也

寄祈年

自到山中閱藏習靜看山聽泉不圖爲樂一至
於斯已傾囊市得一峰將于其下建菴而老焉
誓畢此生苦心叅究了佛祖一大事因緣決不
奔波紅塵終日爲人忙也汝年正少自當向學
支持門戶使我得心安爲世外閑人卽汝至孝
吾往時所以不長往者以汝二伯在友于至篤
不能相捨耳今何時也匠人輟成風之巧伯子
息流波之音立雪無影惆悵何言惟覺青山解

語綠水知心伊蒲可以續命貝葉可以忘年暮
春三月河渚暫歸柴車可駕當一歸來旋卽入
山不停晦朔何者吾賦性坦直不便忍嘿與世
人久處必招愆尤不若寂居山中友麋鹿而侶
梅鶴此其宜居山者一也又復操心不定朱紫
隨染近繁華卽易入繁華邇清淨卽易歸清淨
今繁華之習漸消清淨之樂方新而青山在目
緣與心會此其宜居山者二也兄弟俱闡無生
大法而爲世緣迫逼不得究竟今居山中一意

理會一大事因緣必令微細流注蕩然不存
其宜居山者三也骨肉受命慳薄惟盡捐嗜慾
可望延年業緣在前未能盡却必居山中乃能
掃除此其宜居山者四也生平愛讀書但讀書
之趣須成一片俗客熟友數來黽擾則入之不
深得趣不固深山閉門可遂此樂此其宜居山
者五也蓋我之住山乃從千思萬想中得來誓
捐軀命以守此志且鳳凰不與凡鳥同羣麒麟
不代凡駟伏櫪大丈夫旣不能爲名世碩人洗

五言古詩卷之三十一
十一
蕩乾坤卽當居高山之頂目視雲漢手捫星辰
必不隨羣逐隊自取羞辱也因汝可與言故畧
及之

寄五弟

山中百凡清快紫蓋之奇峰青溪之碧水玉泉
爲山水之大湊愚兄行止其間卽是養生何者
屏絕慾染羶薈不求養生而養生在其中幸以
此意悉之老親老親真壽者相無可慮所慮者
吾輩之壽耳進山一步卽是活路出山一步卽
是死路吾志已決阮孝緒何子皙吾之師也

寄王章甫

一聞兄將至不勝喜慰數日內風雨大作長江
之險不敢卽渡雨止卽來倘天色連綿兄多畱
兩日仲宣樓章華臺龍山落帽處必當陪遊且
公安二聖寺有李龍眠羅漢趙子昂法華皆不
可不一觀者先此奉懇但微示霽色弟卽飛來
且將以小舟送仁兄於岳陽樓前作別耳至懇
至懇

答夏道甫

得兄札正游鹿苑雨色甚奇甫霽卽欲還堆藍而遠安公專期于十二日其情甚切不得不赴准于十三日雞鳴卽歸兄幸暫止玉泉來此亦不易乳窟流泉可聽勿便作興盡之返也至禱

答黃駕部取吾

宋孝廉至得手教甚憫弟遭骨肉之變兩兄相繼去世至中郎相依爲命一日不晤便無以爲懷今生死未隔奈何自長別後弟遂抱重病幾

死今方有起色已于玉泉買山作終隱計伊蒲送日兄自學仙弟自學佛但能輕視世緣精進不懈各有所成不愁墮落也中郎未有大病偶以下血脫氣遂至不支然心無怖亂有若坐化渠自是天堂佛土中人至于學問之綿密應世之圓妙弟與兄皆未必能測度之但當合掌歸依而已知己如兄不作粉辭也急欲圖一晤弟不難千里行而老父抱病難于遠離晤期未知何日言之惘惘

寄尹夷庚

大別山頭一別升沉生死有如幻霞寘之不足道也弟居家鬱鬱無歡筆視久廢第思二毛種種矣學道之外佐以看山讀書豈能長奔波世路耶所恨藐焉孤儔口如銅鳥安得沈酣風雅如吾兄者常時聚首以慰饑渴也寂子相與已久近日至山齋少聚便道過貴村敢以一字奉詢知兄于般若緣深自眇昧之矣

寄魯聲子

初聞尊大人之變不忍遽信及自澧州回得寶公字備知化去事痛苦割腸其悲與悲先兄等也先兄去後生兄尊大人而尊大人亦弟畜我老來相依恃有此耳乃竟若此耶且交游中求如尊大人之知我愛我者有幾人耶傷哉傷哉兩年之間楚中失三詞人使生若孤鴻斷鴈天乎天乎罹禍乃爾酷也已矣生已治入山之裝不復作人間世事也聞辭世時頗安閱其景象作楚否可得聞否兄丈幸一一示我老父新喪

不能出弔先遣一介申唁八月中從玉泉歸來
當走一哭致少生芻也草率不盡統惟節哀自
愛不一

寄祈年

山中度日頗快黃太史已下世矣愈增我之道
念也從六月初一日卽食素起以山中無他物
正好食素也我定居于此如古陶弘景之茅山
故事七月終當一歸卽入山矣汝努力作世間
事使我得安心辦道卽大孝也餘不一

寄寒灰禪師

中郎一旦至此令人痛不欲生師情均骨肉雖
脩短之理久已照破而亦不能已于慈明之哭
也生屢番清徹自謂已至而習重境強處無生
之力甚微古人云相續也太難又苦口勸人盡
却今時乃知入理之後便要討見成受用十二
時中微細流注全不照管臨終不得力都由此
耳宗風旣墮大厦非一木可支後生輩無大福
德總有所見便作乞兒相以一飽爲足不堪種

五言集 卷之二十三
身不若潛行密用爲妙蘇潛夫已修一菴沙市
欲約師來作蓮社主人亦一快也怡山來草率
奉報不盡欲吐

寄林伯雨

弟賦命奇窮老親倏爾見捐無心世緣將栖隱
山水未作苦行頭陀矣山中清寂真堪度日兄
丈煙霞氣多清秋能過我圓椒乎黃慎軒居士
亦下世矣法門淒涼真可嘆也花山爲吳中勝
地有大雲上人者以造殿至楚携有錢受之太
史書欲弟稍爲經營已畧有次第兄丈多事之
日豈可復以緣事相累但得轉爲流通足矣餘
不盡

寄八舅

入山未得詣別甚念念山中清寂甚與嬾拙之
人相宜小菴已畢功成秋當迎道駕少玩數日
也黃慎軒遂已棄世間使甥道念轉深哲人旣
萎流波空引奈何奈何大雲事體稍有次第望
老舅大力提挈一二當此多事之時豈可輒云

捐貲但委曲推廣稍加盼矚則爲德大矣

寄文道甫

山中清寂晝着夾衣夜蓋綿被木樹較前益深
泉更響小菴收拾已完明窻淨几掃地焚香讀
書差有李禿翁當日風味如此光景豈可不使
道甫見之清秋策馬一來同往鹿苑爲妙也但
恐有人阻遊履耳然亦是慧心人決可與言山
水之妙者一咲一咲大雲緣事承周旋望爲留
神也山中極宜大爆竹每放一爆則響半日始

息千萬覓百十個附大雲或小价寄來至禱至
禱

答葛寧宇

久不奉教渴仰殊深賦命奇窮父兄相繼不祿
世念已灰捨喧入寂得于堆藍之中作一太平
之民親近兄丈爲垂老素心之友是所願也衰
經在身未得躬晤乃承盛貺遠頒感愧無之至
于茶菴之說偶與次飛言之卽果有此意亦必
繭原直奉上乃蒙慨附原約兄丈之誼高矣其

如獨爲君子何今不敢孤負盛美暫畱此絀俟
次飛入山卽有以復也草率奉謝不盡欲言

答錢受之

大雲來得手教備悉近况前有同叅衲子怡山
入吳有數字寄詢不知已入目否弟日來以親
病未平株守故里稍稍葺理篋管各種花讀書
以自遣日自先兄亡後生死之念轉切困心衡
慮中於此道稍有所契舉業亦不多作自咲髮
已種種矣豈能常作此耗心血事去六十歲止

得十七年忙忙打疊那邊事尚恐不迭何心逐
逐世緣也前年買得一侍兒去歲復遣之江陵
沙頭市得一園粗有花木親病稍安卽渡江往
住相依惟二三淨侶久不飲酒間飲地黃酒數
杯頗覺神明清爽自念生平無一事不被酒悞
學道無成讀書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爲之祟
也甚者乘興大飲後薰之縱慾因而發病幾不
保軀命又念人生居家閑而無事乃復爲酒席
所苦非赴人召卽已招客爲杯勺盤餐忙了一

生故痛以招客赴席爲戒落得此身閑靜便有無窮好處讀書看山尚是餘事真大快也山水可以代粉黛兄疑世間人因偃爲恭耳弟自謂從古來不得意於世緣因而自甘清淨以至于成仙得道者不可勝數卽如陶弘景初求縣令不遂然後棄妻子隱于茅山之積金澗故自云吾未平中求祿輒不遂使遂吾安得享此古多以惡疾而致冲舉者其初俱非忘情世樂者也特世樂之路已窮不得不尋寂寞之樂蓋久之

覺寂寞之樂遠出于世樂之上然後悔向者馳求之非計此亦機緣湊合使然乃學道者之幸也夫處繁華之中而不忘清淨之樂居寂寞之中而求斷繁華之想者此自是一種上根上器不易得也若夫世樂可得卽享世間之樂世樂必不可得因尋世外之樂古之高人達士多出于是陳搏邵堯夫皆非忘情富貴功名者也知其不可得而走清淨閑適一路耳惟世間一種俗人處世樂而更作無涯之求世樂不可得而

庸寂寞如牢獄望世樂若天堂終身戚戚而無
已時則真可憫也昌黎作盤谷序列三項人最
爲先獲我心蓋繁華有繁華之樂寂寞有寂寞
之樂惟兩處不成馳求不息者爲下策耳昔人
謂白樂天于功名富貴得之則欣欣失之則戚
戚備見于詩篇之內弟則謂白公原非忘情于
功名富貴者得之欣欣失之戚戚正是白真率
處而其實有一種解脫之趣去人甚遠如其初
居江州未嘗不苦然却往來廬山作草堂躡飛

雲履鍊大丹看山聽泉讀佛書苦之中樂又生
矣蘇公亦然蘇公初居黃州亦未嘗不苦然却
優游臨臯雪堂之間泛舟赤壁彈江水看山苦
之中樂又生矣謂兩人不求世樂吾不信也謂
兩人世樂不遂而竟爲寂寞所苦吾亦知彼必
不爲也雖然卽得世樂而享之亦豈如世人之
享世樂者耶于霹靂火中常現冷雲相故可貴
也兄書中道及嘲胡仲脩語將謂世間人遊山
水者乃不得粉黛而逃之耳非真本色道人也

此真覷破世人伎倆也弟則謂不得繁華粉黛
而能逃於山水以自適者亦是世間有力健兒
因偃爲恭遂成真恭者多有之以此發揮數語
博三千里外一咲不自覺其語括之長也弟近
來無可共語人矣海內如吾受之又不得頻頻
聚首今受之已離寂寞得世樂矣往日所云死
得過者親見之矣曾記寫大字帖送卷價否腕
中有鬼非偶然也三筆之夢已先定矣定命如
此馳求何爲弟所以處貧賤而不戚戚者爲此

也緬觀受之具有世外靈骨决非汨没于富貴
功名之人然逆境易持順境難持順境之中所
求易遂往往徵逐世樂斷送了一生卽如江陵
相公少時便有氣魄曾讀華嚴經悟得諸佛菩
薩以身爲世間牀座經河沙劫救度一切有情
便有實心爲國爲民之志刀刀見血不作世間
吐哺下士虛套子可謂有大人相矣却是脚跟
下帶得一種無明習氣及富貴聲色情慾甚重
所以事業不光大緣生平不學大道不得無生

知見之力重濁而不清脫故縱習氣情慾而不能超拔出也乃知世之真正英雄若不于本分事上七穿八穴之後于夢幻泡影中以曼殊智作偏吉事業不過只是健狗豪豬有何足貴願吾兄打併精神覷破向上一路王文成是兄師也花山緣疏花攢錦簇讀之齒牙三日猶香如此美才發泄天地精靈太甚更須十分退藏爲元吉也弟家事粗遣妻妾輩皆持戒作佛事小兒爲伯脩嗣名祈年者甚知向學中郎長子名彭年者大有才氣酷似其父先兄不死矣弟已拚作一老孝廉騎款段作馬少游佇看兄三台八座訪我道山也老兄旣作貴人應酬不簡清貧作何支給借債太多後亦爲累甚爲兄慮之大雲緣事需之歲月可望其成今年不知何月起復到長安此一番聚首于舉業文字外當更有商量處也游玉泉諸詩寄覽有便卽附一字草率不恭幸恕

寄劉元定

久不奉教懷想殊深昔時長安聚首諸公多半
鬼錄惟弟與兄存耳幻泡風燈真是可嘆弟入
夏來玉泉與無跡老人朝夕堆藍社脩葺已完
移居其中響水潭亦建一圓蕉仰看山色俯聽
水聲如此受用數十年便勝二十四考中書千
倍萬倍也聞東山景物甚佳老來諸嗜灰冷惟
山水之趣久而愈深然我兩人不可不一合併
跡公相念甚切秋來能一至山中乎二聖寺欲
塑大士壁間貴州有塑工甚佳名魏跛子今不
知尚在否煩上价一尋訪之至望

答錢受之

華山僧寄手書來備悉近况弟今歲杪春遭家
釁之變父兄相繼而亡痛不欲生逃之玉泉山
中稍有愜色復以家務遙歸故人書斷絕已久
惟受之不忘我且作長語相反覆此誼豈可易
得已造得一小舟當以明正涉江直走吳越恐
仁兄春間入都不及一把臂也弟此時欲盡收
永南之勝期不問年旣無繁華且安寂寞耳一

切大雲能口之大雲古貌慧心甚覺嫵媚因其
便附字奉候不盡欲吐

寄曹大叅尊生

自章臺寺別後不旬日間遂有家大人之變不
肖五內崩折功名之失得不足論身世之淒涼
大可悼也乃六月中又聞黃平倩先生之訃不
肖與兩先兄及陶黃二先生爲兄弟中之朋友
爲朋友中之兄弟今皆先我而去如何爲懷不
肖與先生二十年前長安燈市一交臂而失之

昨者之晤別後依依不能相捨豈非聲氣應求
有出尋常交情之外者耶已拚一麻一米作世
外人聞亦有卜築匡廬之興果爾他年相依而
老亦一快也明年亦欲東遊將盡收東南之勝
晤期尚未卜何日少年勉作詞賦至于作詩頗
厭世人套語極力變化然其病多傷率易全無
含蓄蓋天下事未有不貴蘊藉者詞意一時俱
盡雖工不貴也近日始細讀盛唐人詩稍悟古
八鹽味膠青之妙然求一二語合者終無有也

此亦氣運才力所限今以近作數十首求教幸
細爲批斥如何久不作應酬詩惟山水之間可
以發人清遠之韻者稍稍點綴數語此後亦欲
定交木上座擲却管城公矣先生詩清靈俊逸
冥中心佩服然此外亦別有事在不欲先生役
精神爲之也部下士有可與論學者否

寄長孺

弟之奇窮世所未有中郎旣去家嚴繼之二兩年
來如醉如夢強以山水之樂苦自排愁破涕生

平桑梓親厚交游僅得一會一雷此外皆異方
之樂也而二公復先我而去黃平倩仁兄亦以
今年夏初不祿弟聞之其慘戚不啻伯脩中郎
息兄聞之更自淒惻耳半年以來竟不得兄一
消息久不陞遷不知何故豈都中榮轉此外不
知耶日來興致若何囊中得無羞澁否弟今年
不得會試下年便是一老翁矣進取路窮却得
些閑靜光景明春亦欲東游不知如願否也

又

半年不得兄一字甚念甚念自中郎去後心神
淒涼百感橫集姑集山水禪悅以自排遣苦則
苦矣心知功名之途遠翻於此中得些閒淡光
景入郡時與夏道甫聚首此外更無人往來也
兄官况畢竟如何身上無債否如無債可陸沉
度日過數年兄便是五十翁弟亦近五旬矣世
局日熟道念日生又不知作何結煞也弟近製
一舟前後可安六槳中列軒窗可坐十人將以
明年正月作東南之遊載米百石書千卷放浪
江湖且欲徧覽九名山勝水失馬得馬安知非計
也

寄陶不遑

弟自家嚴捐棄之後已脩一菴玉泉山中將終
老焉以故不得常居家中故往來詢問闕如人
情世態湛爲痛哭仁兄會計偕舍親輩自當知
其詳也學道二十餘年種種不見得力熟處愈
熟生處愈生明年當往東南求友不獨明眼悟
道人可爲我輩宗師卽有志學道十分以生死

爲念者便是弟輩之舟航也卽君旅櫬已更脩
矣黃腸完好如故可無慮也

寄梅長公

天下事不可知先兄捐棄之後家嚴繼之四五
年後弟便是一白髮老翁與栖隱有分與進取
似無緣矣然以絕意世路之故微得些淡泊閑
靜消息彼造物者能窮我矣然不能使我不讀
書使我不看山水使我不學道也得其一已足
消遣况兼有之乎居山了不知都門消息不知
近况若何古梅來附一字草率不旣

答無跡

入秋屢欲來而家事相絆又有武昌之行邇來
婚葬事迫直至殘臘始得息肩然近來悟得世
事卽是佛事一切處之得宜可以庇蔭人卽是
行菩薩行雖不能忍事亦不敢厭也家六侄事
分拆俱妥矣聞宋公在菴恨不得插翅飛來一
會但此身脫不得益見此公之大力量勝我等
法弱漢萬倍也吊儀槩不敢受謹此壁上謝謝

護法堂得令孫照管暫且停功以生明歲有吳
越之游至甲寅年遊興既倦方入山中此時當
一切委棄也臘月決意一來雖不可定然已有
分且留宋公過冬當得一晤也

寄長孺

數年來不得兄一字甚念亡兄已於去臘歸山
矣屈指便是三年光景歎忽可悲可嘆前夏道
甫有字來云已外轉尚未得真消息若有便羽
望寄數行以憫岑寂也慎軒先生遂亦下世蒲
桃象所聚首諾公漸如辰星矣言之可爲泣下
今年欲打疊東下而游裝大未易辦又度未能
俛仰時人故牽一舟往來甌澧間以畢此生又
不知何日得晤兄也敝門生九溪諸生陳君垣
令寔世萬戶其尊人歿于王事此君羽林孤
以查功次入京武弁而工翰墨兄幸一青目
之若有字附此君來爲便也

寄楊制科文弱

不肖獲交于海內賢士大夫最早今耆舊凋喪

王 卷之三十一
不勝淒涼幸近郡有兄丈此天贊我也老來不
寂寞矣別去與崔兄坐舟中想念溫顏致語爲
之腸痛屢日歸來未浹旬卽遊太和抉奇搜勝
多異巖飛瀑人所未經見者近日避暑沙頭
有令嗣之變世界闕陷誠爲可嘆一附如幻
三昧調治不可過痛增堂上華髮老人憂也衡
嶽之遊在八月之杪不知比時得同往否偶有
筆工之便附字奉詢忙中百不達一卽太和詩
紀統嗣致也

寄無跡

太和歸來卽以毒熱未至玉泉八月又感時瘧
今方痊可入府送侄兒考校且雲浦新歸必有
數月聚首屈指便是來春匡廬之勝形于夢寐
只是緣慳奈何柴紫菴已有次第待師來同住
不肖明歲又有老父葬事在七八月只好近遊
舍玉泉無可往者雲浦尚家居不出天下好山
水易得好芻友難得無論兩居士需師卽師亦
需兩居士也早早飛錫如何令孫來匡山草寄

不一

答王勁之

去歲至鄂則兄已還黃泥惆悵不可言喻張丈
來得佳刻種種兄真可以不朽矣弟年來懷抱
空筵久疎筆研惟嬉游山水間期作一世間閒
人今秋偶遭時瘧益習靜嬾雖愛山水而憚遠
遊之人不知何日得與兄共燕咲也檢生平詩文
止得二十餘卷回閱少作幾欲覆瓿既無力刻
又無人寫以此不得請教吾兄非秘之也張丈

來附字奉候所云詩序終不敢辭然此時一搆
思則動火矣後年都試自得聚首卽弟集亦需
兄序統俟面晤商量耳

寄龍君御

仁兄過襄中時正弟登太和時也返襄中王孝
廉道及踪跡并近况甚悔相失及入郢則傳叔
睿致盛貺并佳詩歸家又見弔唁諸賜情文藹
如故人用情何其重疊也弟自太和歸來卽感
時瘧調養至殘臘始離藥餌以此甚闕脩候聞

近來持金剛經且深悟禪理此是千古英雄歸
根一着子不然卽功高天下名震一世終歸墮
落大慧云但熱惱逼時朗誦金剛六如偈語便
是一貼清涼散也况深入之者乎入悟之法大
畧具大慧中峰二語錄中若不于無義語中逼
拶一番只成文字依通非到家消息也弟家居
輟遠遊不知何日相晤言之惘惘

復段公

承札云尊兄精進若此尚自怖生死况弟輩業
習深重者乎所詢張半仙者實無其人止有一
人姓謝號響泉原爲夷陵諸生曾于武當脩行
後亦學禪依先兄中卽其人地理較諸庸術稍
異然弟于此道甚莽莽亦不知其果精否也今
止回夷陵如尊兄欲會其人幸再寄一消息來
此人日夜持咒念佛絕不索利長齋已久乃弟
之道侶也卽不可專用亦極可商量有信來卽
指點之至鵠灣矣蘇雲浦近不安烏柏然懷抱
甚佳自咲袁小脩苦心三十年尚不博一第今

已黃蓋金章復何所憾此雲浦近日之情語也
尊兄能無一咲乎

寄雲浦

小園于初八日已交割與怡山矣來價卽以市
一堤居已得安宅闔家感戴過分老兄清貧囊
橐此中文又不能無隱痛耳有怡山在此弟亦頻
來聚首吾輩家居或每歲以三月共聚理會此
中亦一快事弟今歲自春至夏皆作山游寂寞
久偶邇詩酒之緣一迷月餘始覺而逃之乃知
淨侶夾持之功最緊最緊王尚甫已下世矣人
命若此可嘆可嘆怡山來附字奉候不一

答王伯雨

自太和歸來徘徊村落間八月中復染時瘧日
未始有起色料理鷓鴣一枝以故仙鵝之約竟
托空言讀來札模寫東山諸勝泠泠在目非胸
中具有丘壑安能于牙頰間馳使清泉白石也
漁父佳什久已讀誦匆匆欲作數語而來使歸
期甚迫需之異日必不食言燈下草率未能旣

所欲言天寒姑止遊興桃花開時當覓良晤也

寄須水部日華

客歲龍山之遊甚暢生以家冗卽歸去未得再
奉塵譚爲歎春來居家園課兒曹章華春色付
之夢想暮春當一至沙頭必得趨晤也游龍山
得詩二律殊不成語幾欲秘之然是一段佳話
敬書求教想有鴻篇希見示也草率不盡欲吐
統容面談不一

答無跡師

人生七十身體康泰以此餘生念佛薰脩得生
安養卽是世間討便宜大有福人前此行藏如
空中鳥跡寘之不足論也本欲至山中過夏而
火病間作目下溽暑又難遠涉然今年必當一
至若非七月之杪卽重陽前後矣本如布施宜
令任持及管事者派作何項支用以便八九月
間寄書回吳公也令孫有志于護法堂鬻田接
衆亦大有骨力可喜可喜

答吳開府本如

法侶蕭條有若辰星追思長安聚首蒲桃林下
光景便是阿歛國矣可悲可嘆不肖自中郎逝
後常抱苦病前年葺一宇玉泉將終老焉不意
老父見背歸來料理家冗煙霞緣淺松石盟寒
言之於邑學道數十年非不具正知正見奈觸
境逢緣多爲熟習所勝奈何奈何台兄旌旄入
蜀西夷底定武鄉南康而後復睹豐功真千古
盛事整頓乾坤乃大士作用勝于寂寥枯禪萬
倍遠辱瑤函兼之盛貺感謝

答李布政夢白

弟自中郎去後卽抱鬱病連年舉發前年卜居
玉泉將有終焉之志不意老父見背一門幼稚
不得不居家調停料理卽山游亦止在鼎澧太
和間不得遠出矣追思昔年京華與尊兄聚首
光景兄弟芻友論心譚道水乳和合當時視之
如稻麻竹葦自今思之豈止優鉢曇華而已年
迫望五所遇漸無故物况愛屬同生情均共命
者俱窅然不在目前觸景悽愴如何爲懷每當

四節之會口如銅鳥不覺神傷之甚以此近來
世念日益灰冷惟有朝暮歸依淨土作來生再
會津梁而已尊兄世間法如此亨泰又于出世
間法已有所入真天地間有福人非多生薰脩
安得有此又聞郎君穎慧之甚已能入理深譚
真是快事弟有子嗣伯修處各祈年亦大可與
語惟此一事差憫人懷寂寥中忽得尊兄溫語
并盛貺種種故人之誼藹如感莫可喻弟溽暑
中禁足未出八九月有老父襄事重陽以後亦
有遠游之思弟于匡廬猶生客也久入夢想不
知今冬果此願否弟久無麻城之興不知與念
公猶得相見否甚念之長孺近在遼陽亦久不
得一耗二十年戎馬功名之夢期亦迫矣使旋
芟草不一

答袁無涯

賤體已覺平復尚需靜養耳天色沍寒不若留
菴中過冬公安亦可少住也閱先兄敝篋集中
游二聖禪林檢藏詩中有稻畦栽就覺身輕語

今改作稻田栽就便不成語矣稻畦是袈娑亦名水田衣想是寫者之悞兄丈歸須一改正先兄諸集止是後來少許未入梓矣至于與人札子草草附去或不存稿者有之未可據以爲尚有藏書未出也近日書坊廣刻如狂言等大是惡道恨未能訂正之李龍湖書亦被人假托播入可恨可恨比當至吳中與兄一料理也

答須日華水部

久濶晤對渴仰不可言喻賤體已安只是未復原耳殘臘尚欲一至沙頭當得領清話也龍山亭想已有佳名昨考水經注江陵城西有栖霞樓俯瞰通隍吞吐江流則遺趾去今龍山處不遠名爲栖霞亭以存故實亦可若已有新奇佳石則不必也還朝當在何時從舟耶明春亦有秣陵之行得以小舫附仙舟東下極快統容面訂耳

答王天根

兄一年中盡搜東南諸勝聞避暑廬山大林幾

至忘歸不知遊石門否此傳石門開精舍欲效
白社故事云已有次第果可栖隱後當結香光
之緣也義仍先生徃耶承書問藹然軫念兩先
兄讀之幾欲墮淚記乙未春義仍與王子聲及
不肖兄弟三人聚首都門無夜不共譏笑未幾
子聲逝矣又未幾伯脩中郎逝矣弟近復多病
存亡不可知惟義仍年愈長而飲啖愈健豈惟
有異才實有異福來札云義仍推服楚才以爲
不可當然耶楚中後輩復有數人詩文清遠絕

塵義仍或未及聞也讀王茗堂集沉著多于痛
快近調稍入元白亦其識高才大直寫胸臆不
拘盛唐三尺不覺其有類元白非學之也今人
見詩家流便易讀者卽以爲同于元白然則詩
必詰曲贅牙至于不可讀然後已耶且元白又
何可易及也王敬美自云生平閉目不欲看元
白詩今敬美之詩何如哉盛唐詩品如荔枝然
荔枝之美正以初摘時核上有少許新鮮肉耳
今學之者殼似之矣核似之矣其殼內核上可

口之肉却未常有也不若新棗遠矣不肖俗人也願啖棗而已管見如此聊博一咲如何兄近作益咄咄逼人矣甚矣山水之能發藻思也

寄長孺

龔滄嶼來得手書并出塞詩真壯士也地方風景如何沙黃草淺走馬平原中箭如餓鴟叫亦足快人但恐落落友生耳弟自中郎去後鬱鬱無歡去歲一病半載幾作夜臺之游殘臘始慶再生終是怯弱不復往日健犢子光景矣酒慾

已久斷雖愛山水已無濟勝之具惟有喃喃六字作往生津梁耳追思少年浪遊海內所交者皆一時之英雄豪傑而年皆長于我最長者爲李龍湖梅客生潘雪松諸公次之則爲黃慎軒伯脩諸公又次之則爲中郎及曾雷諸公而今皆先我而去彼時相憐相知同稻麻竹葦今舉日淒涼然後知其爲千載之一時舊時同好惟兄與我在耳弟已皓首皴面皤然一老兄長我六歲豈能長作白描關公耶家計稍有次第早

歸來作水邊林下一閒人可也有奉懷詩一首
奉寄侄子已成長否念之念之中郎久已歸窆
兩侄俱清泰想所欲聞也

答蔡觀察元履

中道啓侄子輩荷蒙吹噓存歿均感初以微賤
姓名不敢輕以簡牘致謝必欲躬詣戟下豈意
去春二月卽抱重恙入秋幾于不起至殘冬始
獲再生今猶然未離藥裹竟失瞻對之期罪莫
大焉又不期先生注念寒士使至得領來教兼

之盛貺長鳴紵衣之感幾欲泣下先生行若朱
繩詞同白雪比者彈壓南徼所在夏雨秋霜三
不朽之事具矣么麼袁生了無一長足錄而猶
然不鄙夷之豈所謂集塵成嶽彙露爲海者耶
偶有奉懷詩二首今奉寄郢削病中檢少時詩
文先後幾四十餘卷多有遺亡不得已壽之于
梓生少也賤幸免爲世法應酬之文惟模寫山
情水態以自賞適終難以列于作者之林直念
遺簪敝屨不忍終棄也膚淺之見謬謂本朝此

道極盛然近者縛則爲三日新婦脫則爲浪戰胡兒不卽不離之間頗難其人往讀叅遊草覺嵐霞生毫楮間今游刃之餘蠟屐所至必有揮灑不知何時得一寓目叅山自南崖至五龍一路初不饒其奇讀佳記方知竹筓青羊桃源怪石多姿流泉如語爲叅中奇觀竟失之良可咲也承欲哀集平倩先生遺稿極爲苦心平倩往時弟畜不肖得其遺墨最多然以晤對有期不難致之多爲人取去今笥中蕭然吉光片羽亦

何可得其令子亦知重父書者不知已刻有遺集否近閱陶周望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栗之撰而盡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傳者托不必傳者以傳以不必傳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斑馬作史妙得此法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水陸之席有時以爲苦而偶然酒挾有

極成歡者此之謂也偶檢平倩及中郎諸公小札戲墨皆極其妙石簣所作有遊山記及尺牘向時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後有別集未可知也此等慧人從靈液中流出片語隻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豈可復加淘汰使之不復存于世哉平倩先生得先生徧採而傳之快矣快矣使旋率爾裁答不覺冗長大言不慙恃知我也

答道甫

弟體竟以不藥而愈蓋世間庸醫最多藥不按病止益其疾耳雲浦兄竟以弟爲過疑不知弟之性命正從疑中全也已擬新正至渚宮聚首故不及作字奉訊而上价忽至且蒙頒賜種種何以當之杜姬竟夭折乎可憐可憐飛鳥依人竟爾無命所幸從一而終渠亦自快也木樨花下語兄後來殊悔不從弟言然今日之去亦爲兄了却一重公案矣與兄行年各近五旬頭顱已可見不得作少年行徑彼此節嗇爲長年計

弟絕慾已近一年矣酒則滴瀝不入口暇則常
居蘭若稟曇戒蓋今年一病寔是弟大導師也
此會當與兄共話無生脩蓮社香光之業兄睹
此刹那紅顏刹那黃土何必更作白骨流光觀
乎

答須水部日華

不肖體中大已復原造物者賚以此生出戶看
山閉門讀書何所不樂想仁慈亦爲欣暢也本
擬歲晏一覲清光而寒氛尚重初愈之軀未敢

犯之聞沉香亭已有次第與以元夕前後來侍
杖屨一咲爲樂有羊叔子自不可無鄒潤甫輩
也病中檢近年詩文多有遺失不得已壽之于
梓已成二卷呈覽餘者誦于力一時未能卒業
不肖謬謂本朝脩詞歷下諸公力拔後來凡近
之習故于詩字字取則盛唐然愈嚴愈隘迫脅
情境使不得暢窮而必變亦其勢然先兄中郎
矯之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
俚易惟自秦中歸始云我近來稍悟詩道今華

嵩遊草是也緊嚴深厚較佳作又一格矣天假以年進未可量前此諸撰原非稅駕之所昔李邕書法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不肯于中郎之詩亦然總之本朝數百年來出兩異人識力膽力迥超世外龍湖中郎非歟然龍湖之後不能復有龍湖亦不可復有龍湖也中郎之後不能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至于詩之一道未必有中郎之才之學之趣而輕效其顰似尤不可耳何者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情雖無所不

寫而亦有不必要寫之情景雖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要收之景色澤神理貴乎相宣三日新婦與野戰驕兵等一病也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偶有臆見信筆書之不覺話長統容面晤不一

答夏道甫

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附莊周諸公處治也梅花帳中柏子爐邊別有一番光景新春入渚宮當喚醒吾兄三生夢耳拙詩一冊并園柑二十五枚家履絲悅聊申

一念小刻初成容續補真成百日兄詩及悼亡
篇也園柑大異市味幸別視之卓吾手跡跋語
幸抄附來价以便入刻至望

答王章甫

前有漢上人至不得兄踪跡或云廬阜或云君
山得手書始悉近况弟今年自春至秋一病幾
殆九月中遭先君子襄事委頓已極奄奄待盡
至十月末始漸平復今仗大庇已還故吾矣承
諭病根在于詩文敢不佩服良箴但弟之病寔

由少年譚無忌憚學問縱酒迷花所致年來血
氣漸衰有觸卽發兼之屢遭失意中外多忤心
之境知已骨肉一朝永別以此成一鬱病不盡
由詩文也弟自巳酉庚戌以後作詩不過數百
首亦不爲多游歷之暇時復借之以描寫煙雲
抒已胷臆豈真爲千秋名哉然此後亦欲想念
清泰令其相續不絕雖不敢自謂焚棄筆硯亦
必不多作也弟此一病寔是我導師當困苦時落
湯螃蠏投火飛蛾之境親嘗之矣無病時奔逸

前境所謂虛閔凝定者何在一旦眼光落地手
忙脚亂自然之理蓋十二時中無論微細流注
卽五欲塵勞無明煩惱火遊戲諸根步步不離此
爲業鬼借宅捨身受身寧有善趣雖欲不恐怖
不可得也弟此迴真惺覺矣近日依寶方接衆
叢林隨衆喫飯作少許有爲功德調方上老病
盡心盡力以爲常生平所愛者山水今亦謝却
以費驅馳也惟有一日光陰卽辦一日資糧念
念如救頭燃窮通得失一切聽之混俗和光潛

脩密證亦何必獨立孤峰目視雲漢而後爲出
世丈夫也哉每夢與兄同在场屋今年其必捷
乎若得一第了却書債來共脩此等大事真非
常之幸也聞婚嫁事漸了亦快人北行寔在何
時新刻詩二卷附寄覽此集共十餘卷今尚在
校刻承兄見教弟已不多把筆然前此諸作尚
是敝屣遺簪不忍棄去不得已典衣市宅壽之
于梓襍著中頗有發千古所未發者六月中可
畢功當附便羽寄入京華也此外又有素史二

冊極可觀家居無友衲子則有寶方脩眞實行
居士則有王以明深譚名理頻頻聚首蘇雲浦
住居稍遠亦未得數見家舅龔靜亭亦下世矣
可憐可憐幸有遺孤書香不墜天寒草率不成
字幸諒

答雲浦

體中雖可仍未復原根株常在非十分保護不
得康泰也已借得二聖寺一僧舍安居小根小
器只好脩些淨業求生西方所謂把纜放船抱
橋洗澡如斯而已矣每日米一升蔬銀三分附
與接待堂常住念佛外作張口神鴉以此差無
事前云云總之不足論也

示祈年

凌森墨爲寶慶大守過此詢汝甚切云不惟文
而且行端謹渾厚蓋劉恒沙諸公所稱揚也
美名難得難得孟子所云不願文繡者汝有此
便是以三辰龍章錫我矣陶公二文附看令人
抄出仍完來換他作本朝古文詞至石簣先生

方入細看他板題活弄可以發機

寄許裕州倫所

桃葉渡頭龍舟飛舞酒後耳熱大罵粉骷髏狂
奴故態仁兄猶記憶否別後情事苦楚父兄繼
殞所不忍言久知五馬寄跡裕陽雙魚不寄則
二豎爲祟故也往來者俱云仁兄止飲裕州清
泉不肖私謂仁兄何所不足但令痲瘵之地借
以甦息則生平志願亦少遂矣時滿目風沙視
青溪七曲朱欄画閣光景得無少不暢否偶因

小价入都之便附一字奉候拙稿二冊伴緘

寄周儀曹野王

壬子歲曾得瑤函并柄頭詩甚佳時弟方徧覽
楚中山水未常里居後來家難大作二豎相尋
以方書爲六籍恃大散作和羨想仁兄亦略知
之未及報答一字非疎懶也仁兄哀然鳴躍知
已爲之彈冠舍此因人帖括理會經世出世事
業何幸如之弟困頓如昨然拂意中亦稍有所
規政自脩然八月中亦當入都不知仁兄何日

還朝也

答朱奉常上愚

梅花署中未盡所欲言暮春入郢當走叢篁館
領玄著也眼前朋友蕭瑟如此豈可復交臂而
失之此後來必圖良晤新刻二冊求教幸莫吝
郢削

寄楊文弱

不肖去歲抱痾者歷寒暑至殘冬始痊五岳之
興已闌幾欲作少文臥遊事矣從鼎州來者詢

近踪或云游或云止意者閉門讀書人不及知
也前見周伯孔詩序甚有逸趣家居無事窮延
閣西室之藏不惟有異才且有異福不肖老病
且至文思如斷綆枯井殊無微瀾病中檢舊作
大半遺失時已欲效寒灰白練以去而尤不能
忘過鴈之一唳不得已付之梓人已成三卷便
附尊覽餘刻成當嗣致身非繡虎而望德祖之
定其文何可得也望終有以教之花源同遊詩
見集中不復贅寫

寄王勁之

久不獲珠玉念甚念甚第去歲一病幾危至今
歲始大痊病中檢舊日詩文大半遺失今不得
已壽之于梓雖不敢比于三不朽事然亦不能
忘情于過鴈之一唳也今將已刻者四卷寄覽
至秋場時當卒業矣第當來鄂渚必得聚首兄
幸勿他往也聞兄方刻本朝人詩不知已有緒
否近日刻書者多用而情濫入便是惡道存一
代不刊之籍須公須嚴入鄂時更當商之

寄寒灰

久不領大教懷想殊深吳中人還知閉關習靜
昔首山精嚴不出山者二十年汾陽足不踰關
者三十年古人見理之後其自守如此想師近
日行徑正相似耳生去歲一病幾至不起覺生
死去來之際了無得力處總之生平縱放業習
踐履都不純熟宜其手忙脚亂作不得主也近
日方有幾分畏生死心但求友甚難安得如師
者相朝夕哉洪覺範稱永明壽之說法如禹之

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
左丘明太史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好事一百
八件晝夜念佛十萬聲所悟如彼所行如此則
前輩之榜樣亦可見矣師以爲何如雲浦公迎
師意甚切不知肯西上否便中幸寄一字

答秦中羅解元

先兄逝後弟無生人之樂疾病相仍幾于不起
至今春始平復侄子彭年頗能世其父業箕裘
自可不墜惟此一事差慰人耳癸丑之歲弟以

獨中不與計偕惟延佇吾兄高第消息以爲故
人光寵不意驚人之鳴又遲歲月目下以讀禮
居山中我輩蹭蹬大約相似真可嘆也弟已如
孤鴈天末哀雲唳雨且老矣病矣一生心血半
爲舉子業耗盡已得痼疾如百戰老將滿身箭
瘢刀痕遇風雨輒益其痛幸少而聞道近日深
加探討覺此中水泮籀隕處不少詩文之道時
復把筆如郭仲恕天外遠山澹澹數峰聊以自
適而已每欲作時義輒目暗頭眩母乃與此道

相去日遠有鬼物尼之使不得不丘壑耶讀佳
詩力能扛鼎第何敢妄加評定但願熟看六朝
初盛中唐詩要令雲煙花鳥燦爛牙頰乃爲妙
耳承遠使具弔唁情文兼至悲嘆亡兄不覺失
聲近刻詩文未成先以數冊奉覽不一

珂雪叢前集卷之二十三終

珂雪堂前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書牘

答李夢白布政

衡湘先生傳曾有便羽抄寄不知到否弟刻近
藁凡二十餘卷今已近半此傳亦在刻中矣澹
居過荆傳尊兄一字渠自尊兄處來留連蘇雲
浦處卽馳驛飛奔吳開府幕下矣未到公安也

弟近體中已安善閉門讀書眼見世上學道者
專一說謊殊不如田父野老之近情也仁兄以
爲然否近刻四卷寄覽後成者當嗣致之

答須水部

仁兄此番關政寬大簡易所捐以予商民者多
矣行裝蕭然弟所深知故刻敝集弟口不言及
者不欲以此累清郎也乃今分遺過厚令弟心
大不安矣作得送行一律聊以紀別當書扇頭
今先錄呈數日內間有俚言弇求教尚容詣別
弇謝吳老公祖齒及何袞如之

寄李當陽

玉泉住庵僧來得聞老父母齒芬見及么麼袁
生荷蒙世外賞識何袞如之舊愛玉泉之勝治
一蘭若將效陶弘景華陽洞天故事而抱痾一
載遂與堆藍睽隔慈臺竹箭才名煙雲氣骨雖
函牛之鼎不當以烹鷄鶩而藏出世于治世亦
孰非修行徑路耶時方送兒輩考校稍閒卽走
山中快譚十日以罄積衷也度門老僧乘戒兼

修年已七十餘與愚兄弟爲法門至契今得在部下萬望推不肖之愛大盼矐之則感入骨矣拙藁二冊求教尚有新刻未完統容嗣致臨楮無任惓惓

寄雲浦

居公安親戚輩爭訟數數來訴故逃之天皇寺中頗覺閒適遊冶熟習近來已大生稍覺有幾分道力爲可喜耳若得至龍湖聆大教與死心老同聚首數月得此大薰習或更不同也

答度門

卽欲走玉泉而雲浦相約一會生且欲久住玉泉作消夏計大約五月二十間便得登栳鏡樓矣雲浦意思甚好生意欲以檀資治田接十方人俟相見再商之

答夏道甫

來詩清新雄豁甚爲兄喜故知兄大有才情特懶于拈筆耳只如此作去不輟且熟看唐詩以充之便可名世矣高常侍五十始學詩卒爲詩

人之冠今兄方四十六也况舊已學特不專耳肯不倦則五十時便有集可流布矣兄之才豈下某子甲等哉一事無成兩鬢斑丈夫之所耻也知兄相信故言之切切

答王天根

龍灣回卽走玉泉值風雨大作幾同叩頭搏頰之坂苦莫可喻方至度門烘衣洗泥而上价遠至此求孫太史壽文弟兩年來以苦思得血疾誓不作應酬文今集中俱遊記耳更無一首應

酬文也孫太史壽文須用大手筆弟亦不肯率爾呈醜且既有此意兄在郡中何不言之十日一水五日一山始略有致也遠使來實不安但算記構思成章須四五日之力恐復發前病是以壽人而成不壽也一笑

答沈水部

檣戟泛舟江上時偶過僧舍飯伊蒲來使相左及至則江干暮矣少伯玄真生何敢效顰但不着夷光樵青差有道人風味似較勝之耳近來

入水不濡入火不燒卽奉常公亦未能信之也
笑笑屢分清俸實所不安卽欲躬謝知肘柳作
崇恐煩起居故中止耳然心鏤甚矣口占二絕
書龕扇上求教幸筦存之

與段幻然

久不晤言懷想殊切伏惟道履日益康泰忻懌
忻懌弟輩學問無他病痛不過是貪世樂之心
放不下受不得苦總輸兄一耐字耳若毛道所
云酒肉不礙菩提淫嗔無妨波若者弟深憎之

惡之惟恐其與此等意見人相親近也拙刻一
部知道人留雙眼爲貝葉資何暇入目然其中
亦有激揚波若者謹附來求教幸存之不一

答蔡觀察元履

中道自抱病後卽走柴紫山中借冷雲以消煩
火遂未得樞衣戟下少謝恩紀忽枉手翰兼之
盛貺蒙國士之知存素交之誼感入五內非言
可宜及取爨語讀之如入五都之市遊萬花之
谷彩溢光騰目眩心悸自非具雕龍繡虎之才

窮西室延閣之秘安能筆底役萬卷書行間生
五色雲若斯之巨麗也年未五十而三不朽事
業已具遠比公孫僑近方杜征南不啻超乘過
之而先生厚自挹損欲附於麓有藻澤之高中
侍此自若谷之語非定論矣不肖麓知慕古而
盛年蹉跎大半爲舉子業耗却精神近歲始發
窮達有命十年讀書之嘆而年已迫望五去秋
奄奄伏枕惟恐一旦溘先朝露則過鴈一唳竟
從湮滅不得已取而付之於梓大都輸寫之致

有餘鍛鍊之功不足都無言外之意而姑吐其
意中之所欲言庶幾千秋而後知有袁生而已
矣不肖謬謂垂世之業亦必置其身于世間毀
譽稱譏之外而後一段精光不可磨滅而有意
於不朽者其勢且速之朽故往往衝口信筆不
復刪汰以爲果出雅士之口卽俗亦雅也果出
俗士之口卽雅亦俗也姑昧而存焉聽後之人
愛我者留不愛我者去以付諸虛心平氣之定
論焉而豈逐逐于今日之觀場逐塊者哉每以

語人人未能喻自非先生洪流之量若大海之控八河又安所縱不肖之狂言也篇首數字之袞直以鈴閣餘暇一付之怒猊渴驥足了吾事矣舌理七重引領望之不肖少而聞道周旋于李溫陵陶會稽諸君子間稍有所契而慎軒先生針芥投合尤以第一理相期二十餘年以來屢豁屢疑至今智不入微道難勝習將欲捐此餘生合併精神歸之一路直到纖疑不留之地庶冥冥中無負良友卽功業文章等之夢幻泡

影俱有龍勝利刀切泥之戒矣况其他乎顧哲人旣萎霧露之益宵如安得日侍先生函丈得聆提誨使卒有所就也至于舉業文字久已棄擲更不知作何語每拈一題甫伸紙頭已涔涔作楚覺狂花病葉紛紛從眼中出又自抱恙以來一入塵緣則神思燔熾惟看山聽泉百骸皆健宿纏若脫恐此生與圭組無分已於柴紫山中建一蘭若後枕藍堆門臨雪瀑將有終焉之志而先生猶以入宮西子爲期不知夷光今已

素服道裝在范少伯舟中矣慎軒先生往來尺牘極多但每至輒爲好事者攘去今遍覓之親識中尚得十餘首併詩數首抄呈札中皆生死交情之語讀之不覺淚數行下檢笥中得書唐一絕妙得龍爪遺法今以奉往表海先生遷去羊叔子行矣柰鄒湛何外拙刻一部求教良晤何期言之惘惘使旋肅謝不一

寄黃慎軒長公

令尊大人之于不肖朋友也而實兄弟也其相知相信相憐相愛又豈世間兄弟之所敢望耶自西陵分手淚下如雨十餘年間圖一合併而不可得乃今遂千秋耶不肖薄命頻遭家難父兄相繼而亡比聞尊大人訃音正在衰絰之中去年方襄家嚴大事兼之憂鬱之極疾病相仍其不從尊大人于地下者幾希耳至今年始大痊可訊問之私闕然已久不肖實負心人也時已于當陽玉泉寺治一室祠兩兄拜尊大人其中高山流水聊以懌仰止之私不肖亦老矣當

畢此生安住泉石間奉二三過去兄弟香火夢寐神交足吾願矣聞訃之後得詩十首以當哭久無便羽今書奉寄幸讀而焚之兄生計若何有幾位令嗣甚欲聞之尊大人集已刻出否如已刻幸寄一本如未刻或以原稿付生二三月內即可卒業矣因禪人之便附字奉候言與淚俱不一

賀蘇憲副

代

恭惟臺下道兼修悟學貫天人至德旁綜若玄

元之備四氣靈源普攝似大海之控八河從虛玄以抒經綸自鈔湛而恢作用豈特吐珠霏玉作慧業文人實能植朽噓枯號愷梯君子有明有膽至方至圓自登車攬轡以來見請劔埋輪之節王翁孺出使全活者萬餘人張文紀登朝條陳者十五事澤同河潤操比恒高當激揚之政方新而枕漱之興偶動置鐵冠而暫曳蕙帶舍鷺羽而特赴鷗盟樂在煙波迹絕城市鑿開魚鳥忘情之地捲盡江湖極目之天雪舫煙帆

筆牀茶竈桃花竹葉之偈銀鈎鐵畫之書墨妙
則驚鴻遊龍禪鋒而吞牛陷虎伊蒲送日貝葉
銷時嗅三千灌頂之香聽十二池心之漏與世
泊若殆將終焉而屬者朝思碩人世急賢者白
波湖上忽來鵠頭之章流水聲中乍傳虎爪之
板五長佐夏十聯綏周正人在朝廷則朝廷重
君子居郡國則郡國安當此紛紜多議之時正
賴實心任事之匠功名富貴雖過眼之煙雲而
凋瘵沾危實切身之膚髮屈伸在世龍蠖何心

漢室思賢未許留侯祠黃石晉庭需德願留謝
公答蒼生以入塵爲出塵借功業佐道業高翔
遠舉猶辟支枯寂之風而興慈運悲實大士弘
通之度必有偏吉之事行乃圓曼殊之理知以
移星換斗機鋒作旋乾轉坤事業此非一人之
榮而實世道之幸也某辱在甄陶備於藥物無
梅花之賦可異大人以吹噓而有葵藿之心仰
祈世運之亨泰中懷雀舞外切魚欣徒以匏係
轅中未得衣摠戟下特遣一介少申賀私某無

任踴躍歡忙之至

答韓求仲

夏長卿來得手教恍如面覲弟五載再入都門
舊友無一在者追思仁兄與受之函伯同聚首
極樂寺時光景便如昨夢矣弟體中已健但文
機甚稿恐無得雋之理明年必乞一廣文若在
吳越間則會仁兄之期近矣如此世界陸沉下
僚以官爲隱亦何不可我輩只要有壽不經世
則垂世出世儘有生活也揭曉前二日便中附
候心緒如麻統容嗣致

答陶孝若

相別久矣前者過門不入意見兄之忘弟也今讀
來札尚未忘弟也弟伏枕一年有餘近日始調
暢慾以半年計酒以一勺計弟自謂世念漸灰
可以入道也而兄喃喃滿紙豈猶以昔我相視
耶豈謬意其必如是而勉爲戒敕耶弟之事障
未除誠不足道而學道者必欲盡除事障而後
可則兄何不直入深山而猶然冠進賢圖升斗

耶猶然不捨周妻何肉耶若猶然不捨周妻何
肉則皆未具戒也皆未具戒則但當苦叅密究
而不必拘拘求之形迹間矣千里相訊兄作此
語可謂真切想此時必棄官絕妻子入山林矣
必薙去鬚髮作老頭陀矣一佛去世大可喜也
弟拭目俟之矣

與愚菴

叨得一第聊了世法所恨慎軒先生及兩兄皆
不及見耳世外之契上有吾師得在京華常領
玄唱何幸如之珍品種種不敢過却稍暇當通
蘭若千萬不必至寓吾輩豈以苛禮相煩耶幸
照

答丘長孺

第六年困苦百念俱灰今者幸得一第雖卑卑
無奇足了書債矣今年定然考館若得濫竽詞
林差可藏拙但世道急於避嫌緩於得才亦未
可必耳若不得此或有中行之望可免於縣卽
與癩拙之人相應也自到京華聞仁兄久滯遼

陽心甚念之與西卿相見卽商確兄雖不言及然弟輩自當爲之計昨會蕭大茹云要推都司事須少緩之以前面有人也西卿亦云近日議論密于牛毛稍越次忽致人言則彼此不便不若京營參戎爲不爭之地以爲後圖不亦可乎此說亦甚是一詩一調妙甚令人思吳越舟中枕藉光景也度遼集極有奇趣但其中稍有三率易語須少汰乃可入梓然亦無多也弟意欲于兄數十年全集內選其精緊奇古稍示人以難而不示人以易者刻爲二冊以行于世至妙至妙兄卽不好名然弟惟恐兄名之不美也大嫂處弟薄有所資此復若官京師當續致赤米之俸耳承寄俸及參塞官何如此謝謝

寄王以明居士

一別又半年矣追思不肖抱病園中與先生對牀共語忽忽如夢中事也卑卑一第聊了書債若不與館選之列則八月中可抵家矣又得領先生塵譚也京師人可與論學者甚少此事不

搗弄着恐日就墮落柰何

與四弟五弟

卑卑一第聊了書債若不與館選七月中即可回矣中秋之夜可醉呂僊臺也我望五之年得此一第已足結局意在閑適不樂仕進便欲從此挂冠遍遊天下山水何往不樂歌兒尚不可輟教湖山之間亦不可無此粧點也我久住在外甚得寡欲之效精神日以強固百凡仗惟修料理頗有心力人便草草寄字不一作此字正

誇官之日也

答陶不退

先儒云舉業是人生一厄過了此關正好理會性命弟之卑卑一第誠不足喜喜過此關可以專精此一事耳但京師近日無開口處止一李夢白又往山東矣弟若不得館卽南歸當一晤尊兄而去數十年奔波且往蓋紫堆藍少住許時稍得安閑快活俟明秋八月來候選耳舍妹夫龔生有書來極感尊兄致書當事爲之護持

從此外侮不生可以高枕而臥矣先舅卽在九
原感且次骨所云直譚揚僧齡取去發刻早晚
刻成當寄一帙如不刻俟少暇令人取原本抄
來奉覽蓋此書亦無佳處總似嚼飯與人也人
旋草率奉寄不盡欲吐

答王天根

宿好復得世講真可忻慰年來與天根泛舟看
花亦覺有少致今名網絆人求如往者之快活
恐不可得矣弟竟以一表見收學古未必無益
天根勉之老當益壯况未老乎若不與館選之
列第一騎卽還里中又得縱譚也晤袁中先生
幸爲致聲

寄度門

不肖倖得一第矣護法堂桂花先開可謂靈異
矣字之曰靈桂而堂曰靈桂可也雖兩試皆不
高而書債已了世局可結想吾師亦爲之忻喜
耳若不與館選之列則秋來必歸與吾師看山
聽泉之期近矣令孫甚康泰第後甚得其力轉

覺此番借來之有益也不肖無心用世有意還
山此後欲于玉泉大作功德山中樹木囑長老
看守為望方觀政不及遍寄書

答蘇雲浦

吳使來得手教并賜之寶帶謝謝弟應選推知
力不能任也惟有改教最穩便相宜已定計矣
目下閣中雖上館選之疏尚未得旨雖往應之
未可必得也若不可得則秋中且尚歸三湖雪
濤中又有袁生之跡矣酷暑中想尊兄維舟柳

下清風徐來荷香撲鼻便是三禪天樂羨之羨
之人便草草尚容嗣致

答周侍御

當今塞上事體糾纏如不櫛之髮蕭條若無米
之炊此事勢極難之時正有需于實心任事之
人也惟台臺具用世之偉才得應變之妙用昔
王翁孺出使全活者萬餘人張文紀登朝條陳
者十五事方之台臺千古一揆鎖鑰無虞烟氛
永淨紓朝廷北顧之憂貽上谷安堵之福台臺

真社稷臣也不肖卑卑一第聊了書負尚未具
一函奉候戟下而溫語盛貺儼然下臨何以當
之使旋草附不盡欲吐

答錢受之

弟大對名次最後當爲縣令縣令于弟不宜幸
有館選一途可以藏拙然秘書有限非不競之
地恐亦未可必得也打疊乞假南歸徘徊山水
間半年至明歲秋初來選乞兩京一教職青氈
我家舊物尤與懶拙之人相宜大端我輩畢竟

是一肚不合時宜弟入廛數月已悉知之矣况
世道日下好以議論相磨戛卽不能效鳥飛魚
沉爲長往之計而庶幾處非仕非隱間聊以藏
身而玩世四五年間得列郎署便脫身歸矣館
職亦自好只是借債太多恐身子不得脫然受
之勸弟俯就之就之而得固欣然就之而失亦
可喜也聞道體日益康泰忻慰弟前歲一
病幾殆故取近作壽之于梓名爲珂雪叢集蓋
弟有竺名珂雪取觀經觀如來白毫相如珂雪

意也近轉覺其冗濫不欲流通正思取一生詩文之精警者合爲一集時方令人抄寫完後當寄一帙受之爲我序而傳之可也日記係另一書目下亦未可出耳詩文之道昔之論氣格者近于套今之論性情者近于俚想受之悟此久矣古人云舉業是人生一厄過了此關正好理會性命如弟二十年學道只落得口滑畢竟得力處尚少以此深自悔恨欲于此後打疊精神歸併一路期到古人大休大歇之地乃已年迫望五卽世間受享寧有幾時趁此時了却免至出沒生死海中真大快也但此事須友朋夾持安得與受之數數合併互相策厲耶漢卿兄未半月卽南還矣行忙未能爲之地奈何奈何因其還草率寄報不盡欲言

答李開府夢白

檠戟一臨齊魯而甘霖立澍翁兄真福人也前生不知作多少如意業乃能爾耶考館尚無定期久候邸中苦甚再一月槁矣真不若由廣文

而國學浮沉郎署間半仕半隱十年間取黃蓋
金章卽還故隱去也若翁兄所云乃祝也非詛
也弟不得館卽乞假南歸當以今冬了匡山之
願明京入京謁選如濟南可得真是快事以開
府上賓來師魯諸生日飲大明湖上豈不暢哉
政恐不可得耳長孺久無耗眷屬寓此苦甚

答李百藥

尊大人一至齊魯而甘霖立澍非前生大脩行
安得有此福緣也某刺甚莽莽大率近代人作

事只圖外面好看不顧中間諸訛往往如此入
齊錄平平寫去便有無限烟波楚中又添一不
朽人矣可畏也可喜也李園大會詩寄覽聊見
一時聚集之勝耳唐抑之貧病如昨何以振之
草草奉復不盡欲言

答馬遠之

別兄丈後不多見快人聆快語殊爲快快珂雪
集殊不愜意而仁兄若有會者豈亦痴好耶近
以生平著作選成數十卷都爲一集時抄錄已

成帙秋後可附梓人又得請教也居此半載爲
寫冊書扇者黝之不置鎮日爲人忙思還故山
有如饑渴中秘之選第亦何敢逃之但秘書之
與朝請有競不競之分恐不必得耳如不得當
取道平原一晤兄丈并會開府公借其力一了
泰山之緣未可知也居衙舍想著作日富何時
得盡讀耶尊公救荒之政冠東侯不久入金臺
矣忻慰

寄吳觀我太史

癸丑歲曾有一字附敝鄉周二尹人來奉謝厚
唁不知已徹覽否生雖與先生未及面晤而神
交已久近讀諸刺知先生乘理洞徹直接龍溪
近溪之脈不勝忻慰先伯脩中郎具正知見而
汰鍊之功未到無生之力尚柔天假之壽方駸
駸其未有涯如先生者屏居山中一意此事知
既入微道能勝習人不可以無年信哉信哉生
已了却舉業之厄正好畱心性命而孤掌難鳴
悼漢無笏安得與先生合併一處淨盡餘疑也

得附令婿年丈籍末稍悉先生起居寄一字奉
候有便幸垂法語以鞭策鈍蒙草率不一惟原
亮

答段二室憲副

自去郢後遂不得祇領話言已酉之秋先
兄中郎自秦中歸備知台臺清况令人懷想不
意庚戌秋中郎竟以微恙至于不起踰年老父
以哭子過痛相繼去世不肖當此苦境外支門
戶內撫孤孀中間患難侮辱所不忍言憂傷之

餘疾病繼之幾無生理至去歲始獲痊可逐隊
入都叨附賢書正欲覓一便羽奉候台端而溫
語盛貺儼然臨之台臺用情何其肫至也讀來
教方知六載山中頻遭患難五濁世間不如意
事甚多全仗無生知見之力一一消之于霹靂
火中現清冷雲台臺悟理已深真不堪洪爐一
點雪耳自入京華無一故人過蒲桃社幾欲雪
涕真不啻如華表鶴來也欲不灰心其可得耶
寄吳表海觀察

台臺駐節荆郢時郡人沐恩最深若不肖當家
門凋落後而台臺扶翼之者不遺餘力且以薄
技得蒙賞識枯木朽株一經品題不覺蒸出芝
菌翻爲世瑞台臺之功德于寒家父子兄弟者
恩多 摩天不可涯涘矣計偕道出邯鄲欲一見
顏色而以玄英見迫匆匆入都及得附賢書之
末亦不獲致一字報謝歎如之何比聞台臺已
入秦中間俗之暇結撰已多當與子美秦中謝
作竝驅何時一披覽也

寄度門

世局初完得還梓里差足慰喜想道顏亦忻然
也懷想之甚卽欲一見但歸家尚有半月應酬
冬月杪卽當入山决不勞道駕遠出耳令孫田
事亦有次第總在面時了之令孫忠實而靈慧
札件一載纖毫無過且有大有益故知度門兒孫
未落莫也草率不次惟台亮

寄受之

老選事竟成不了之局弟亦束裝歸矣卽肯下

亦不能待也我輩了却頭巾債便爲至足豈可得隴望蜀如世間人哉王無功之六合丞邴曼容之六百石弟之師也明年秋乞兩都一校官不可得則新安吳興有佳山水處可得一也弟已滿老矣病矣攬鏡白鬚不可勝摘又右臂常痛夜睡不安二十餘年哀魂悸魄思歸山中少息恨吾受之相隔數千里外不得共晤言消永日耳退藏是大便宜處想亦見及此也因起田歸草寄字不盡欲吐

寄君御

周山人來得入晉佳什及程大叅來又得手教正憫饑渴館選一事竟成不了之局候考者各一散去弟已東裝南歸在此月之廿一二間總職自有定數非人所能爲庚辰諸公安在而巍然爲魯靈光者惟翁兄一人而已固不以假易此也分藩無事正好揮灑瀝編若成自是大地間一種必不可無之書弟何幸快睹之弟已決意冷氊所居旣閑亦欲有所撰述明年將

從水道入都晤期未卜不勝惘然

寄仲暘

弟已東裝南歸明年將由水道入京一至西湖
七景覽眺數時不知此時兄在何處可得一晤
一片冷氈定矣非北卽南或可得京兆也
廬阜之居定否若已定則聚首之期只在二三
月矣舉業文字間一拈弄無妨學道古廟香爐
光景勢未必能何如畢力此番天下事大未可
知望之望之因令叔祖之便附字奉訊不盡欲

吐

餞茅老師請啓

恭惟道配清寧才兼文武澡心比于白雪遵道
擬之朱繩花滿河陽雨潤南國名旣顯于威鳳
功尤見于睢鳩野無滯才邊有良將恒屬情伸
法不毀方爲圓世路一任風波寸衷可質天日
未同顧弘璋之達國體非若江智深之厭下僚
偶思薜蘿乍離鷓鴣安石望重豈宜久居山中
君實意恬未免暫歸洛下生等叨列函丈深荷

甄陶方受朱藍之功遽違霧露之潤徒念法乳
莫附仙舟梧雨楓霜望行軒以惆悵醴尊蔬實
借祖道以徘徊伏惟俯念蟻忱爲之少停鶴蓋
主等不勝瞻仰企望之至

寄不遑

弟歸矣過晉州晤舍親李素心備道相念至意
且述尊札中無忘魏晉故人之語不勝感切二
十年間法門兄弟或逝或隱惟老兄與弟在耳
明年又當作令不知晤期何時何惜數舍之勞

不一傾瀉乎故遣小价前來奉聞弟當從邯鄲
入得役騎接之半途尤爲便也相見在邇不多
及

與梅長公

看、世間自有一種世外之骨畢竟與世間應
酬不來弟纔入仕途已覺不堪矣榮途無涯年
壽有限弟自謂了却頭巾債足矣足矣升沉總
不問也年兄年僅四十卽具解組之疏乃知王
微陶潛去人不遠弟若不與館選之列則八月

外可還里中晴川大別之間與年兄期一良晤
至期當以字相聞也王大可又以制歸一進賢
志未易上頭如此豈非命哉衡湘先生長公想
人字日益奇矣念之念之

與黃取吾

每會田瑞陽年兄卽道尊兄近况知山中清素
之道業已成爲可喜也梁朝五侯七貴如沙如
塵惟陶弘景生前受享松風去後受職仙監相
去寧止九牛毛哉弟卑卑一第望五乃得之自

謂了却頭巾債足矣足矣升沉總不問也若不
與館選之列則八月中可還里中當游于晴川
大別之間不知可得一良晤否貴門生周野王
往頻相晤自言爲仁兄覓丹砂爲藥物資不意
一病遂逝矣都門友朋本自寥落復失此人可
嘆可嘆

與無念

陳無異來得手教知道體安善爲慰不肖得一
第羞了書債然舊時相知相愛之兄弟友朋無

一存者觸目頗增淒涼秋間若不與秘書之選
則乞差南歸不知晴川大別之間可得一良晤
否王大可回草率寄候不盡欲吐

答蹇素業門人

世 諍論無非宿業附之一忍足以了之以道
眼諦觀不直一咲兄丈解此久矣何足挂胃次
乎惟是努力取一第以慰太保公在天之靈是
所望也佳作趣致勃勃太保公有子矣卽欲草
一序以揚盛美值上价行速姑俟後寄承示有

入都讀書之意都門如海是非不到耳根清淨
視故鄉爲恩怨之藪日與塵緣相磨戛者相去
遠矣以兄丈之才一日千里住此數年一第安
足論乎曾與令親喻年丈商之渠亦以爲得策
想心有字勸駕也

寄戴巴縣忠甫

不肖弟往歲蒙蹇太保理菴先生特達之知百
出常情且以季子宗呂見託欲生始終陶鑄使
有所成以繼箕裘不意蹇公卽世生亦濩落楚

蜀相遠莫踐前諾比聞宗呂頗能自立克紹家
聲私爲之喜但蘭芽初茁尚借護持鳳羽未成
猶慮侵侮今得在尊兄宇下是天贊也萬惟推
弟之愛大加扶植怙冒使得一心脩業以繼書
業不惟此子恩荷摩天而生亦可藉予以報
理菴于地下矣特愛瑣瑣實出不得已之至情
伏惟原亮不一

寄石洋

去歲聞仙踪欲久住匡廬前得書始知家居且

喜道寢清泰喜懌喜懌家中雖塵緣未易擺落
然種花習靜閉門卽是深山亦自快人况有佳
兒可教尤是人生樂事弟世局粗完候考秘書
尚未得旨若不得九月卽南歸矣明春將取道
漢上遊匡廬九華從山東入都兄幸于桃花開
時待我或同一遊匡山亦妙至期當相聞也弟
選應作令今當改教年已望五浮沉郎署間以
老足矣無顯貴人之想也非仕非隱之間可以
閑却意根究性命事便爲大樂弟于杯勺粉黛

已無緣矣非心能了之力不能也自不敢作少年調度仁兄知之者爲我關心耳前餉茶已領訖殊卷二冊奉覽并呈令郎草率不盡欲言容嗣致

又

屢有字奉侯俱已浮沉不但楚役也弟粗了世局聊獲一枝之安升沉總不必論明春意欲由南而北不知可得一晤否也吾輩名利五慾種子原成俱生惑業卽已亦不自覺但借法水時

時灌溉差爲戒擔耳弟比來體中甚康太如色慾事非人能斷實天使之不得不斷也何也力不能也百事減盡惟不能忘情于聲歌留此以娛餘生或秀媚精進中所不礙耳仁兄以爲何如

寄脩齡

公安二聖寺羅漢的是宋人筆但未定其爲龍眠也惟所書金字經實是俗筆何必高眼然後辨其非子昂耶羅漢曾携至吳越鑒賞者無異

詞恐仁兄匆匆中未細觀也姑候再閱應有定論耳苗部事體相如諭蜀裴公入蔡自有妙用非書生輩所能知也弟十月假還晤文弱于禹州相邀作嵩少之游弟以歸思切未果不知文弱竟游否弟復以月初束裝入都門矣畢竟乞一片冷氈爲妄想仁兄亦以爲然也長孺久不得其消耗不知作何狀

答趙茂才

過丹陽得會尊公甚奇又得見兩兄益更奇也

兩兄天才秀逸兼之家學故下筆自然不同蓋文字有從古文中出者有從時文中出者從時文中出者慧人才士自不屑爲惟從古文出者異才博學無不妙綜而旁溢爲時文其中仍多古法但恐于肉眼不甚合耳去歲春場于時文中存古法者不過數人而已其餘率皆飢餓時文語也作者難知者更難此在兩兄酌之耳柄頭佳作具見風雅佳文寮草一序總是匆匆束裝中語也

瑤華集 卷之二十四
答吳表海憲副

旌旄去郢時曾于話間授以了一制科之訣生
奉行之果驗矣則此之一第俱從台臺語言中
出也自念了却頭巾債足矣升沉都無足問近
且入都乞一片冷氊浮沉郎署間庶以其餘力
竟文字緣此素志也不知台臺亦以爲然否去
冬往大明過貴邑署中霜月照人不勝相憶作
得口號二首近已入刻今寄請教鈎錘諸作較
郢中又進一格矣甚矣台臺之好學也僭草一

序須改正乃可入梓

與南陽宗侯伯和

過宛承至愛種種非筆楮所能盡道出潁橋晤
徐使君曾以令郎見托不知稍加意否政恐出
口入耳未免忘却也此後有字當再及之弟已
吹青氊矣宦游之踪當在江南不知何時得造
曲臺之下聽子夜之聲也因真若之便附字奉
謝不一

寄楊侍御

其遂蒙噓植仁兄真有心人也弟直以此人爲
近日學道真種子爲朋友者自當密爲之地亦
不必令其知耳學問一事弟輩所坐之病只是
不怕死若怕死則真參真悟真脩何愁不到懸
崖撒手田地惟不怕死故半上不落智不入微
道不勝習耳漆園吏自然外道也彼胃臆猜度
僥倖死或勝生其實生死根源何曾夢見卽古
之乘謔以當大怖者強力慧人非真透脫者也
古人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旣明如喪考妣不
知高明以爲何如數晤文若稍稍論及詩文未
到此也墨戲二種滑稽之雄快哉人旋草率不
旣欲言

寄蕭元恒侍御

居家中承年丈至愛種種非筆楮所能旣弟以
一月五日始抵都門六月初上一改教疏二十
餘日不下苦得 旨之難將返衲服就吏事矣
懶慢之性疎拙之才未知所稅駕也目下都門
久旱忽雨行取疏已久檢上想亦在早晚下耳

茲因、一价還草此奉謝

寄君御

弟歸至玉泉一月卽徙長安花源尋盟徒託夢想竟與仙船慳緣悵甚今歲燕中毒熱不減壽麻國弟遍體生痲手足腫毒無數每赴席拜客撲緣中思向來以鳧舟係深樹下任水風吹拂何可得也改教之疏已下部十月內便當跳入醋甕中矣踪跡多在新安或借此了黃山白岳之緣亦快事也仁兄望隆功著開府計日可待弟每向諸公稱說當今以文士而開將畧者惟君御先生此實語非諛詞稍需之數年後尚是黑頭公也使旋草率奉復不盡欲言

答杜總戎

台臺海內名將北地名士也么麼袁生何足當台臺一盼而折節下交若此豈不擇墜露微塵正所以成其高深耶英雄豪傑相期許自出格外必拘拘于世套何爲者豈已不能操契洽之權而必待天作之合也哉然古之人多有之不

五
意近之公矣細觀佳作自當首作者之林承
命作餐霞襍纂一序勉力成之暑甚肘柳作崇
秋風起後當一一如命完上遠承重貺謝謝偶
病泄瀉不及作套啓惟原宥萬萬外拙刺二種
求教

寄君御

情惟一真爲妙仁兄與弟有時而合若水乳
有時而畧有違忤者惟其真而已矣兩不設機
事于心故任其喜怒之互陳而未常少有緣飾

永散之璞爲繩白忘機之友惟仁兄與

近之昔先兄伯脩中郎與弟至相和洽

多議論偶有不同或盛氣相持不下雖似有競
心者然頃之卽蕭然冰釋矣君超在時與仁兄
時復有此光景蓋相愛之極遂至相忘相忘之
極不覺偶有相左此不可望于尋常兄弟而况
求之世俗交態中耶弟已乞糴當在新安此時
畧閱惟一大事尚未能洞然無疑于心無生知
甚微此中又無一人可互相策發者恐

無常。時做手脚不迭將奈之何俟仁兄開府
五六年後弟得追隨花源漁仙之間閱適之餘
共究竟此事真大快也扇頭一詩拙刻一冊求
教

寄李開府孟白

弟到京二月餘矣初至聞仁兄有齒病以爲尋
常小恙耳會陳典客始知大爲所苦弟恨不能
此病無大利害但不可過服石膏苦寒
于脾氣有損仁兄素善調養者早晚自
勿已改教一龜當在新安十月內出都
自至徐州上船此時候選閉門兀坐無
人可晤言消日者追思仁兄前年聚首之樂又
萬萬不可得矣大兄已到任所否方入西山草
率附一字候問餘不一

寄汪大司馬靜峯

庚戌楊前讀文一別屢易寒暑榮旋艤舟敝邑
小兒嗣伯脩兄者過蒙優渥之愛及無祿中郎
卽世。勞遠賜弔唁台臺之于愚兄弟可謂用

中道居家大半出游僻處柴紫諸山
中并不得以一字寄謝罪何可言台臺山中靜
久今爲蒼生一出實世道之福學問功業當與
王文成公先後輝映恨生等少時狂魔入心不
肯時時親近稍沾法乳當面蹉過真可惜也時
自揣難膺民社已改新安一授生平慕黃山白
占之勝將藉此游焉復有數年自遠函丈悵甚
當躬請求教恐煩起居特遣小价來申
楮無任企望之至

學之日久矣以爲難乎而當時兄弟三
人說法如雲如雨何其易也以爲易乎而至今
見境生情觸途成滯無生知見之力微而又微
何其難也夫道豈有難易哉根有利鈍耳如生
等知見之根若利而戒定之根甚鈍則真鈍根
也所以難也先生解行相應理事一如真可作
人天眼目矣何以教我外中郎行狀一冊寄上
台覽追思中郎自秦中歸來向生極口先生則

有母如中郎今中郎已矣所以揚扈逝
爵使不泯滅者非先生而誰敢乞鼓角餘闕爲
草一誌此時匆冗尚未敢望或半年後有便羽
寄之新安冠之中郎全集之前庶爲逝者開發
最後一段光明亦大快也望之

又

不肖自揣非本色道人也慧業文人入道或庶
故不能忘情于過鴈一聲欲有所編纂
世忍一行作吏都成廢閣不得已就此

冷地以成夙志若中郎實是用世之才豈惟不
肖不如卽伯脩亦不如也安敢望躡其後塵耶
誌銘久不成者政以中郎知己無如先生今不
敢望之目前當需之歲月耳願先生勿辭也夢
中一段因緣蘇雲浦曾道之實不敢作夢會幸
先生入之誌中亦足見道情相見不隔幽冥邑
中有周生蕃者未卒之前一月人冥見中郎以
是言檢校人間文字大約仍是陰仙類也樂天
未能出此境界豈乘惡戒緩固宜如是

旨下吏垣缺人無憑可以到任行期
未定懷想台臺教誨真如小兒之于慈母但
命下後尚有諸冗羈絆不敢定隔宿之約耳臨
楮無任企慕

柬王尚寶藥淵

秋來抱病遂不及頻頻晤言甫痊而選期至矣
匆匆人事無一刻暇未及面別悵然曷勝前承
大人序文此係大手筆當以途中細細
之新安去貴地尚近可專使奉寄也眉

公先生欲作一文稱壽猶未成篇先書一詩緝
上以志仰止幸寘之笈中草率不次惟原宥

寄李百藥

卽夢白先生子

過濟上與尊公快譚數日生平未有且彼此盡
出敗闕互相商証尤兩兄去後所未有也初出
都時冀得與兄晤對數日至德州聞兄回矣不
勝悵然場事已近專望兄取一第以了世局舉

文字與其奇也寧細心機稍有粗浮開口卽
不必高眼然後見也兄聰明絕世如良

五言集
萬莫惜八行祝祝
純匆匆行矣留一字奉訊新安極有便羽千
萬莫惜八行祝祝

寄李開府

學道之友亦多矣其盡翻巢穴不避已醜互相
商証者寧有幾人弟此番差長進矣生平所悟
原屬正知正見但既悟本體亦自有不離本體
之工夫陽明所云但致得良知則隨邪思妄念
之來直如靈砂一粒點鐵成金者非欺我也仁

兄悟理極親習氣又微但恐無人共相拈弄未
免曠廢耳仗庇已登泰山嶧山泰山以骨勝嶧
山巧極幻極自非借大力安能窮其勝哉已作
一字達汪靜老道丘長孺事煩郵使附去內有
寄京師諸友人書數封亦望發去也弟所至之
處小民感開府恩澤如人子之于慈母快哉快
哉

答畢直指東郊

上得奉光儀領提誨真令人神開意暢

且么麼袁生何緣荷明公之欽重豈崇丘不釋
壤滄海不遺流芥故耶中道少時有志著作
後聞華梵合一之學始孜孜從中叅求欲擲却
管城公矣習氣不除時有拈弄興之所至頴與
之俱故模寫山容水態者十居其九真支離枯
槁無當于世用者之言也而明公過爲獎借真
愧汗不能已已何者發抒有餘陶鍊不足幸而
進取之局粗完心意稍閒從此以往或有當耳
明公卓識異才筆奪造化前見湖上佳作已浸
浸逼青蓮而上之及捧讀瓊瑤極才人之變化
而不失先民之法律快哉快哉中道迂疎非經
世才偷安青氈幸承乏文學之邦不模不範實
有餘恫不鄙而教之遠使重貺恩施已過謹九
頭登受使旋草率鳴謝不一

又

中道捧讀西清佳稿真如蒸霞快雪至兵畧諸
作雖未寓目已知其爲經世有用文字乃明公
不置固陋欲生序之首簡生卽不文而承長者

之令又何敢辭但生所謂荒野小才也率然寄
筆若枯故捧讀來教終當有以奉命而未敢卽
下筆也譬如生生平慕岱宗矣未能以一言肖
岱宗也及至今登之周覽秦越之觀細窮海日
之變然後能爲一言以肖岱宗故明公之詩若
文亦必深入而細研之乃敢厝數語以傳其神
總之不敢久稽而亦未敢定時日也繪事小技
耳十日一水五日一山乃有少致而况于文乎
况于序明公之文乎此孰非清廟明堂之章而
可以草野俚易之詞弁其首也敬聞命矣游踪
稍定卽當草成以寄

寄李開府

此番晤對不覺有奇進處在輿中慶快終日自
非仁兄極力考擊不能得此境界也長清主人
劉丈一見爽甚乃知爲黃慎老舊執皆彼此相
二十餘年而不得見者送弟于峒山所問皆
切原來是屋裏人也至其事事之精詳妥當

會中酬謝不一

答呂弱石司理

佳濟上與得一聆教言不意旌旄至而弟行矣
夫名山名賢在邇悼一舍之勞而愒然不一往
與過名山而不一登涉者其俗有甚焉故弟睹
台臺之約而決于一至也但歲已暮矣長途倦
翩思于江南暫覓一枝之安但得一見芝宇少
聆玄著足矣恐不能作竟日之留也方從岱宗
歸匆匆遊山來有所作輿中閱時當有俚語耳

晤時携就政也盛貺何以當之謝謝使旋草復
統容面布

寄王季木

都門獲奉教益匆匆別去不勝懷想伏庇出都
後雖屬深冬了無寒氣遂得從容道上看趵突
之飛泉玩靈巖之秀色登東嶽以觀海日拜孔
林攬嶧穴匝月餘始至河干客裝雖貧烟雲甚
富新詩如決河放溜雖不中宮商亦一時雄快
祇不得一一繕寫求教也承命作佳詩序他人

之詩序猶可輕作序季木之詩豈是易事每下
筆輒中止愈求佳愈不得佳以此尚未脫草當
于新安了之也人便寄候不盡欲言

寄汪靜峰大司馬

往都門過承明公注存匆匆出都未由晤對稍
沾法乳甚歎于懷過濟上晤李開府夢白聚譚
數日彼此盡納敗闕商量甚覺友朋之益夢白
則深尤生以不一見明公爲憾以當今于此道
乘戒俱急者實不多人如我輩解悟雖正無生

氣力微薄自宜親近勝已之友也伏庇出都後
雖屬深冬了無寒氣遂得從容道上看駒突之
飛泉玩靈巖之秀色登東嶽以觀海日拜孔林
攬嶧穴匝月餘始至河干客裝雖貧烟雲甚富
興致偶到間有揮灑如決河放溜雖不中宮商
亦一時雄快恨不得一一繕寫求教也丘長孺
今之辛稼軒也今一官遼左頗有生入玉門關
之感明公能無意乎或調之麾下近地不惟使
此子得就鑪錘而清言雅致作諸葛武侯之劉

玉皇聖母集 卷之二十一
羊叔子之鄒湛亦甚不惡惟明公念之日月
稍遲此子老將至矣冒昧陳乞總朋友情重不
容已惟原亮不一

寄吳揚州

過維揚承仁臺雅愛當諸冗蠅集特蒙枉顧且
辱大貺感甚感甚以急走新安未及請別此中
殊歎然也前話間養生之理仁臺已得其奧妙
恨生粗率未得請教欲覓導師又苦間隔不知
何時更一促膝領玄旨也愚兄弟少與聞禪家

悟性之旨而不留心養生之術至今睹瓶雀之
難遮始覺延年益壽不爲無方從茲當性命雙
脩但明師難遇耳仁臺旣得玄門秘密應世皆
其餘事鄰候留候卽其榜樣使生得爲方外弟
子何幸如之新安極有便羽惟不惜指迷臨楮
無任馳遡

寄陳解元

庚戌場中一別後各星散不及晤言至今爲歎
前年計偕處處覓台兄踪跡絕不可得甚矣會

台之難也弟無心民社自乞一壘意欲寄跡吳
越之間庶幾沾霧露之潤不意僻在新安幸廣
文之遷槐市其期不遠則弟之入都正台兄走
馬看花時也文章原有定價遇合雖有淹遠必
無不售之理願台兄自信一取大物如波浪舡
得風一日千里視蚱蜢小舫淹淹水涯者相去
甚遠後發先至所可必者弟日拭目望之茲因
友人金仲粟之便附一字奉候并致拙刺數種
請教仲粟于台兄爲舊知故弟敢附數字其意
欲舍維揚而卜居嘉禾以此中有素心人也草
率不莊風便幸示好音

答夏濮山

草草相晤甚快平生舟中細玩佳作不爲法度
所縛不爲才情所使大轉在王孟之間真盛唐
之音也今之作者不法唐人而別求新奇原屬
野狐每執筆輒有此意不虞慈台先我著鞭也
生則唐宋調襍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幸得
歸慈臺沾霧露之潤何幸如之承遠使見迎

儀揚許時已到蕪湖小价賚憑者
久到矣擇本月念一日之吉赴任若無憑雖
詹丈已去猶不可至有憑卽詹丈不往生亦何
敢久滯途次以違簡書恃愛敢求官署住一兩
日而入敝衙使旋草率附謝不盡欲言

珂雪齋集卷之二十四終

乾隆二年九月